國朝文滙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二十八

大學士文恪宋公神道碑

王吉武

康熙丁卯六月大學士文恪宋公以疾卒於官其子駿業等卜某月某日大葬公於某地之賜塋而請余書其隧道之碑惟余與公交最深初公為庶常以余有一日之長執禮甚恭洎歷九列躋綸扉逮秩接席實助余所不逮公之歿也蓋不勝祝余之慟焉其敢以不文辭謹按故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諡文恪宋公諱德宜字右之別號蓼天世為蘇州之長洲人曾祖諱道明祖諱琦世有隱德父諱學周本生父諱學朱辛未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巡按山東殉難鄖贈大理寺卿並以公貴 贈如其官公始生時母王夫人夢狻猊入室幼異敏八歲能屬文長益湛深經術與兄德宸弟德宏並著聞藝海內所謂三宋者也戊子舉於鄉中乙未會試選庶吉士以文學受知

世祖每試輒冠儕輩授翰林院編修遷國子監司業久之轉侍讀陞國子監祭酒尋遷侍讀學士其掌成均也首革諸生贄見陋規賞拔寒俊多所成就遇

今皇上親政臨雍御彝倫堂 詔公東向坐講周易乾卦辭儒臣以為榮其在禁近也館閣鉅製多出其手

孝陵神功聖德碑文。撰擬當
上意。即命勒石。講筵啟沃。勤敏有聲。晉內閣學士。論思獻納。多所裨益。嘗扈蹕口
外。駐赤城。
上從容問及江南逋賦之由。公因極言蘇松四郡賦役獨重。民力困憊甚悉。
上為之動容。高陽李文勤公嘗謂公曰。君之言。東南之民之福也。甲寅。擢戶部侍郎。
有包苴嘗試者。摘發以聞。文卷鉤稽。案覈自握算。錢法諸弊。灑然一清。值逆藩煽亂。
秦楚閩粵。軍需孔迫。大農議盡撥江南稅輸充餉。公以道遠。力持不可。乃就用兵近
地酌撥餉以濟。而江南得不困。調吏部侍郎。升都察院左都御史。上疏請弛海禁。俾
小民藉佃漁資生業。請定鹽政勸懲。罷省筆帖式。請禁附近賊境通販硝黃。又言捐
金授官。非經久之法。請限年月停止。以慎惜名器。又上言各處綠兵大將軍王以下。
閒有遷延玩寇。荼毒民閒。貽誤匪細。請旨嚴飭禁絕。悉奉　俞旨次第舉行。
孝昭皇后上賓。
聖心哀悼。公言宵旰憂勤之日。尤宜秉禮節情。保
睿體以迓休徵。更請於紬繹篇章時。略方名象數之煩。則志益清明。身彌强固。
上溫旨嘉納。山東大帥柯永蓁縱兵鼓譟。具疏直糾

上命速至京訊治中外震讋遷刑部尚書未幾調兵部尚書時蜀黔尚梗連歲用兵
公徵發調遣細大畢協三年中仰秉天子方略粵蜀滇黔以次削平獻俘告捷疆宇
綏靖中樞之績懋焉底定之後覈功罪議撤留綱目張舉人不敢干以私大軍凱旋
俘獲賊中婦女並著籍旗下公言脅從者不與倡亂同罪況婦人何辜宜聽取贖由
是所釋甚衆復調吏部尚書久停計典至是舉行黜陟肅然請託望風自遠選人授
缺嚴絕經弊胥吏不得誘惑取賕尤以培養人材保全善類為急浙江總督武定李
公兩江總督山右于公下吏議公侃侃力爭雖與衆迕弗顧也公任部院十餘年聲
績最著甲子七月以文華殿大學士入閣辦事公協贊密勿虛公審慎不肯唯諾僂
於著作凡　國家編輯大典靡弗兼總數稟受
上指草詔諭夙興宵寐矻矻不少休而公亦自此病適丁卯夏憂旱步禱力疾趨事
勢寖劇遂不起嗚呼斯可謂盡瘁匪躬者矣公早官禁闥即受
主知游歷華要孤蹤中立倚信特深前後建白未嘗不稱善清於服官慎於居鄉屢
為　天語嘉獎尚方服食珍異之賜先後匪一及寢疾　垂問再三訃聞震悼　賜
奠茶酒　敕所司議卹易名祭葬備禮有加比喪歸特　命馳驛遣官護送越二年
上南巡至蘇州公之孤駿業等伏迎道左

上軫念甚至。嗚呼。君臣之際。恩禮始終。久而彌篤。斯古今來不數見之殊遇。藉非公之精白涵心。忠勤一節。何以得此哉。其亦可感也已。公沈毅淵深。善斷大事。盱衡碩畫。洞中肯綮。任本兵時。蜀初定。大軍糗糧。皆運自陝西。出棧道。顛踣相望。秦民苦之。公言蜀地非不足於粟。今徵諸險遠。坐視其困。惟以秦蜀統轄各殊。痛癢不相關故也。莫若并川陝總督一人。使呼應相通。隨地調發。庶軍需無誤。而秦民亦可少休。上大悅。即如公議行。由是轉餉如期。川陝兵民交稱便。公之通達政體。從容決幾。不動聲色。皆此類也。於部議廷議。同列有意見互異者。輒為之剖析開導。或至累日。往往感悟。其或執持甚堅。公則自為一議。並列兩請。

上每善公所陳。附有屢處未當。勢難兩請。而勉從一議者。多奉駁難如所料。人以此服其識。生平寡言笑。未嘗見喜慍之色。有非意相干者。不校。至於國家大事。持論侃侃。不以利害榮辱動其心。雖賁育不能奪也。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二。祖妣朱氏。妣丁氏。本生妣王氏。皆　贈夫人。娶王氏。封恭人。　贈夫人。男子四人。駿業。翰林院侍詔。敬業。國子監生。大業。翰林院庶吉士。建業。國子監生。女二。孫十人。詳誌狀中。公至性孝友。侍御公殉難濟南。公年十七。重趼至都。伏闕下請卹。卒得贈典。奉母夫人極甘脆。遭喪期年。服竟。持心喪三年。始赴補。親歿已久。逢忌日。輒素服

避賓客涕泣往都下開弟喪兼程還經理身後事撫育孤女踰己出惇於宗族貧者輒周以衆義慎擇交所締皆一時髦俊敦槃之會傳為盛事及貴縞紵故人惓惓獨切寒俊有文采者雖不相識汲引不倦貧士造謁接禮惟謹其或乏絕者告則必有以應宦三十年不一問及生產未仕時有薄田數頃初不增益城西有宅一區門巷蕭然里人若不知在鈞要也嗚呼公生平內行修整似陳長文論事剴切似陸敬輿紓言精識沈思能斷似呂晦叔至奉身淡泊清操介然則盧文成李太初不是過也故公之逝朝野驚悼喪至吳門過車巷哭嗚呼亦可以知公矣為之銘曰

洋洋震澤東際大海扶輿磅礴篤生魁磊包涵深廣吞納秀靈蒸雲泰岱浴日滄溟朱草華平產於堂奧金鐘寶瑟貯諸廊廟說經重席納牖細旃淵冰夙夜三事益虔皦皦臣心清之不濁釐奸刮垢風清霜肅逖方不庭九伐是舉率土載寧百揆時序帝曰懋哉惟乃之績爰作鹽梅予違汝弼歲在單閼害於股肱辰次鶉火箕尾以升褒卹加崇輿章畢具篤念舊臣日月逾邁堂廉一德陰養始終明良盛事百世教忠江水回環高城嵯峨神寶相之下蘇冥食有子濟美繼志象賢瀧岡馬鬣相望巍然惟德與功終古不朽深刻大書翠珉同壽

啓賢論

方中通

孟子曰。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又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吾始讀此。而不知其故也。及覽史氏所書。往往於歷代二世之際。求其晏然無事如啓者。蓋亦寡矣。然後知天之責一世也輕。責二世也重。夫一世之得天下也。自無而有。二世之得天下也。自有而有。自無而有者。常患其不至乎有。患不至乎有。及其有也。視之甚難。難則不即至於無。故賢者天與之。不賢者天亦未必即不與之。自有而有者。毋不患其至乎不有。不患至乎不有。其既有也。視之甚易。易則多不能保其所有。即不至於無。而幸有之。亦必艱其所有。故不賢者天不與之。賢者天亦未必既與之。然則啓也天曷與之乎。能敬承繼禹之道。天之所使為賢也。故天與之而無疑也。嘗考古今傳國二世而亡者。如秦。如三國之蜀。如五代之梁晉漢。皆以不賢而天奪之。信矣。傳國不止乎二世。而二世篡國之禍。有甚於亡者。如隋楊廣之弒文帝殺太子勇。北魏拓跋紹之弒太祖。又如吳會稽王為兄休所鴆。北齊廢帝為叔演所弒。不賢而非天之所與。卒至乎父子兄弟叔姪弒殺若此。則夫宇文護之弒周閔帝毒世宗。與夫徐羨之之弒宋少帝。侯景之弒梁簡文。其非天與而遭逆臣之弒。固無足怪者。雖然。唐太宗明成祖有取天下之功。治天下之畧。是二君之才有過人者。不可謂非二世之賢。乃偵

不克為元子得授受之正而變起庚申師興靖難漢惠晉惠才雖不逮唐明然其所以為惠者亦不可謂之不賢乃亦不免母后之禍亂八王之相戕是又何說與蓋唐明二世謂之才可也而非賢也漢晉二世謂之惠可也而非賢也是皆非天之所使為賢者故南陳武帝不立子昌及遺詔徵姪蒨入纂大統宋太祖不傳子德昭而傳弟光義可稱一世之賢惜乎蒨光義不能繼其道是亦二世之不賢者也德昭疑懼自殺昌為蒨所害夫安所得逃咎也不為禹之姪若蒨不為禹之弟若光義而實為禹之子而賢賢遠過乎漢惠晉惠而又不必為唐太宗明成祖之所為始得繼禹豈非天使之為賢而後與之天與之而後成其為賢乎是故二世有甚難乎其賢者賢矣苟不及啓猶非天之所與況其不賢耶如後唐莊宗中流矢殂於洛克用養子李嗣源襲位後周太祖子青意皆為漢誅及即位後無子立后兄柴守禮之子榮為嗣夫後唐史載四主後周史載三主不必二世而亡不必至覩而弑而孰知其天之不與一姓已不再傳乎魏文帝初封叡為平原王以其母誅死不建為嗣及至病篤而始立之南齊武帝賾方為太子專斷朝政多違制度信任張景真太祖收景真殺之當是時苟非王敬則勸釋吾恐蕭鸞之弑昭業有不能待者矣元太子真金因南臺御史請世祖禪位竟致憂懼而卒然則為二世者舉凡危地叡之去不立賾之去不

死。聞耳。否者皆真全矣。復何疑哉。是故得國有正閏。傳世有多寡。國祚有修短。而其二世之際。或即至於無。或名有而實無。或有而不得為之。有終不免於弑殺禍亂危疑。其不能晏然無事。若出一轍如此。此豈偶然者哉。豈非天之責二世也重與。故夫二世之不易獲於天也。雖聖朝不免。太甲而有伊尹之放。成王而有管叔之畔。此實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天亦無如之何者也。由此而觀。啓之賢。天之所與。千古一人而已。嗚呼。朱均豈真不肖者哉。特堯舜知其非天與而不與之。故甯使後世以不肖名。不以失國名。

讀蘇子瞻范增論書此

蘇子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陪翁曰。不然。夫增說梁立懷王。從民所望也。非忠於楚也。及羽尊懷王為義帝。必曰義帝無功。卒陰令人擊殺之。是項氏立楚之時。已伏滅楚之心。而項氏之心。即增之謀也。則是弑帝之舉。正所以信增之至。豈疑增之始哉。又曰。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陪翁曰。不然。弑義帝為增之謀。則殺卿子冠軍。亦必增之謀。而又何疑哉。夫增不學無識之匹夫耳。假令抑鬱終老於草茅。或至傳名後世。縱空言無實。亦莫

之能測乃欲以自負之奇計建功業於當時斯亦惑矣方羽之用增也尊稱之曰亞父與武王之尊尚父齊桓公之尊仲父何異不聞何良信諸人之見尊於漢有若是之稱也尊其稱必信其人信其人必與其謀安有殺卿子冠軍弑義帝如此舉動而不使亞父聞之者乎尚此不與謀是增隸羽軍一卒伍等耳何以鴻門坐上獨亞父南嚮乎信之至故稱之尊稱之尊故坐之上坐且不待羽令而能召項莊擊沛公此其權不在羽下矣夫一居巢之匹夫何以得此於羽也因其謀殺卿子冠軍為羽稱雄始事奪天下諸侯之魄成一世霸王之名全在乎此此羽之所以信增而予之以權也增恃其信之於前既已殺卿子冠軍而不疑將謂必信之於後殺沛公而亦不疑矣而孰知羽有不然者蓋羽生平得志失志止二大事得志則為殺卿子冠軍失志則為入關之後於沛公羽固自恃其勇而恃其謀於增增不早勸羽入關致令後於他人而徒欲殺之樽俎之間縱令沛公死其何解於入關之後於人乎入關之後於人則不可以稱雄不可以稱雄則向者雖殺卿子冠軍亦不足為勇矣此豈羽之心哉若云懷王專使沛公命不可違然則卿子冠軍獨非懷王之使乎卿子冠軍可殺而曰沛公受命懷王不可擾之先行吾不信也且吾固有以窺羽之心矣思得天下之念尚輕稱雄一世之念實重當此之時毋論沛公生死業已奪羽名羽心不快

於增已極。故示王玦而不應也。然則羽之疑增。得非增自取其疑乎。建後增亦爽然自失。無可如何。而復謀弒義帝。此時羽心稱雄一世之念反輕。思得天下之念較重。故甘信增之陰謀弒帝。然而信則信矣。而其入關之悔恨。終不可解。乞骸遂許。絕無絲髮眷顧之情。從可知矣。否句非然也。信其人而尊其稱。而爲一軍之上坐。而其權與主侔。可不告而行。如此其專且重也。豈惡食微隙所能間者哉。故夫世之惜增者。在去之不早。而吾之斷增者。在自取其疑。自取其疑。在奇計之自負。即其始終事羽而數之。舍此欲殺三人。他無計矣。其殺卿子冠軍也。計不奇。而謂增之奇可也。其殺沛公也。知有天子氣。而不知王者不死。尚得謂之奇乎。及其弒義帝。以遺漢王討罪之名也。尚得謂之計乎。進不擇主。退即殞身。非不學無識而何。嗚呼。令人偶覽載籍。强記陳言。動以管葛自詡。居家且不免拘拘齪齪。猶曰時不我遇也。若是者。求一彭城之疽。又安可得哉。

黃侍御疏稿序

歸允肅

國家之氣運顯默有主之者。而惟卓識遠見之士。能救禍於已形。防患於未至。此非有骨鯁不避危難。正言讜論。置不顧利害。以其身扶名教而正國紀者。不能然也。當懷宗時。禍中於奄人。巨憝既誅。璫燄猶熾。天下之勢。國步孔艱。而中朝之朋黨。日尋牛李之怨。至興黃門北寺之獄。君子小人。迭為消長。聽斷不明。遂以亡國。悲夫。徐孺子有云。大厦之傾。非一木所撐。反覆斯言。可為流涕。侍御黃公。自為令時。即與璫忤。在言路。首糾殿功矯僞。劾奏六十餘人。既而荊溪方謀柄政。公抗疏糾之。及糾烏程於閣訟之日。批鱗折角。窮其根株蘖芽。諤諤不少挫。邪燄張。思以危法中公。公杌隉且十年。王人先後柄用。而國事已不可為矣。嗟乎。推公之心。常以進賢退不肖為己任。欲先事消弭。措國於不傾之地者。人主用人一不當。而危亡隨之。徒使天下後世。追歎以為知言。嗚呼。此豈公之心哉。昔張文定公作老泉墓表。特載辨姦一篇。子瞻謂知之盡而信其然。決不可沒於後世者。以此。今黃公疏稿十餘。皆有裨治要。而其大者。卓識遠見。實與氣運相終始。余故表而出之。使尚論者知所考焉。則千載下又可以得公之心也已。

邵一峯墓誌銘

皇上御極之十有八年。己未禮部試士得百五十人。
上親策之於廷。予與孫君子立邵君一峯並列一甲。邵君孫君又同里同官翰苑。壹行相得更相善也。同館之士三十五人同譜。齒以雁行。君在伯仲之列。皆服君學問行誼醇然長者。以故尤敬愛。君每晨入署。各誦所肄業。閒語及文章政事。及古今得失。往復辨論。懽然如平生。未幾。予立及諸同年先後假歸。或以憂去。至不下十餘人。始歎相聚之盛。不可多得。予與邵君出入過從。疲馬羸僮。不減蓆帽風塵時。期固守清貧。稍自豎立以報知己。此意日相勵切也。嗚呼。孰謂君竟溘然耶。予初識君於朝在臚傳時。其後常相隨。君之得疾。以次年十月。臥病七閱月而捐館。計與君周旋僅二載。中多風雨離索。相見頗多窮愁疾病。半之。甚矣知己之不常聚。為可痛也。君既歿。其孤述君之行。泣涕請銘。予以不文辭。則謂予與君最善。知其平生。莫宜於余。固以請。遂不敢辭。君姓邵氏。諱為鑑。字斐晥。一峯其自號也。君先世占籍吳興。自五世祖華堂公。始居宣城。子孫因家焉。曾祖諱鎡。象山縣佐。祖諱名芳。屢困棘闈。有所著書藏於家。舉鄉飲大賓。年九十五而卒。父諱遇知。敘浦縣丞。攝新田令。為政有能聲。子二。長即君也。君少英敏力學。寒暑不輟誦。常以古人自命。其叔思皇公器之。年十七補弟子員。試輒高等。名籍籍諸生間。所得饋金。輒奉為兩尊人歡。金盡必竭力經

棼以佐濟，滄於大父有疾，君奉侍湯藥，衣不解帶。暨卒，哀毀過人，含殮喪葬，動遵禮經。
濵擬敘浦公，常以李千順孫目之。郡老龍沙李公延置署塾，使其子受學。有富人夜
餽百金，請為脫死獄。君正色拒曰：有國法在，我何敢。令死者銜恨地下。卒不受。其生
平正直類此。君初娶於周，賢而有婦道，繼娶萬氏。君家貧，時館於外，經紀家政，承
奉甘旨，提挈幼弱，皆萬孺人是賴。外舅廷獻公之力為多。君連喪兩尊人，皆盡哀
毀，無缺禮。君既傷困，困遊學京師。水部吳君薦淵深加禮遇，勸君游北雍，遂改用長
興故籍。時大司馬宋公為大司成，奇君文，累試皆最，以國士目之。後困於場屋，慚宋
公。宋公慰曰：吾生平不妄許人，以子之才，而屢屢一第邪。君益發憤刻勵。壬子舉於
北闈。至己未，放榜以出，編修允試沈公之門。時相國溫公、大司馬宋公掌院，葉公副憲
楊公為總裁，皆嘉賞之。及對策，
上親覽稱善，擢授翰林院編修，讀中秘書。時
上命儒臣纂修經史甚盛。君分轄進呈，獻平蜀詩，駸駸望大用。俄而疾作矣。君暴得
風疾，餌醫藥稍愈，能緩步。人為君色喜。至四月忽復增劇，遂以病請易簀。前數日，君
夢之帝所，觀燒渡，恍聞天語。俄歸，見車騎騶從數十人來迎。問何往，曰：東嶽廟。至則
東嶺虛一座，吏白曰：設此座以待公。君驚寤，具以語其子，蓋自知為兩楹之兆矣。五

日賦絕句曰。半年消渴望蓬萊。夢裏君王賜藥來。隱隱龍舟競渡去。香風天上五更回。詞致灑然。越六日而逝。可見君死生之際。空洞無礙矣。君自六館中受知於宋公暨成名。念君貧甚。仍延館於家如初。暨抱病及卒。所以拊卹之尤厚。真不愧古之所謂知己者。君所受知。自總裁四先生。暨相國杜公。贊善繆公。憲爾徐公。自君病時常有周卹。卒賴以經紀其喪云。君性孝友。待人一以誠信。款曲有終始。尤親賢樂善。讀書不去手。文不屬草。頃刻成數千言。所著詩歌。有畫溪草堂集。其論文有曰。人生讀書。必先器識而後文章。使心境恬靜。儼然如對聖賢。則此中自有樂地。下筆亦自沛然。常以訓子。君為文涵養深粹。而議論英爽不羣。其得力蓋如此。君素行廉潔。善自刻苦。其入署不能具車輿。常騎款段。蹴蹄風日中。所居帷幕不周。突無炊煙。晏如也。常大署其壁曰。淡泊明志。甯靜致遠。君之所存如是。殆未可量。而遽以病卒。嗚呼。可哀也已。君生於明崇禎己巳十一月十一日。卒於康熙辛酉五月十一日。年五十有三。子二。振勛。邑庠生。娶徐氏。元配周孺人出。振旂。邑庠生。娶李氏。繼室皇甫孺人出。孫二。書生。旂出。連生。勛出。孫女二。勛出。時振勛來侍疾。將扶柩歸。以某月日葬君於某原之某阡。銘曰。

高冠峩峩。珮玉而委蛇。有煒其德。實顯於邦家。砥志揭揭。服仁義以為潔。良驥不紲。

迺躋於三垣。合散變化。孰知其故。不盡之祉。以庇其後嗣。

送宋簡臣之曲阜序　錢金甫

至聖文宣師既以封爵與天地相不朽官於其邑者皆聖裔與夫配饗諸子之後人他姓率不得為其得為者曰管勾曰典籍曰司樂三者秩與太常鴻臚諸率族等聖公自遴選之得其人則咨於部部以名上之

天子命下曰可乃膺其職我鄉宋子栽修既先充司樂之選其弟簡臣旋以典籍進蓋其伯氏采臣令於青州之高苑有政聲二子既工詩善屬文又並皆遊青齊以故名得聞聖府稟聞士大夫榮其兄弟其得仕聖門也各為詩歌送之甫因作而嘆曰士當出就外傅即已誦法孔氏顧常自維既不得生聖人之世望見七十二子之後塵復不得近聖人之居一窺其宮牆與其聲明文物譬猶終日談天而未嘗仰而觀焉見其日星之所以爛著雲漢之所以昭回雷霆雨露之所以滋培奮擊雖謂其人未嘗生天之下可也夫春秋時列國之仕臣而名氏識者不可勝道而七十子之徒獨傳蓋諸子雖賢得聖人而益彰今以簡臣兄弟之才使出而應世未必不得志於有司顧獨於冷曹自喜如人嗜昌歜羊棗有至味焉世不得而知也是行也於山見泰岱之高於水見渤海之廣於人見至聖之裔之尊於物見俎豆衣冠之異於制作見禮樂言語文章之盛且繁以視官方之任見星而出見星而入勞勞於簿書錢穀

閒者。相去為何如也。優游儒者之林。間以其暇從事於詩歌。弟勸而兄酬。已唱而友和。天下之樂孰大於是。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予之嚮往聖門者素矣。於其行也。書數言以贈。

彭椒巖酌瀛稿序

往予與彭子椒巖館於申江之東石笥里。為七子之會。文字之暇。繼以詩歌。或春秋令節。或風月良辰。或游名園。臨碧澗。或連袂行吟野田蔓草間。或叩招提與二三方外耆名清談。莫不鬭韻分題。即事有作。越五六年。積成帙矣。每酒酣耳熱。輒喟然歎曰。我徒攻苦一經。必當自取青雲。苟幸而入金馬。登玉堂。承明著作。則益肆力於詩歌。以垂不朽。不幸而五斗折腰。從事簿書錢穀。所謂一行作吏。此事便廢。未如今日搖膝支頤將不可得。歲丙辰。椒巖成進士。不得與瀛州選。皆相對太息。惜此風雅之士。將為俗吏也。嗣後為選人十年。至丙寅筮仕得瀛邑。瀛去京師四百里。為南北孔道。皇華往來無虛日。又國有徭役。率皆協濟。又為諸邑首郡。有大事。率歸措辦。為令者寅而出。酉而入。遇有急遽。就寢復起。是將為俗吏之不暇。遑問風雅哉。椒巖令瀛一載餘。百務具舉。農歌於田。商歌於市。黃童白叟。躋公堂而酌兕觥。所從之上官與長安士大夫。無不交口稱其賢。果何以得此乎。蓋其備悉矣。而椒巖方同幕中客吮墨

含毫笑歌自得凡停雲憶友對月懷鄉之作興會飛騰登臨談讌之餘風情俊逸及一切勤勞民事矢口生吟皆極纏綿愷惻見者卜為仁人之言椒巖豈止風雅之士哉抑亦豪傑之士也竊見古今服官者境遇稍不遂意輒悲天憫人意氣都盡其得美官者朝而營營暮而逐逐以貴而富富而復圖貴精神志慮皆消耗於一官雖平日以才望自負者無不輟翰焚硯矣以椒巖之才十年而得一令且以善病之軀膺繁劇之任顧無幾微不平之色著為篇什一皆溫厚和平發情止性其器識過人遠矣自此推臺垣當言路必能致君澤民以不隳其先烈退朝之暇協宮比商以鳴國家之盛又必有十倍於此集者其不與營營逐逐者等可知也回憶蔔里之會距今十有八年椒巖姪蔞峴早赴修文之召殘稿沈淪散蔔中葉子硯孫連不得志於有司鬚髮盡白葉子芥舟兩為廣文數奇不偶路子湘舞王子赤城飢驅道路代作嫁衣其吟咏之富俱不得與椒巖並駕齊驅矣如余忝讀中祕書囿向所稱承明著作者也數載浮沈疲於酬應於詩不甚作作亦不能工夫不得為者既不為矣其得為者又不能為椒巖亦處不得為之地而為之如此其多且工其於人賢不肖何如也椒巖稿凡數編索予為序輒以不文辭獨敘酌瀛既以明愧且誌不忘蔔里之語也

佟園記

令上臨御日久。仁風翔洽。海內乂安。萬幾少暇。於玉泉山之東為暢春園。以備遊豫。諸王大臣亦　命各選勝置園。為扈從登臨地。國戚佟公獨密邇　御園。路最勝。其下以次棊布。皆上意也。萬泉莊活水。初達　御園。次即至公園。一泓澄碧。視他園尤潔。地可數百畝。先是。有亭有屋有樹木牆垣。規模略具。而一望平衍。無曲折之致。公乃延松江葉生。授以意指。重加整頓。益置屋三十餘間。亭子四。土山十餘所。樹數百株。橋梁三。隄一。水廊二。假石為峯巒凡數處。此園乃廓然成大觀矣。門臨大道。名桃霞塢。每春日晴和。枝頭紅鬧。望之如霞。下有酒壚青帘。掩映萬花間。從花而東。綠柳千雲。不下百株。柳陰深處。雙扉出焉。初入門。諸山橫列。若不知有園者。渡小橋。從曲徑迤邐東北行。始有亭。亭名戴天。誌　聖恩也。疊石周遭。天然奇峭。亭之下為廣石。彷虎阜千人坐處。亭中東望。土山綿亘。園以外如隔峻嶺然。從亭而西。為敞屋一間。其右為水廳三間。下臨澄潭。可以垂釣。可以濯纓。令人生濠濮間想。會心處由是名焉。從土山之背至東北。有翠微亭。從亭而西而北。過板橋。則豁然洞開。為屋四層。朱簾畫閣。與水光相搖曳。可以歌於斯。嘯於斯。起居譚讌於斯。其後層枕河。清流激湍。瀰漫汪濊。可以盪舟。可以挹涼風而招皓月。此園之要領也。稍東則軒楹接連。通達爽朗。前後皆水。故

名夾鏡居。從廊至東南。為屋三閒。後逸修竹。題曰奇翠。取謝朓牖前一叢竹青翠獨言奇句意。最為幽邃。從夾鏡居迴磴取路。自東而北而西。水廊遙跨。空拂雲窗。修楊高騫。垂陰可數畝。雖夏月不知有暑也。堂西北隅為朝爽亭。凡西山陰晴風雨。歷歷明析。嵐光翠黛。如几案閒物。偶一坐眺。輒使人盤桓不忍去。亭以後土山成園。山之陰遍植園蔬。登山而望。稀疏紅翠。雜亂阡陌中。桔槔之聲。與農歌相唱相聞。旁有隙地為射圃。登臨之餘。時一角技。射圃側為茅屋數楹。望之如田舍。此則園之北境也。蓋其地寬廣。而布置曲折有如此。園之形左實而右虛。左多山而右多水。左與泉遠園外無山。無山則一覽易盡。故宜實。右與泉近。且園以外皆山。故宜虛。獨於水廳外築遙隄以通西南隅。壘土為山。造亭其上。顏曰嘯亭。園之西南盡於此。此皆丹青烘染之法。業生工於畫。又善體人意。宜其經營盡善。與諸莊不相雷同。今上每顧之而嘉賞不置也。夫君臣相得。千秋艷稱。外戚謙約知禮。古人以為難。今

公以　兩朝懿親受

天子眷顧。俾置園林以休沐。庶幾古者卷阿天保之風。而公又能舉策數馬。風無萬石之教。其為園林但因山水之自然。不加雕飾。俱可傳諸史冊。因為記之如此。當俟高臺曲池之勝也哉。

樹南和尚語錄序

釋氏之學。儒者所不道。蓋儒者尚實。而釋氏進虛。儒者言心言性。言仁義道德。如布帛菽粟。寒可以為衣。飢可以為食。高明沈潛之士。身體力行。優入聖域。即至中材而下。加意困勉。無不可幾於成。釋氏則不然。其言無牆壁可倚。無畛域可尋。頓悟者當下了然。餘皆聾啞而已。故其教雖行。不能與吾儒爭勝。然自佛法入中國以來。奉行者甚衆。五千四十八藏經。至與十三經並垂天壤。則以妙諦微言。有足傳世而震俗者。深山窮谷。自足高僧。靜坐觀心。得證上乘。此猶吾儒之學為聖賢者也。其他開堂設法。廣示皈依。上之見禮於九重。次亦為公卿大夫所敬禮。所至之處。影集雲從。自坐牀上。坐客堂下。宏宣義蘊。響如叩鐘。隻句單詞。輒付之剞劂。及門之徒。奉為衣鉢。此猶吾儒之以文章傳科第。而當世以為模楷者也。非中有所得。而聰明才辯足以濟之。如無根之華。開而輒落。無源之水。流而即竭。語錄可易言哉。樹南尚人。我鄉秀士。少禮空王。為彌堅和尚高足。彌公與予為方外交。憶庚申之春。於西林升座。予與同譜數人過之。見其機鋒四出。聞者生歡喜心。低徊不能去。比再入都。彌公已歸道山。今閱樹公語錄。猶如見彌公執拂揮麈時也。樹公語錄初集。已傳誦長安。今將移錫我郡之古沐堂。復輯其西林問答為二錄。予與老牯瞎驢之語。泛焉不解。然尋繹

國學扶輪社印

再三喜其風湧雲立亦復錦簇花團如石勒使人讀漢書靡靡可聽不覺移情知其中有所得者推墨入儒乎哉

族譜私序

族譜何私也不敢正言序也其不敢正言序何也以子孫而述其祖宗且卑也始祖迄今凡十一世甫序列十焉夫族之有譜所以詳水源木本也古人慮宗姓之蕃衍而莫知所自為譜以分其經合其綸分則別昭序穆人各能溯所自出合則眉列瓜綿脫然於親疎等殺之禮閡者知千尋喬木始乎勾萌萬里河流源於星宿譜之為義大矣哉世之衰也貧賤之家欲譜而不能富貴之家可譜而不欲事遂廢而不舉何以言之貧賤之家業不為鄉黨齒且或飢驅四方雖至骨肉有老死不相往來者矣孰從而譜之若世家大族冠蓋相望簪纓相承可以譜矣不知譜者富貴人之所諱也族大則繁繁則雜雜則僞今富貴者出乘高車入安大廈朝揖一客焉曰縉紳先生也暮揖一客焉曰縉紳先生也此茕茕伯叔兄弟登其門門如九閽登其堂堂如殿陛布衣敝履朴貌穢形僕隸立而訶語嬖妾反唇而譏如是而譜曰某某兄弟也某某伯叔也必且貽冠裳羞故曰譜者富貴人所諱也嗟乎嗟乎與孟氏所稱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者何以異哉我錢氏以詩書世其家甲第間出而志尚未逮故

不及譜。非如所云可譜而不欲者。甫伏而嘆曰。為子孫而不能溯所自來。祖宗有先型遺蹟。不能稱揚其一二。尚得為人也夫。尚得為人也夫。取其世次。編而序之。且數言弁首。以誌不忘。俾觀水而探其源者。木而得其本。固後生小子之責也。若以為僭則我何敢。

鈍吟集序

趙執信

文章者載道與治之器。而非人則莫之託也。三代以上。惟君相操之。春秋作而權在匹夫。蓋千古之變端矣。漢唐而降。朝野相參。而卿大夫之力。恒勝其上者。經術事功足以震耀海內。故一言之發。舉世誦之。即其僅以立言自見者。類學富而名高。不挾官位以為重。其光芒氣燄。能使天下人之心思耳目。無敢苟為異同。豈若幽潛之士。老為蠹魚。或瑰詞自賞。或寓言托諷。幸則知名於時。不幸則與身俱沒。漠無關於文章之數。可勝道哉。宋儒紛紛。道與治分。浸而道與治與文分。分則文章為無用之物。而時義出焉。夫文章惟無用也。則無一定之是非。是非無定則爭。爭則求為必勝於是卿大夫恒以官位之力勝匹夫。而文章乃歸於匹夫矣。常孰馮定遠先生。其人也。先生承父兄之學。務其博而致其精。未嘗稍傍他人門戶也。動不諧俗。人目為狂癡。而為文考據精確。了無牽合傅會。其論古今成敗。必瞭然於其時勢。依倚人情可見諸行事。不肯迂謬詭激。求人之短。其詩原本詩騷。務裨風教。至於條縷體製。含咀雅頌。北宋以來。未之有也。書法直接晉唐。引其緒。所論列具集中。嗚呼。借使先生躋高位。都大權。得以行其所學。雖未敢謂能合道與治而一之。以追三代之隆。其能齊文章之是非。使天下無異同。若韓歐陽。其庶幾也。而乃窮老以沒。抑先生非窮且老。

使居高位而都大權。其所就固未必至於此耶。然向之名卿大夫。與先生相後先者詞華可以傾軋當代。濡染可以炫惑後來。往往為有識所鄙。日以澌滅。以視先生之久而彌彰。人無異詞。相去奚啻什百乎哉。斯集也。非惟後之學為文章者。因以求古人之意。蓋道與治之所託。啟於是焉在。始先生每下筆。不自愛惜。故隨手亡失。先生既歿。其友人陸貽典輯其詩為七卷。其鈍吟雜錄八卷。先生長子行賢嘗携以入都。大為時流驚怪。中間嚴氏糾謬一卷。尤鉅公所深忌者。執信與先生邑子陶元淳獨手錄而講習之。今行賢與元淳亦已謝世。執信學之三十年。未能窺其萬一。然後之宗法先生。莫有先焉者矣。先生猶子武。次子行貞。復收拾先生遺詩為二卷。雜文為一卷。雜錄後益二卷。皆鏤版以行於世。距先生之沒且四十年。蓋執信十年以還。四至江南。後乃獲覩其成也。

耿益都東歸擁馬圖記

丙申秋九月。有吳客過趙子之居者。驚詫之聲動於門。狂喜之色溢於面。趙子迎而問之。客曰。適從青州道上來。曰其有所見乎。曰然。見夫縣令耿君之行且歸也。趙子矍然曰。嘻。是吾益都之賢令也。頃以公事遠赴塞北。深非吾儕之所願。然而無以止之也。今者歸乎。子之見之也何居。客曰。昔者吾宿於村舍。辨色而發。則道周之人盈

馬。立者坐者跂者跽者坌者羸而扶服傴僂而杖者負攜孺稚者。其衣冠者。乎[illegible]襤者。夜結領穿者。縕而髡者。婦女作隊相牽曳者。皆舉首注目曰。耿君且至。初陽欲升。霧未豁。有數騎自西馳來。馬瘠裘敝。寒色可掬也。道周之人迎風而前。有乘駟者面黝黑。鬒髮斑白。眾咸擁之。或捧其轡。或戴其足。翕然拜跪歡號。叫哭聲如風雨。吾意此耿君矣。君下馬與眾語。語不可聞。但遥見眾悲喜狀。君亦時時泣下。爭奉酒炙。君飲啗之徧。而後上馬。鞭未及揮。後迓者至。麕合蟻聚。遮路梗塞。吾與行旅既不可以前。亦樂哉乎有是觀也。耿君十步而一下。一里而百駐。邐邐迤迤。越乎淄水。是臨淄之域也。其民曰。異者君之視吾縣也如一。於是民之迓之也亦如一。既迫州城。日已晡矣。空城盡出。張幔彌野。旌旆蔽天。鼓吹動地。耿君將為禮飲。而吾乃假乎逆旅而息爾。吾壹不知耿君之為令也奚似。第羨其飲也豪雄。而其行也喧赫耳矣。道子曰。子之言信矣。吾更有以語子。自古史傳之所稱乎為政者。莫難於得民心。夫民心非發於不及覺。而動乎無所為。固無由知其得之否也。大抵守令之始至也。士民之心。其誰不忻然嚮之。未幾而怨怒隨之矣。是故驗民心之於守令者。不於其暫於其久。不於其居職之日。而於其去後。吾見邇日之以良吏稱者。要皆小不如意。其民紛然相扇動。近則趨會城。遠或走行在。乎歌萬呼。攔聽甚美。既而情見事露。非刦之以威

即咲以厚賄耳。天下皆然。而吴中為尤甚。是可以為得心乎。子之以喧赫美也。蓋狃於習見。而未察乎齊俗也。齊俗以令詐者。詐則不可以愚。令則不可以柔。尋聲逐跡羣為逢迎。未之能也。自耿君之來令吾縣也。視事如其家事。歷十有三年。而未嘗少變。吾與士大夫咸知君之善。而未知民之知之否也。其以公事去也。吾儕惜之。亦未知民之惜之。而思之否也。崎嶇戎馬之間。往返八千里。君尚不敢自必其歸。而忌君者復大言巧詆。眩惑乎四境。天幸得歸。倉皇而飄忽。雖寮寀尚不能知。惟民之並官道居者。偶然知之。於縣之民什之一二耳。而其愛戴奔走。震耀耳目。業已如是。今其民盡知之。絕山跨谷。雲擁雷動。吾恐牛山淄水之間。且不能容人。其一勺酒。而君之豪飲。固不能勝也。是乃所謂發於不及覺。而動乎無所為者。求之史傳。猶罕覯焉。而子獲見之。其驚喜也則宜。而其賞譽也無乃褊乎。客謝曰。夫子教我矣。吾知繪事。請寫賢令之貌。圖其盛。夫子為之記。以風示吴中。趙子許之。乃延客為圖。圖二本。皆書斯文一冊。客一。以遺君。藏諸家。

房舍人傳

房舍人名嵩。字申人。兖之東阿人。先世不顯。父諱拱極。明經貢於　朝。仕順治中。為山西猗氏知縣。以不能事上官去。今上康熙初。起為江南青浦知縣。又不合於其大吏。

吏橫甚。侵其帑且數萬。不勝憂憤。竟卒於官。而吏責帑於其家。舍人時為諸生。與母董、弟嵋坐吏。不得歸。舍人自計盡其家不足以償。而父未葬。母老弟弱。有以身殉耳。請大吏。請使母與弟歸為計。而獨留償。吏爲聽之。嵋乃得奉柩挈家以歸。初、青浦公元配以張。繼室以陸。皆無子卒。董側室也。實生舍人。青浦公再繼室以王。生嵋。又卒。董乃為嫡。及吏獨與嵋歸。無難色。久之無以償。吏促舍人歸鬻背產。舍人則以開葬青浦公如禮。而身往返聽逮訊。適病癱於家。勢且殆。逮者至門。舍人奮然曰。行也。董母哀之。而不之止。室人泣於前曰。奴盡代諸子。不畏死乎。舍人曰。弟也何代。遂行。至江南。則大吏已得罪。向所侵帑。　朝命悉責償。由是舍人得無事。以歸。病亦愈。遂使嵋督家政。獨發憤力學。嵋善治生。家日起。歲所增置。為別籍。舍人成進士。以母命析箸。則舉青浦公所遺者。聽弟擇之。既定。復有所易。已舍人乃取其餘。不問所別為籍者。子弟及僮僕。見舍人與嵋不立文字。毋屏人語。竊之相泣也。蓋不忍析焉。既官京師。迎母奉養甚至。獨憶嵋。嵋亦謝園結亭於魚山之麓。待兄歸老。竟不果。癸酉。奉使河南。以疾卒於開封之官舍。返柩於家。未幾。嵋與董母皆卒。舍人二子。嵋五子。

趙執信曰。余與舍人交最深。方其出使也。余家居。晝夢舍人來別。自道死狀。以後人

為託相與哭乃覺已而果然其於朋友也不以死自間況其在兄弟之間乎董夫人不難舍人之留不阻舍人之力疾行舍人夫人出也非是母不生是子信哉余過東阿哭舍人於寢弔其孤問諸其宗族鄉黨如一口嗚呼難矣舍人文章科第官位及他行義世有傳者余獨論所知於其母子兄弟之間者如此以風諸其家

雨溤君家傳

雨溤君者絳州人兄弟也其鄉賢大夫目為東武雨君子云長君康字上益次君永字石公曾祖乘雲仕至武昌同知祖憲章鴻臚序班世以積善孚於邑里明末流寇大掠河汾閒獨不犯溤氏父繼祖由明經歷榆次平定二訓導並有學行時稱白石先生教二子務斥俗學為擇名師友以是雨君在流輩中文詞卓然有以自立既屢躓場屋長君循例為懷仁教諭進國子學正次君選拔入太學晚除壽陽教諭皆不赴並年七十餘而卒雨君所最著者孝友長君兒時與兄弟食果恒使不足者在己得鮮衣必推與弟長從父避寇遠村母以有疾別匿山洞往來省視出入榛莽中日數返無所憚母疾沉篤偕其弟奉事勤至延醫遍南北母有言動輒書於冊值其昏忘檢必得之承順無方竟延母壽十年既執喪毀瘠骨立及侍養於父未嘗不強飽也父年高好與朋舊偕君常在側宴遊所須不戒而具父每語客曰吾乃今知有子之

樂矣居父喪年已六十毀如昔愛其弟終身如一弟嘗病癰癰不可觸君手爲巢僉者十餘夕弟既受室即以家政畀焉曰爾能是以代吾親勞也其後父欲爲析產則泣而辭竟無所問學使者拔士於鄉君侍母疾不行而以父命趣弟往遂得售晚歲以花竹泉石爲娛良時觴詠兒孫滿前怡然其適未幾弟歿君慟甚爲之狀萬餘言踰歲亦逝次君五歲時賊陷州城方避從母家樓上聞之驚呼曰我祖父危矣我不如死遂即自投下從母持之得不墜弱冠綜家事事咸當父兄意既入太學則爲兄入貲授職懷仁又念苦寒地非兄所宜久旋爲致遵改始生子宜中以兄尚未有子也請於父以爲兄子後宜中不祿復以子宜興子焉侍母疾執二親喪從於兄循循若孺子及經營葬事則身心以之興少疏簡尤能體父之志以成其盛德鄉屋爲故高祖時宅族人鬻諸他姓君重價贖得之以規爲先祠父喜爲之記歲大飢君發粟樹於屏山麓父爲遊憩地工役繁久人藉以存者頗衆父又益喜記之最後葺室闢園於郊野以娛其兄恭謹親愛老而彌篤子宜春宜家宜蘇

贊曰經以孝弟並舉今人大抵貌爲孝至於兄弟之際噫難言之矣夫愛親者不惡於人敬親者不慢於人世顧有慢其兄惡其弟而能爲孝者哉若兩馮君之至行不可及也益可慕也次君本先世之善推而行之所爲德於其鄉者甚大縣人賴之至

余。然非長君委以家政。其何以有為。余以為皆孝友之餘也。故不備書。嗟乎。長君上德不務。君子猶將愧之。若夫天下後世之愧於汝君者。又多乎哉。又多乎哉。

趙浮山先生墓誌銘

余與浮山先生既同姓。復同舉康熙己未南宮。同出錢塘徐少司寇之門。尋同入翰林。後先生改官。余同在朝省。及先生觀察湖南。余即以其年放還田里。先生自湖南歸。猶迂道過余山居。今先生殁而銘其墓。宜非余莫可者。悲夫。按先生諱作舟。字乘如。又字浮山。初為滄州趙氏。遠祖以軍功世襲登州府大嵩衛鎮撫使。遂為衛人。祖諱廷策。起家明經。仕為紹興府判。父諱景皐。學行尤著。亦以明經為平陽府判。以先生貴。 誥贈奉政大夫。母榮氏贈太宜人。先生幼有絕人資。讀書數行俱下。制義閎肆有古風。軼始出應童子試。輒見賞於守令。號神童。學使者越次使補博士弟子食餼。由是名大譟。年三十二。鄉舉第一人。其文盛傳於時。至徹
世祖之聽。明年乙未。引見新進士。無先生名。聞而惜之。其後屢困公車。壬寅丁未間連遭憂。且罹凶禍。兄弟凋喪。先生怫鬱挫辱。殆無生理。而氣不少衰。日肆力於經史。文益雄。丙辰就東平學正。上官重其名。薦於 朝。值己未。復應禮部舉。乃與余為同門生。 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榜下人聚觀之。若三代禮器也。改庶吉士。年五十有七

矣。先生性質直。又以耆宿晚達。不隨時俛仰。臺閣諸公貌相引重。實無爲之地者。竟改主事。丙寅補戶部四川司。轉江南司員外郎。丁卯秋校士貴州。黔遠且陋。主司類應故事。先生於道絕私請。至則搜羅盡名儁。黔士蒸蒸然。先是學使者錄士。歲不過六七百人。及庚午秋乃千二百餘人。咸謂先生所興起云。戊辰遷刑部廣東司郎中。決獄平。御河有浮屍。毆擊傷以十數。田氏子也。翁云昨與楊某飲某所。楊之鄰曰。聞醉詈不聞毆也。而楊木彊不能自明。竟論死。將具奏。先生持之。復鞫其鄰。以醉後何所往。乃拘所詣坊卒而詢之。果以夜賭忿爭擊殺之也。遂釋楊。都下頌其神明。踰年擢分巡辰沅靖道。湖廣按察司僉事。先生聽斷如流。案無留牘。嚴飭屬吏。不輕用刑。而禁治豪猾不少貸。境內肅然。尤達於大體。土官某以刦殺被訐。先生案之。第加譴懲。人疑其輕。先生曰。馭苗之道。示儆可矣。若繩之太急。將有他虞。未幾黎平苗殺人。當事以輕用兵得禍。始服先生之識。撫軍王姓者。亟稱先生清。而內厭其拙。會大計。陰詿老疾。壬申報罷。時年七十。强力如少壯。所學十未施一。有識爲扼腕。先生怡然行襆被卷軸之外無長物。辰守上官君分俸以助舟車費。僅乃抵家。余嘗見其行裝。蕭然如入公車時也。蓋先生生平。名浮於命。位不稱才。方其登賢書。聞 九重。眾謂取高第貴官如拾芥。顧困躓久之。既入館閣。時方大集文儒。固宜案史筆。贊休明。又失

足郎署。游而歷中外。著聲績。先生晚成。當以政事顯。旋罷歸矣。嗟夫。先生有孝友大節。居喪盡禮。弟作雨。死於棲霞之亂。賊平後。先生訟之官。輾轉五年。盡戮其讐乃已。撫孤姪女如己出。兄妾鰥養之終其節。與人交不少欺。言議風節。必引之古人。其學湛深經術。為文詞黝然以光。不屑屑東漢以下。詩學少陵。於時好無所苟合。著述甚富。藏於家。教其子緒有聞於世。晚得二孫樹滋樹聲。先生手授之書。今皆異英見頭角。惜先生不俟其成立也。先生生於癸亥。卒於乙亥。得年七十有三。元配于氏。甯海州名族。 誥贈宜人。少先生二歲。前先生八年卒。先生自為之狀。稱其孝謹勤儉。婦德靡不備。而器識尤有過人者。先生阨於場屋二十餘年。宜人綜理內外。不使稍分其慮。且安義命。善慰勉。卒成其志。同里李侍郎暫元。先生總角交。為御史。視鹾淮揚。以書招先生。先生內知往必厚獲。姑語宜人。宜人止焉。此殆賢人君子有不及者。今以戊寅歲十二月二日。合葬於先塋之次。初先生過山居。要余訪之海上。會家多故。不即往。越兩歲而先生卒。緒以書來告哀。且請銘。余方廬居。號慟不自勝。以廢業故。姑徐之。又越歲得樹滋書。即緒又亡矣。悲夫。先生長余三十有九年。以弟見畜。奇愛余詩文。謬比終賈。余兄事先生。中年坎壈。亦略相似。今先生往矣。誼相知者。因重悲夫昔之愛余文者。乃適以誌先生也。銘曰。

淵然其文。藹矣其行。既治於黔。亦孚於荆。將謂遇合。既華顯名。謂不遇合。要服知名。絜彼於此。何毀何成。嗚呼休哉。今茲典型。梁木壞矣。叔季焉程。後昆保矣。幽光熒熒。

臺灣府知府馮君墓誌銘

益都故臺灣太守退菴馮君。葬於縣城南雲門山西。同郡趙執信為之誌曰。君諱協一。字躬暨。退菴其晚所自號。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馮文毅公之第三子也。其先世以文獻為北海推重。具在明史及青州府志。妣曰一品夫人房太君。慈母穆恭人。以君得贈。君幼育京邸。聰敏著聞。長工文筆。應順天試。一不售。語人曰。大夫貴自表見。胡爭此區區者為。因隨例謁選人。初授浙江紹興府同知。賊巢也。其役卒率與賊通。君按其罪。盡逐之。更募健者充督。而重為賞罰格。不旬月。威令大行。摘發如神。有數人夜聚孤村。塗面將出。健卒奄至擒之。論如法。盜賊散。境內無警。攝山陰令。漕糧歲逋日積。邑大姓陰主之。有俞某者。隸撫臺仗下。久共為奸利。君方據案責問催征吏。某闖入為吏解。抗聲引撫臺以自倨。君曰。隸何敢然。趣執之。左右莫前。君怒自起捽之階下。予大杖數十。即日渡江訴撫臺。則摘隸畀君。君枷著街中。令曰糧完免死。逋者懼相牽率。兩月畢輸。兩臺才之。舉卓異。擢江西廣信知府。治上饒縣兵燹之餘。版籍亡缺。田賦淆亂。占田多者漏其賦。賦半屬無田者。積負十萬有奇。

逃亡相繼無所責償君欲用清丈法與更始而期未届堅請於上官許焉君命先疏見田其無賦之田聽自首首後起科不咎既往更隱漏者寘重律墳之田盡出君遍歷田所量之使與賦協定為新籍悉刊去有賦無田者姓名會 恩赦下逋賦盡蠲公私大快頌歸於君還將及矣而文毅公薨於里第君聞訃亟發其民閉城門遮留之良久乃行傾城出送涕泣奔走者累日既抵家長兄病篤君獨任大事繁細始終一不他諉禮成物備附於海岱間服闋補廣東廣州知府粵之首郡總逆亂盤踞人懷疑貳君智馭而德綏之賜得民和屬縣相沿歲派數千金納之令為顧役貲不問其出入號曰均平非功令也君嚴禁絕之巡撫蕭公永藻素清峻於屬吏中獨器重君每有委任一守藩司兩攝轉運咸著聲績連州生猺作亂至煩

禁旅君獻四策於制府用之俄而大定兩臺稔其幹略合疏請用為雷瓊道部格不行後以小誤鐫級去官士論惜焉家居篤於內行敦倫睦族戚黨歸心尋入都復所鐫級再補福建汀州知府汀士不知學君創書院資生徒講誦其中親課其文藝由是始有科第甯化縣武生曹祖乾者聚族一村性並獷悍祖乾與其四子尤兇狡倚衆橫行陰蓄異志其人四出誘結奸民乘歲旱逆大肆劫掠張旗幟焚村落勢洶洶郡邑無賴遂起應之甯化戒嚴君聞之詣鎮將謀發兵出不意易撲滅也將猶豫君

以危語挾之。乃夜出三百人。君人犒一金。令疾馳。猝至祖乾。惶急奔逃。并其子及光渠數識。匿深山中。其黨散處者數百人。皆銷聲滅影。無敢枝梧。遂不戰而平。吏懸重賞。募生致祖乾等。有樵人自言知其匿處。鎮卒易服為村甿狀。隨入掩之。盡擒以出。會訊具伏。君則遣吏往亂村宣言曰。爾曹無恐。罪已定矣。數人而已。附者潛自安。既而按誅祖乾父子及同匿者。餘一無所問。上官推君首功。欲上

聞。時方清晏。諱言兵革。亂既消弭。上不復敢張皇其事。君患重聽。又妨奏對。僅載其數勞於海隅黎庶之口已矣。君引疾請謝事。兩臺不許。反調之知臺灣府。君航海遇風。危而獲濟。於是自號退庵云。因俗酒和托行徼外。前守創例民成丁以上者。每名歲入銀於府。為船政需。君曰。是又征丁也。亟除之。恒巡行屬邑。宣布　朝廷威德。使民諳法令。習禮讓。華風郁然。居二載。重聽愈甚。聽斷多誤。況未有子。退志遂決。申前請至於數四。經歲不移。乃得歸。抵吳留止。予愿生焉。然歲必一還青州。理家政。內行敦睦。有加於昔。族雖疏屬。必時其吉凶緩急。量為拯濟。不待求請。弟姪中落者。賙之無倦色。揚州守肅。先公之冢孫。浪迹江淮以歿。其故同僚挾詐欲傾其貲。不得則訟之撫臺。望君為區畫。因并誣君。達於制府。紛糅不已。君從容置辯。事狀分明。不可奪。而肅長子又畏。及君季弟容早。先後被誣陷。益都令訊治頗急。南北搆難。君悉力撐

莊。奔命往復數年。始獲甯息。人咸謂微君則文毅公之緒墜矣。年七十。盡室北返。城東三里。先公所授莊。是宋王沂公別墅。君於其中作池亭。恣閒適樂。而忘老於其外。自營生壙。成繼室吳恭人適卒。則引前卒元配徐恭人之柩同窆。而未兆。顧屬曰。後當改卜。未幾。君無疾下世。屬得令兆。以禮安君。遂祔二母。遵治命也。君生於順治辛丑八月十日。卒於乾隆丁巳十月二日。得年七十有七。又明年己未十月三十日而葬。兩恭人家世才德。并子女婚嫁。具屬所述中。茲略焉。余與君少通世講。終締婚姻。衰耄愈親。情逾同氣。君遺誥余序之。墓門之文。其何忍以不為。況屬勤請。要余之以銘曰。

世章平學。埒龔黃績。惠洽威行。嶺延海溢。才踰於位。德稱其年。剛柔交克。邦家無怨。和鳴應卜。光耀孫子。保於雲門。以昌厥嗣。

西泠邱禹平詩序

盧生甫

夫人之性情不能以不動也。篤志於人倫。結懷於儔侶。感觸於蟲魚。徘徊於古人之成迹。徜徉於山巔水涯之間。忽忽如有得。欲已而不能已。於是乎一唱三歎以咏歌之。使讀者油然如親見其地而見其人。則如是之為詩。而已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彼獺祭者之為也。靡也。日月經天。江河行地。風來水面。自然成文。又何必嘔心而之鬼耶。古今之不同者時也。史漢不可以為左國。韓歐不可以為班馬。而曰詩必漢魏也。優孟衣冠。僞而已矣。句梳字櫛。索瑕攻癥。刻楮三年。離其天巧。又烏知工於詩者之亡其詩乎。少陵之詩。無所不有。而其所以獨至者。性情而已。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山谷意理幾幾近之。而矜琢未化。得其性情者。其劍南乎。劍南之學陶鎔萬有。適而邃。淺而長。苦心孤詣。神明於規矩之中。初讀之而喜。坐卧覩之。一日思之。而未之厭也。嗚呼。後之言詩者。微斯人吾誰與歸。西泠邱子禹平。少慕朱郭之為人。後則折節讀書。一變至道。嘯咏於湖山。馳驅於翰墨。既而四方求友。萬里遠征北遊孤竹之墟。南入巴賨之塞。臨深履薄。優遊風木之悲。望雁看雲。泚矣河梁之思。凡此者皆詩境也。又烏得而無詩。觀其諸作。皆一往而深。不為時所惑。未嘗有意於劍南也。而於劍南為神似。則性情之為也。豈世之鉤深索隱。雕辭琢句者。可同年而

語耶。今者劍南往矣。試與讀其詩。知己生平。忘年忘分。爲奴白帝之間。其人在焉。父子茅櫓。桑榆鄰曲。桐江妹籬。衡煙來往。如或遇之。然則世之讀郎子之詩者。雖未見我郎子也。亦可以穆然得我郎子之爲人矣。

古無奴僕說

小學中詳言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及奉席請衽。操几杖。奉食左右之類。今皆爲賤者之事。因知古者無奴僕。人有分田。即遇凶荒。先王時有補助之政。故民不至鬻子。古者僕御之事。皆子弟親爲之。至於輿隸陪臺。皆庶人之在官者耳。論語檀弓。凡孔子之一言一行。皆謹識之。至於侍犬馬細事皆載。而獨無述奴僕之事。則孔子無奴僕可知矣。埋犬馬細事。而使子貢。子路問津。而夫子代之執輿。千里遠行。服勞者惟弟子。則孔子無奴僕。愈可知矣。且古所云孥即卑幼子孫。故曰樂爾妻孥。又曰。罪人不孥。從奴從子。而曰孥。以其卑幼而服事長上者言之也。去子而曰奴。第以其所役而言也。奴卑下也。故曰箕子爲奴。以其自論於卑下也。豈箕子作季而變姓名投魯朱家行徑耶。必不然矣。自戰國廢井田。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遂有自鬻其男女者。夫父兄子弟。以天合者也。君臣夫婦朋友。以人合者也。私家主僕。則以貧富而分貴賤。非天非人。市易之道。是以財合者耳。嗟乎。夫獨非人子與。既賤而辱之。而又虐使

之。抑何其不思之甚歟。先王之政廢而人道苦。王莽欲行井田。禁民間不得賣買奴婢。是亦復古之戚心。不可以其人非而忽之也。或疑大學中賤惡敖惰。及內則中子事父母。子婦事舅姑。又有凡內外一條。布席灑掃。欲以奴僕當之。非也。古者一家之中。或三世五世同居。統於宗子。子事父母。其餘子孫之男女。自然各事其事。縱不然家有數十口。必皆紛然於長者之前耶。後世唐之柳氏宋氏呂氏皆然。又何獨疑於古也。賤惡敖惰。即指子弟。其分卑幼尊者。不為禮。隨意指使。即敖惰也。但不可辟耳。子弟不肖。或所行過差。是宜賤惡。豈曰賤惡者為奴僕。而親愛者必子弟耶。後世欲復古難矣。仁人君子。其亦體世道之變。而務全之可也。

祭瓊州海忠介公文

嗚呼。瓊王自有文莊。遂為名郡。數十年中。先生繼起。其守道不屈。抗顏上官。則見於敎諭南平之時。其撫卹凋殘。不畏勢燄。則見於令淳安之日。至於直諫世宗。歷言其父子夫婦君臣之淪。批逆鱗。攖震怒。似異於大臣格心之道。而不懼殺其身。以庶幾君心之一悟。則龍比之後。千古無兩矣。然世宗雖欲殺之。又反覆讀之。亟稱其忠。終遺詔出之。至於穆廟。遂大登用。撫南畿。佐冢宰。晉大中丞。為百僚憲。則兩朝之君。亦可謂知先生之深已。蓋其精誠。可以感鬼神而格天地。而況於君乎。流風所感。天下

婦人女子。皆知其姓字。是宋時之包孝肅也。田夫野老。亦能言其行。民到于今稱之。是古之伯夷叔齊也。夫天性堅確。不屈不撓。非孔子所未見之剛。孟子所養成之氣乎。横渠張子云。聖者不思不勉而至者也。先生雖未至於時中。夫豈有所思勉。其亦可比於聖之清也。聖之任者乎。生甫讀前史。喟然興歎。如見羹牆。官於是邦。景仰之心。無日去諸懷。茲當報政入都。訪先生賜墓。敬陳牲醴。以罄積悃。嗚呼。先生之氣至大至剛。配義配道。先生之名。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其有聞先生之風而興起者乎。頑夫廉。懦夫立志。庶不負先生扶持世教之心矣。嗚呼尚饗。

守令策

閻若璩

今天下守令之苦何其甚也。苟不知猶當有以察之。而況其彰彰者乎。夫以朝廷日夜所拊循之民。而寄之於守令。銓部多方所簡拔之才。而後任之為守令。而乃使之居於民上。皇皇然但知避罪而不肯立功。但知奉上而不肯恤下。一有恤下立功之心。而遂不終日而使去。於是守令之苦已極。而待治於守令者之苦益復可知。如是而猶以為天下已安已治者。吾蓋未之信也。今言守令者。必曰祿薄不足以養廉。權輕不足以行志。遷速不足以成功。吾即問之。必如漢光武之增秩。宋藝祖之益俸。而後吏無內顧之憂。以樂就吾職。此可得之事乎。必如漢制令之上止二千石。二千石之上止刺史。一切以便宜從事。無復得而侵撓之者。此可得之事乎。又必如漢之居官者長子孫。少亦不下十餘年。即有報政於天子。而賜之璽書以復其任焉。此可得之事乎。不可得而守令之苦如故。即可得而守令之苦猶如故也。何也。守令之苦在考成。而考成之苦在催科。昔之設官也以撫字。而催科次之。今之課吏也以催科。而撫字不問焉。夫府曰知府。縣曰知縣。謂其於一府之事與一縣之事。無所不當知也。今則謂之知一府之錢穀而已矣。知一縣之錢穀而已矣。有為守而敢勑縣不得催科者乎。如趙熙者乎。有為令而敢詣府請寬限者乎。如盧坦者乎。但見其戴星而出

吏蠋而咨者。為錢穀也。文簿鉤校於其前。鞭箠紛飛於其下者。為錢穀也。夫現任之錢穀無論已。而併前官之所逋。與前官之前之所逋。而併萃於一人。是以一人而兼數人之責也。抑今歲之錢穀無論已。而併累年之所欠。與來年之所預借。而併徵於一時。是以一時而兼數年之事也。此即若救火揚沸。如古之嚴酷者之所為。吾猶恐不足勝其任而愉快。而況猶是一手一足之守令乎。始也以為吾以官殉之。既也有不止於官者矣。始也以為吾以身殉之。既也有不止於身者矣。嗟乎。守令之苦。至今日而已極。守令之弊。亦至今日而已極也。愚聞革弊者。必追其弊之所由始。立法者必思其法之所由變。蓋嘗上下數十年間。而知弊之始與法之變。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明之懷宗也。當懷宗之四年。令考天下有司。先核在任之稅糧。於是不問撫字專於催科。而法制一變。而明亦遂不可為矣哉。國家定鼎以來。以財用為急。沿其法而未改。曰是明之固然者也。而不知其流弊已二十餘年矣。嘗觀漢宣帝號稱綜核名實。人莫敢欺。獨於偽增戶口之王成。下詔褒之。自是俗吏爭為虛名以應上。而傳至章帝已百餘年。猶厭苦俗吏緣飾外貌也。夫一事之善。不旋踵而或變。而一事之害。遂至蔓延於無窮。則人主之舉動如此者。蓋不可不慎也哉。

皇上誠能鑒明之所以失。而即知明之所以得。釐明末之陋規。而即復明初之善制。

則不過一反掌之間而吏治民生已蒸蒸然起矣議者必以國用為言恐請得而詰之夫十八年前之錢糧不為少矣哉皇上以矜念民艱逐盡蠲而去之國用亦未嘗不足獨奈何蹈明末之陋規而遂莫知變計也哉果能變計矣然後精選銓曹以清守令之始慎擇督撫以儆守令之終由是而大法小廉共修職業吏治不蒸蒸乎兩漢之盛者未之有也善乎朱子知潭州上封事曰安民係守令賢否而本源則在朝廷故愚以為今日之事亦在 朝廷而已矣

國學扶輪社印

萬山堂記　　鮑駿

大同為古邊塞之地。羣山四臨。白登出其左。官山雁門出其右。後為恆嶽。清涼五臺諸峰。前則太白王華峰在焉。明封代藩於此。以壯威武。今其故址猶存。鎮帥府署居城中。署西北有堂。輪奐宏敞。丹楹刻桷。為雲中最勝地。登其堂者。遠峰疊巘。環列如屏。遂額其楣曰萬山拱翠。堂之前有丁香數本。芳約滿畦。每花時。宗總戎叔開筵設席。宴府僚屬以及四方游侶。一時稱盛。予自壬戌三月出都。度居庸。登八達嶺。見夫頹垣敗堞。遍於荒莽。狐鳴鳥聲。日夜閒作。至於風沙陰霾。日月隱蔽。夜長晝短。暄寒無時。使羈人客子。東望思歸。不禁淒然發嘆。泫然出涕。及至大同。而登萬山堂也。則又志意舒徐。氣血和暢。日影花明。恍若江鄉。游人至此。遽然笑。栩然歌。欣然忘歸。不自覺其山川之迢隔也。而何厭苦為哉。是地雖無臺池苑囿。而宗總戎叔折節下士。凡衣冠俊偉之徒。接踵庭階。管絃歌舞之會。不絕耳目。粉飾斯堂。以與人同樂。將合白登雁門清涼五臺。並儕勝地矣。噫。昔歐公官彝陵。而作志喜亭。以其出於三峽之險。坐此亭而喜。今萬山突兀。邊疆用武之地。而猶有斯堂。得以雅歌投壺。賓朋滿座。豈不尤為可書哉。因為記。

觀海篇序

陸埜

士生不得志。老衘一命。恒恐名節之不如政事。政事之不如文章也。平居談論。好言慷慨。一行作吏。畏首畏尾。惟知逢迎大吏。全軀保妻子。事之不治。遑及鞫累哉。又或詩酒自娛。簡傲嗚高。卒之庶務叢脞。身敗名隳。無所表見。彼豈不欲兼之哉。亦其才有能有不能耳。若寄廬先生者。可謂能兼之矣。當大師跋扈時。岸然不詘。終得行其志。是政事之以名節傳也。稍一牴牾。拂衣歸。歸而閉門著書。以述坎壈憂虞。不得遂其懷抱。是名節之以文章傳也。然名節政事。著於人聞。余不及目睹。往往於其文章遇之。益信夫二者之必藉乎文章。而文章之非易易矣。嗟夫。世之為文章者。我知之矣。攢眉搖筆。累紙不休。自謂漢魏。自謂唐宋矣。不明乎聖賢之道。不識乎國家之事。不貫通乎古今作者之意。如蜩螗蟪蛄。聒聒啾啾。雖盈囊滿篋。君子無取焉。蓋君子之立言也。必其中有所不能已。而散寄於著述之中。使賢者聞之而勸。不肖者聞之而戒。雖我之言未必盡信於人。要不負我志。而欲與人共見之也。先生始刺欽州也。親戚色變。朋友涕零。而不以為憂也。及遷佐松江也。向之色變者色動矣。涕零者歡笑矣。而過門不入。不以為喜也。夫不以人之喜而喜。不以人之憂而憂。此其中有大過乎人者。而非恒情之可測度矣。松郡與湖邑錯壤。雞犬聲相聞。兼之艨艟逕接。波

浪時驚大師飛揚意不可測地危則難靜事煩則易撓而以一身介乎其間卒使悍將不能奪其守驕卒不敢干其法海濱遺黎不至盡爲鰥鯤食者孰非先生一人之澤哉政事如是名節如是而文章又足以紀之斯固天之獨厚於先生而先生之所以能兼有之者也我聞先生之中譏也以大盜某故某湖人其始也湖之人一人激之其終也湖之人亦以一人縛之而先生適以鄉人受辭逆盜獲而辭雪獨怪以一人可縛之盜跳梁於文武大師貔貅敝野之間而卒無敢過而問者亦可歎矣

馬飛生傳

士有終身不遇而道可傳於後世君子雖悲其事功之不立猶幸其志之可共見也如我所見馬飛生者可以當之矣君名廣輪飛生其字也幼穎異當明之季文體詭異工文者多剽竊子史爲離經畔道之習君獨研心經傳凡四書五經自漢疏宋註外無不考其源流究其同異人有質疑者必爲之辨析詳明務使人人各厭其欲而退以故執經問業者日衆君爲文不立稿意所之筆不停綴文不加點而蔚然可觀及門之士得其緒論往往試輒冠軍凌轢儕偶或寡弥先登崇於鄉顯於朝而君老困諸生竟不得一第夫文章能與天地同不朽而不能與命衡能使當時後世被其澤而不能致其身此古今所爲長太息也君之考闈中已中式矣拆卷見與君之叔

辦名以嫌置之。君之伯兄亦復擬魁以判稿有誤置副榜第一。君又坎壈終身。何天之困厄才人。而更於君一家見之也。豈天欲明其道故抑之而令其白首窮經耶。抑道立名成天亦忌之。而豐此而嗇彼耶。抑天之夢夢任物升沈。初無所用意於其間耶。迄今過其講學之所。睹其詩書手澤。慨然如聞歎息之聲。咸以為飛生不死云。陸野曰。馬子為人外圓內方。人見其與世周旋。和光同塵。而不知中有介然不可奪者。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飛生庶無愧矣。

寄廬先生傳

寄廬先生。姓施。名洪烈。字仲方。浙之平湖人也。寄廬其別號云。湖風俗類拘謹。先生獨豁達自負。不問家人生產。太傅洪文襄公督學兩浙。拔先生冠軍。入棘闈。康山錢宗伯見其卷異之。竟以一二言類佛書。置副車。遂以副榜貢學宮。以歲貢授廣東欽州知州。貢士例無初任知州者。時以兩廣不闈。隨三王同征。故有是授。實異數也。先生家貧。行無餱糧。携兒子及僕。飄然萬里。周旋鋒鏑間。欽州未下。無任可赴。王待之有殊禮。嗣署程鄉縣事。縣當新闢。民苦供應。先生下車。悉令蠲之。加意撫綏。兵民悅服。蓋前此自食。至是始得俸錢。去家既久。音問斷絕。郵寄俸餘。奉其兄及二三故人家人。始知先生猶生在萬里外也。先生之入粵也。有故人之女。將流失他所。先生以

禮聘為繼室欽州平先生涖事指授方畧克防城防城錯壤交趾為要害地防城不靖欽州不得而有也事詳先生粤游記輿地遼濶餽餉維艱兵再往再撤至三往而廉陽始底定焉先生旋得量移松江府同知居廣七八年綰符宰百里曾不得數月同時隨征官吏凡數百人自三下廉陽後得生入大庾嶺者先生一人而已松江與吾邑接壤夫望見城郭烟火枉道信宿與故人握手道故亦人之情也而過而不入則以松江濱海同知職專海防不敢以私廢公適叛帥馬逢知移鎮松江權勢烜赫文吏望風而靡先生獨折其角初見時投以刺逢知必欲易手版先生堅不可曰易手版是屬吏我矣則防海軍務彼獨為政我不得而與矣逢知不能強而心憾之適大盜某起逢知遂以先生縱盜讒於巡按巡按奬勵先生者至復讒於巡撫不聽逢知訹總督郎公視事逢知遂百計誣諂郎公初至未能周悉中其讒巡視海上遂以年老罷其官先生歸而逢知叛跡遂著事詳先生觀海篇蓋先生雖一書生而綢繆海上逢知有所為恐先生持其後逡巡不發迨逢知伏誅中外咸服先生之先見云先生歸貧無以給客於幕下或教授生徒死之日四壁蕭然旋葬懸棺而已先生落筆敏捷頃刻千言所著詩文數百卷尚藏於家

陸埜曰先生予父執也予童時即侍左右好學不倦老而彌篤有所作必示人指其

瑕瑜則相得益歡欿然有以自下也驅驅一官竟不得行其志此其可悲也夫

士莫重乎始進論

陳捷

成一世之大業者其端操諸一己立一己之大節者其機決之一日一日之出處不苟而善已善世無所往而不得其正斯可以無憾於千古何則出處之際不有識無以辨之不有養無以貞之後世之暗於識而薄於養者急欲就一時之功名雖義有所未合必有所難安不憚隱忍以赴之以為吾意有在或者屈於此而可以伸於彼然而其始不慎其卒至於潰決而莫之救無論貽笑士林取譏後世即返諸若人之初心亦未有不自悔者悔之既晚而終不可及孰若慎諸始進之為得哉今夫正人君子之進與碌碌者異大聖大賢之進與小有才者又異碌碌者知有富貴已耳小有才者亦欲有為於天下而行藏之機不能自審往往迫於見用未免徇人而失己甚可惜也若夫正人君子無忝聖賢之林者必將內度諸身外度諸世知其義之所當為又知其時之所可為如是可以進矣而不敢驟也必慎重以待焉其光明俊偉之概昭然於天壤之內使夫君民上下有以深信而無所疑甚重而不敢褻然後經權常變惟吾所為而無不底於有成在昔伊耕莘野說築傅巖尚釣渭濱使其君不有三聘之誠旁求之雅非熊之卜後車之載則雖終老巖阿決不少貶以求合無他其志素定而所挾持者匪輕也降及後世士之倖進者多難進者寡彼且身識面

由竇屈膝之輩無足論矣即賢如荀文若而失身於操才如劉穆之而失身於裕蔡邕千古之文人而有董卓之累班固一代之良史而有竇憲之污皆始進不愼之故也然則士生斯世高牙大纛不足為榮千駟萬鍾不足為樂惟功被當時而德垂後祺乃無負生平之所期亦何忍以區區利祿俯仰隨人輒為世所詬詈哉乃余更有説焉始進之宜重人誰不知迨事勢當前忽焉喪其所守則以見之未明而涵養未邃耳若讀書稽古之年蚤已端其心術定其規模纖毫非義之事皆有所恥而不為則凡人所樂趨而爭赴者在我直泥塗視之矣諸葛武侯三顧後起卜諸澹泊寧靜之中王沂公正色立朝卜諸志不在溫飽之日此又為士者所不可不知也

止軒記

予忝從諸君子後讀書館中舊例長而集日中而散予貧不能僦舍獨止館中得破屋數椽廣丈許階前隙地一二尋寢於斯饌於斯披書坐誦掩卷而逍遥於斯有客戾止延入晤語亦於斯不自知其隘也居月餘忽地震堂廡悉圮室無完堵獨此閒幸無恙豈天亦鑒予之貧而止予於此耶予止此天復止予於此因名其處曰止軒客謂予曰止則止矣此閒寂甚無乃未適與予曰適在心不在境即以境論諸君子夙興命駕馳驅於肩摩轂擊之塗比至館衣中之塵可掬而予此時蝶夢方殘徐

徐振衣而起。何其逸也。且諸君子不予棄。入予戶。踞予牀。啜予茗。觀予書。予得從容而請益焉。恐邸第連雲者。未必有此佳客也。及諸君子既去。予乃鍵外戶。啟芸窗。隱几兀坐。取當世是非得失之數。而熟籌之。或將為梁父之吟。或將效賈生之哭。或將請尚方之劍。或將繪監門之圖。頃之。而知其無能為也。焚香讀易。觀其象。玩其占。悠然有會。如羲文周孔之耳提而面命焉。如天地之大。二氣五行。四時百物之變化。於吾前焉。不特此也。讀詩而如賡歌於朝。如駿奔於廟。如採貞淫於十五國之中。讀書而如遊二帝三王之世。讀禮而手持足行。如規矩準繩之有可據。讀春秋三傳。如執亂臣賊子於庭前而鈇鉞之也。他如二十一史之記載。諸子百家之著作。平者奇者純者駁者高者下者。雜然並陳於左右。予方應接之不暇。何有於寂。若乃諷咏之餘曳履出戶外。草綠窗前。見吾心之生意焉。鳥鳴枝上。含吾心之天機焉。俯視浮雲。如白衣蒼狗之變幻。知富貴之不足繫焉。無幾何而日已三暮。從者煮粥烹蔬。置庭中。而告余曰。雖無嘉肴。列二簋矣。不速而來有明月矣。予乃對月加餐。餐已。捧腹而遊。隨意吟所錄詩數章。蟲聲唧唧。涼風入懷。興闌欲臥。不舉燭而下榻焉。君以為適乎。未也。且人亦各有所適矣。居則大廈。出則高軒。味羅珍錯。悍滿姬姜。人之所適。我之所不願。不貪以為寶。無罪以當貴。與古人友。與造物遊。我之所適。人之所不知。孔子

云。亦各言其志也。客曰。子之志果若是乎。天之止爾於此。非僅以貧故也。予正容避席而謝曰。敬聞命矣。敢益自砥礪。以無忘天之所以鑒我之心。

滄浪志序

尤侗

大中丞商邱宋公撫吳三載。發政理人。細大畢舉。放衙之後。靜若無事焉。閒以暇日。樂山水之遊。偶於幕府東偏。城南野次。得宋蘇子美滄浪亭故址。一坏僅存。鮮過而問者。公慨然懷古。梳爬而掃除之。既修祠宇。有堂有室。緣阜登臺。亭下爲舫齋。繞以迴廊。峙以高軒。匯以曲池。木石交錯。光景一新。於是搜其傳記。採其詩詞。彙成滄浪小志。以予爲滄浪里人也。命以序。予竊嘆士君子出處殊途。窮達異概。上之爲天子大臣。近光日月之旁。出則擁旄仗節。號令行於風雨。固已豪矣。下之浮沉冗散。至遭遷謫投荒魑魅之鄉。行遯江湖之表。其困已甚。斯二者。或得志。或不得志。譬諸水流濕。火就燥。各從其類。無足怪者。設使當世王公大人。相逢他邦逐客。直視爲枯魚窮鳥。棄置勿復道耳。今公以中州俊傑。開府江南。方任　國家大事。軍符訟牒。倥偬弗遑。顧乃網羅遺佚。游乎壙埌之野。獻弔於坎壈失職之人。抑何相去之遠。相得之深哉。嗟乎。古今人同不同。不惟其跡。惟其心。不以聲勢相感召。而以精神相依憑。蓋有文章一道。不介而孚。所謂天作之合也。當子美流寓吳中。羈旅寥廓。顧影無儔。近惟都官往來。遠則醉翁倡和。集中所載郡侯訪子滄浪亭。因而高會。絕不記其姓名。所云千蹤食雞。一藝把蟹。亦不過酒食徵逐。未嘗有篇章贈答也。豈意千載之下。獲遇

風雅鉅公。修我牆屋。拭我衣冠。舉筆精墨。妙為之補亡繼絕。遂使當年幅巾小艇面目依然。呼之欲出。信乎文章有神交有道。一人知己。可以賀長史於九京矣。且此滄浪之水。匪獨蘇子有也。前此無論。後乎蘇者有章矣。後乎章者有韓矣。申公以宰相園林。所闢大閣洞山。侈為一時雄觀。加以蘄王架飛虹之橋。起冷風之臺。建寒光之堂。其規模廣麗。視滄浪亭不啻百倍。然俛仰之間。大惇魂魄。化為烏有。即蘄王香火亦半明滅於冷煙衰草中。行人過此。田夫指而示之曰。此蘇子美滄浪亭耳。自今以往。尸而祝之。歌而詠之。亦曰此蘇公祠耳。由此觀之。富貴無德而稱。勳業有時而盡。未若文章之不朽。蘇子雖厄於時。得宋公而名益彰。蘇子詩文雖美。得公此志而傳益久。太史公所以有感於青雲也。況如予者。能不為之流連三歎乎。至亭中風景。及土木之功。公自有文記之。予不復綴。

石齋藁序

長沙固才人地也。前有屈子。後有賈生。雖山川香草。猶繫夢思。而況誦懷沙之賦。讀鵩鳥之詞乎。顧予僻處吳下。遥望衡湘。邈然天末。恨不得此人同時而與之遊。今冬高臥。閽人報有長沙曹子來謁予。倒屣迎之。亟問屈原墓猶無恙乎。賈誼廟猶無恙乎。曹子曰唯唯。乃出其所著書。有石齋柳枋諸刻。予讀而善之曰。此屈賈之徒也。然

子之觀曹子則有異焉曹子寓醴陵生未識京師一旦送其友祝君於江上忽發遊興襆被同行不辦裝不携僕不別家人匹馬北走歷四千餘里入長安遊登黃金臺望西山景色五閱月而返然其遊也不上吏部為選人不拜朝貴為食客途中亦不干故人為東道主惟從炎風暑雨中僂馬足間忽城忽郭忽山忽水蹇驢弔古茅店吟詩其所載燕遊日記一一在焉斯已奇矣無何家居又欲圖南乃買扁舟自三楚泝兩淛至於西湖盤礴兩高峯下遂來吳門訪虎邱靈巖諸名勝因造予而問津焉將渡大江抵金陵尋六朝遺蹟眺三山涉邗溝憩二十四橋而後歸興亦豪矣然過其逆旅行李蕭然有文百軸而已絕不以口腹累人斯其奇殆有甚者計曹子此遊抉幽選勝筆墨更多獨未病如予以嗜痂之癖因索一言為序曹子行矣何以贈之顧視案頭有太史公屈原賈生列傳為寫一通置曹子奚囊中他日舟過湘潭其為我沽一杯酒招魂而弔之

吳忠介公傳

松江孝廉吳公嘉名字緝如蓋明末之遺忠也公讀書明大義操行不苟嘗舉天啟甲子榜而未仕會松江海塘大圮其時太守為穀城相國方岳貢請公董其役公誓於神願以身殉甫經始狂飈暴作捲木石以去公拜伏風雨中將就溺矣然濤反風

及身而止。於是晝夜焦工。歷二百日。海塘告成。屹若金隄。費半功倍。土人賴之。當中原寇亂。公知時事不可爲。將隱居以老。適穀城當軸。言公才可大用。舉爲小司農。兼理兵屯。公幡然欲往。遭北都之變。投止江干。宏光南渡。太宰徐石麒。大司農張有譽。中丞祁彪佳。交章薦公。乃就戶部主事之職。專司餉冊。已何金陵復陷。公遂棄官行遯蕭寺。慟哭祈死。既念徒死無益。乃草書以上 大清軍中主將。告以睦鄰繼絕之義。猶冀燃死灰於萬一也。凡三上始達。而不報。公遂草疏焚告於明太祖孝陵。自陳以死報國。歸縊於先賢楊忠襄之祠。年七十五。嗚呼。公眞死矣。計公之瀕死者屢矣。築海塘時。爲風濤所汨。幾死。逃隱天台。欲渡燕尾橋。投崖死。北都亡。視師江口。將自沈。爲友所止。未死。南都亡。寺中投繯。爲子所救。死而不死。卒之從容引決。從高皇帝於地下。可謂致命遂志者矣。公嚴氣正性。落落寡交。惟與同年夏允彝最相善。允彝以進士爲將樂令。公襆被以往。斷酒如行。理其簿書。閱八月政聲大著。遂成廉吏之名。公歸亦不持一錢也。公卒後。允彝爲立傳紀其事。未幾。允彝亦殉節死之。二子眘生友死友。兩不負矣。 本朝受命。明末遺忠。無不賜謚。而公以側微未及。於是鄉人會議私謚忠介先生。以名覈實。良無愧焉。公有子欽章。舉於鄉。高尚不出。亦謚貞定先生。有是父。有是子哉。孤孫浩。貧士也。過吳門。謁予求傳。予讀夏公傳甚詳。爲節而

存之系以贊曰。

疾風勁草。板蕩誠臣。但思報國。寧惜殞身。雖在匹夫。不可奪志。鞠躬盡瘁。有死無貳。

烈烈吳公。一小司農。奉職有限。抱恨無窮。北闕既崩。南朝復圻。臣去何之。我心匪石。

鬱鬱孝陵。高皇所憑。痛哭陳詞。呼號莫應。亦有尺書。以告敵國。慷慨銜哀。義形於色。

石子岡頭。有楊有方。公之魂魄。逝與翱翔。否則英靈。仍歸滄海。白馬素車。魚龍淵湃。

血應化碧。名自汗青。鄉人議諡。忠介攸稱。忠比首陽。介如柳下。天錫嘉名。以待贊者。

少司寇馮公傳

公諱甦。字再來。晚號蒿庵。浙江臨海人。初有名矣。遭亂改今名。志更生也。生而異相。目有重瞳子。幼孤。祖母及母交養之。口授經書。即能背誦。長益篤學。凡天文地理河渠樂律兵政刑名。以至詩賦古文辭。靡不熟習。年十三。應童子試。輒冠軍。順治丁酉舉於鄉。戊戌成進士。授永昌推官。公以雲南萬里。母年老無俱往理。辭不欲行。母曰。君命也。惟所之。且盡職可以報。父能如是乎。與汝偕行。公遂奉母赴任。值緬師初退歲凶民飢。公請於督撫。發騰越積餉分賑之。全活數萬人。郡子女為孫李二賊所驅陷入彝島者甚眾。公以數百金賂酋長。縱回父母家。全活又無算。有屬掾犯贓論死公廉得其誣。請覆勘。禱於城隍神。夜夢其賊往來左右。形狀甚悉。詰朝。徧拘鄰里驗

之。果得搽塔猊與夢符。一訊而伏。搽得釋。諸平反多此類。康熙丁未。薦升澂江守。時
吳三桂已封平西王。開府於滇矣。滇下兵丁放馬擾民。四野騷然。公一繩以法。諸弁
大譁。其王曰。此强項吏。勿犯也。自是他郡橫行。澂獨否。又歲買麥豆石。給價僅五分。
而量實倍。勒運會城。民多破產。公與父老約。當為若力除之。第如我教行。勿懼。一日
弁齎金至。當堂給散。公傳集里甲。告以故。眾皆鼓譟。弁大怒。將執之。公謝曰。民之
不服。吏之咎也。請聽勘。既而進曰。王奉
皇帝命。出為大藩。獨不念邦本乎。民不堪命。鋌而走險。後悔何及。弁感其言。遂罷去。
上官聞之。咸嘆服焉。調繁楚雄。兼攝大理雲南臨沅道按察司諸篆。公目覽手批。日
不暇給。勞績甚著。而是時三桂跋扈已。蓄逆謀。公慮變不測。急上書請終養。格年例
不可。乃潛屬其妻侯宜人侍母東歸。已而三桂遂反。令楚鎮陶某執公至省。環甲士
守之。并追其孥。母恚恨成疾。抵滇疾已革。公出禁跪泣曰。兒以母在故。未敢死。母亡。
兒何生為。母頷之。既絕而目不瞑。公復號呼曰。吾母慮不得與父同穴耶。兒所不力
圖歸櫬者。有如日。乃瞑。公一慟而仆。妻若子救之。醒。且曲解之。公瞋目叱曰。予為親
死。臣為君死。分也。復奚言。遂絕粒不食。哭泣無常。賊三桂偵知。益戒守者防衛。令無死。
而密令其黨某來說公降。某固公故人也。見公志決。慨然曰。君殉君親。視死如歸。然

徒死何益。古人達權通變。盍改圖之。今粵藩雖叛與滇通。然勢不相下。方遣人議和。君昌不少懸。借此脫身。事當濟。公韙其言。因給賊曰。願以妻子為質。往使粵東。三桂喜其從己也。許之。公潛行。與侯宜人訣。宜人曰。君行甚善。妾守死固當。如姑櫬與孺子何。公瞿然曰。是也。毋櫬尚在爾努力為我權瘞山中。若兒也。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吾弗顧矣。遂行。既至粵。以大義曉安達公尚某與督金某撫佟某。協謀歸正。間道達蠟丸。挈全粵還 朝。公之力也。天子聞而嘉之。命諸王九卿議敘。推升廣東布政使。

特旨授巡撫。公感 國恩。竭力封疆。視事十月。前後上八十餘疏。所以籌邊足國察吏安民諸善政。次第舉行。戊午。進刑部右侍郎。陛見。

上勞問有加。未幾。轉左。在部屢雪冤獄。如王姓者。為父報仇。吏納賄坐誣。置大辟。公獨理漢堂。立出之。并劾失入者。舉朝以為允。己未。充 殿試讀卷官。賜坐乾清宮。

應制賦詩。公詩先成。

上首肯稱善。兩侍 經筵。欽賜御書。誥贈三代。甚盛典也。人皆榮之。公獨愀然曰。臣罪當誅。幸而獲免。毋櫬尚羈異域。其可以為子乎。蓋其時雲南已蕩平矣。於是涕泣陳情。請急歸葬。奉 旨諮各將軍查送。公亦遂出 國門。遣其子永年投謁軍前。扶柩南下。相遇蕪湖。悲喜交集。杜詩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此時此景。可想

而知已。公返石門。麻衣苴杖。廬墓襄事。黎黃二碩遠近會葬。車馬輻輳。觀者如堵牆。其鄉父老相與咨嗟太息曰。馮公忠孝一人。乃侯淑人亦賢婦也。卒苦賊中。萬里歸骨。可與雙節並稱矣。雙節者。公祖母陳淑人。母戴淑人。俱以苦節　詔旌其門。至今台人傳爲美談。公歸。家居十二年。卒於壬申十一月。淑人亦於是年七月前卒。合葬蟠龍山之原。至甲戌秋。永年過吳門。乞予立傳。予與公素交。覽其行狀。悽然增思。搖之感。且多永年之善述先志也。爲援筆記之。永年亦能文。以貢士候補部主事。

舊史氏曰。人言忠孝不能兩全。每讀史至王陵趙苞之事。未嘗不悲其不幸。即徐庶溫嶠猶有遺憾焉。若馮公之盡忠於國。致孝於親。處患難而不傷。受爵祿而不愧。豈非不幸中之幸哉。公雅好著述。有滇攷劫灰錄見聞隨筆三台文獻烏吟南中集語石園知還堂稿若干卷。可謂富矣。而吾置不論。獨表其忠孝大節。死而不朽者。其在斯乎。不然。則以公爲文人也。

前明兵科給事中李公墓表

嗚呼。士君子出身事國。豈無幸不幸哉。幸則君明臣良。拜稽一堂。不幸則國家將亡。效死封疆。雖然。等死耳。或死社稷。或死城池。或死戰陣。當時予以贈謚。沒世享其廟食。所謂死而不朽者。甯非幸歟。其不幸者。遭亂世之末流。返故鄉之危地。一旦變起

倉卒。身殉孤城。至於血膏野草。骨碎荒邱。名湮沒而不彰者。深可痛也。然其忠誠貫於天地。精氣見於山川。雖經易代。陵谷遷移。必有抉之以傳者。其子孫或起而發揚之。其郡邑或從而載記之。其天下賢士大夫。或相與咏歌傳述之。則斯人者。千秋萬歲。猶如生也。豈非不幸中之大幸與。予生也晚。猶及見崇禎之末。兩都覆沒。死亡相繼。暮年備員纂修明史。忠節之傳。亦不勝書。今歸田後。復聞故給諫雲岩李公遺事。其子梓潼令登瀛。追纘行實。來乞余表其墓。余閱竟。爲嘆息不置。計公死難已五十年矣。其仲子禎先殉。亦如之。即孺人蕭氏守節立孤。後公二十五年而歿。迄於今又二十七年。而予始獲聞之。蓋有公之忠。以成仲子之忠而孝。因以成蕭孺人之節。忠與孝非節不傳。而能傳忠孝節。久而彌著者。微梓潼之孝不及此。是則李氏一門。皆可表也。儒史雖耄。其惡容已哉。按公名毓新。字喬之。雲岑其號。先世有萬戶行。自河南徙海豐。傳南莊孟璿西溪季衡。至廣文正華。代有聞人。而生公。公崇禎丁丑成進士。爲潮州推官。潮界閩多盜。公首建議築豐順城。城成。盜失窟穴。而潮以寧。壬午大水。城不浸三版。公登陴誓以身塞水。忽退。人見二龍翔舞而去。驚以爲神。又滅妖火。除蠱魅。他異政稱是。上官廉其能。令巡察諸郡事。癸未。惠潮寇熾。綢制沈猶龍統兵會勦。檄公監紀軍務。條上十二策。行之。次第削平。自是往來行間。制府既移鎮韶州。

遂委公守肇慶。時賊已陷閩建。公至即提兵復之。隨合粵西五路進勦。渠魁殲焉。楚氛正惡。公密陳計。掩其不備。急擊之。復楚數縣。獻賊竄去。而惠潘亦避亂來。依軍民擾攘。公單騎撫戢之。安堵如故。未幾。閩寇姜世英糾衆數萬入黃岡。攻饒平大埔潮州告急。公請兵。制府遣參將趙千駟往。命公監其軍。公冒雨疾馳。逆解潮圍。過署不入。移師揭陽。前後大小四十餘戰。世英就擒。餘黨迸散。捷上。公首功。懷宗嘉之。特旨行取。而北都已不守矣。福王南渡。授兵科給事中。值馬士英亂政。屢上封事。不納。左良王東下。以清君側爲名。士英懼。謀悉兵拒之。公率同官持不可。請堅壁守淮。怦士英意。出之巡江。實不予一兵。甫行。南都潰。乃奔還嘉興。與故冢宰徐石麒。誓死守城。城破被兵。死於南關。子禎先抱父屍哭。亦死。禎先故邑諸生也。時蕭孺人在鄉聞難。急携長子裕長入城。求二屍。扶柩至峰山。阻土寇。還柳村。轉徙陳山白逕間。始克葬。裕長旋卒。僅存季子登瀛。庶子禧昌。相依爲命。拮据將荼。歷二十五年。所長齋善逝。登瀛每述其母流離辛苦之狀。及所聞先君殉難時事。未嘗不泣下沾襟也。顧登瀛負才走四方。不獲遇。久之。始就選人。乞一縣去。嗚呼難矣。跡公一生宦業。見諸粵東者若此。以彼其才。使得運籌帷幄。可爲禁中頗牧。即出捍牧圉。亦當長城一面。惜乎設施未究其用。大丈夫不橫尸疆場。而狼藉溝渠間。悲已。雖然。公之所不遇者。時也。

而其不奪者志也所不成者功也而其不朽者名也夫時不能違日月之行而志足以召風雷之變功不能移草木之細而名足以敵金石之堅蓋公之不幸者人為之而其不幸中之大幸者天為之也天之報忠臣孝子節婦者不於身必於子孫不於一時必於千百世即在今日一邑志之一郡志之天下賢士大夫相與詠歌傳述之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乎故表其大者其生卒年月及子女名氏皆具少宰趙公誌中不贅錄

國朝文滙甲集目錄

卷二十九

潘耒 字次耕號稼堂江蘇吳江人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科官檢討有遂初堂集

日知錄序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勦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為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哉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自其少時鼓篋讀書規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間有豪儁之士不安於固陋而思嶄然自見者又或采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大若唐荊川楊用修王弇州鄭端簡號稱博通者可屈指數然其去古人有間矣崑山顧甯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抄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閔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

明者必質諸先生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為通儒也先生著書不一種此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隨時劄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至於歎禮教之衰遲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為深切著明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為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耒少從先生遊嘗授是書先生沒復從其家求得手槀較勘再三繕寫成帙攜至閩中鳩工刻之以行世嗚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立言不為一時先生固已言之矣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豈小補哉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陸冠周詩集序

余自髫齡時聞武林陸麗京先生之名未得見比宮中獄起亡兒與先生同坐繫亡兒案難而先生得免尋去為僧不知所之令嗣冠周有文行能世其家歲在乙卯余過之西泠握手相勞苦言其尊人遊行無定在欲往尋求而母老弟幼不得去以為恨余念冠周尊人雖久不歸要之尚在天壤而吾兒遂化為異物永無見期嗚咽不

能自已。辛酉秋。遇冠周於京師。則言母沒服已除。弟稍長。便當孑身求父。不見不休。余甚悲其志。頃復見之西泠。則言三四年來。訪父於楚於粵於豫章。都無所遇。比聞山左有異人。能以術知人存亡死生。將間衜往求焉。余方居母憂。復念冠周尊人雖若存若亡。為子者猶得竭誠悃致望萬一。而吾母溘然長逝。獨無所致吾情。益悲惻不能自已。既而冠周出一編詩示余。天才駿發。高朗秀飛。縱橫馳驟。能極其才之所至。而沈思獨往。一飯不忘親之意。橫見側出。不可掩抑。夫文生於情。風騷樂府大都忠臣孝子。鬱結無聊之所為。以冠周之情事異人。迴腸結氣。形之於詩。即使不文。猶當工絕。又況生有儁才。淵源家學。握靈珠而抵荊璧者乎。夫豐山之鐘。霜降則鳴。蓋山之泉。聞歌而沸。精氣相召。物有固然。麗京先生工為詩章。冠周以其懇悃篤摯之情。發為悲涼激越之調。鼓宮宮動。鼓商商動。氣機所感。當有引而日近之理。一日山巔水涯。邂逅相見。牽衣捧杖。攜持歸來。此樂何極。獨是鮮民之痛。日往月深。無時可弭。山風撼壁。寒鐙熒熒。讀冠周詩。愀然不知涕淚之橫集也。書此以志吾悲。

臧岱青詩集序

晉宋間人詩多閒淡。少氣概。唯劉越石盡力邊疆。乃心帝室。故其詩壯厲激發。鏘然有金石聲。唐代作者如林。唯杜子美遭逢寇難。脫身歸朝。忠君愛國。不忘一飯。故其

詩沈雄頓挫卑絕千古夫詩以道性情也貞臣烈士性情既得其正形諸聲詩自為天地之元音松有心竹有節而丰姿秀挺蟬吸風鶴飲露而音韻孤清天質使然不可以偽為也海岱閒故多文人諸城古琅琊也山川奇麗尤號才藪余年友李渭清善為詩嘗為余言里中工詩者有臧君岱青頗言其遭亂抗節事而未悉顛末孤城遇君之宗人受滋言君在粵中事甚詳方刻君詩而屬余為序余讀君詩天才颷舉高朗俊邁如霜鷹盤空秋山出峽而剛腸勁骨百折不回之氣時時溢于行墨信乎貞臣烈士之詩非斷花儷草者所可髣髴也君以進士釋褐知昭平縣事屬滇黔倡亂桂林應之賊勢如風雨君血戰三晝夜出重圍收輯潰集以孤城拒方張之寇出奇制勝者數矣甫受代而粵東西皆陷沒君間行北歸為賊所得脅以偽職矢死不從走歸傅將軍與籌恢復大計穿數賊巢出入深箐惡灘冒不測之險萬死一生以達秘奏

天子嘉之擢授州守噫三藩之變流毒半天下官吏之被迫脅遭點污者不知其幾也君獨全節拔身不磷不緇可不謂奇男子哉唯其忠孝根心而又遭時轗軻流離鋒鏑之間偪側蛇虎之穴身愈危而境愈奇心愈苦而才愈壯欲詩不工不可得也余雖未識君而讀越石扶風之歌想見撫劍登陴氣概誦子美拜杜鵑詠義鶻諸什

則閒道生還麻鞋見帝景象如在目前將千載下讀君詩者可以得其為人況並世耶君守甯州有惠政新詩日益多余不具論論其大節書之簡端以復受滋異日渭清見之其以余為知言否也

李天生詩集序

人心世道如江河然導之使下甚易挽之使上甚難俯而趨時甚易逆而從古甚難舉世皆卑靡而矯之以剛勁舉世皆浮淺而救之以淳古非特立獨行之士莫之能為詩篇一藝耳而風格日下百餘年來學者之病佻而為公安纖而為竟陵浮而為雲間流派各別去古滋遠迄于今效元白效皮陸效東坡放翁者盈天下與之言風騷漢魏盛唐李杜則掩耳疾走如枘鑿之不相入豈非唱郢曲者難為工和巴歌者易為響耶甯平李天生先生關中豪傑也為人豁達慷慨自負經世大略無所試其奇一吐之于詩其詩原本風騷出入古歌謠樂府而以少陵為宗意象蒼莽才力雄贍既與杜冥合而章法句法講之尤精千鍾百鍊而出之此學杜而得其神理非襲其皮毛者也先生嘗慨世不乏才人而爭新鬭巧日趨于衰颯故其為詩甯拙無纖甯樸毋豔甯厚毋薄乍讀之不甚可喜而沈吟咀味意思深長與夫翡翠蘭苕繁絃促節者相去霄壤矣誠得先生輩數人主詞盟而樹之幟大雅元音庶幾不墜矣乎

微獨先生之詩進于古也。先生之為人。更高邁卓犖。與古為徒。當戊午己未間
天子旁求淵雅宏達之士。徵詣京師。先生夙負重名。公卿交薦。有司迫遣就道。試於
殿廷。既授官檢討。念母老。具疏乞歸養。通政司不敢以聞。先生具密疏上之。竟奉
俞旨。不就職而歸。天下高之。當是時。同召試入詞曹者五十人。先生與朱子錫鬯
嚴子蓀友及耒四人者。則以布衣入禁林。為古今曠典。然
主恩難報。物望難酬。此五十人者。二十年來。不勝升沈存沒之感。其能卓卓樹功名
可不朽者。亦無幾人。而先生獨鴻軒鳳舉。不受羈紲。陳情一疏。與李令伯同擅千古。
非深識遠見。冠絕一世。而能然哉。先生詩文無慮若干首。晚年自定其詩。得三十五
卷。樂昌令田少華。先生之表姪也。攜其稿至粵東。割俸梓之以行世。以耒託先生末
契。屬為之序。耒生今之世。恨不獲見古人。猶幸得與先生同時。且與之同薦舉。同授
官。數奉教言。謂高邁如先生。固不待文章而名世。即使其詩不甚工。猶當傳之百世。
況其天才學力。卓然與古作者方駕耶。千載之下。讀其書而尚論其人。當知先生非
詩人。乃天下士也。

寇事編年序

有明中葉。如武宗之敗度。熹宗之不君。皆足以亡。然不亡而亡於懷宗。過愚如土木

之蒙塵倖幸如彬甯之亂政奄寺如振瑾忠賢之肆毒皆足以亡然不亡而卒亡於流寇懷宗非失德之君流寇亦可辦之賊而日甚月滋舉天下之全力莫之能制此豈獨一機一策之失哉其所由來者漸矣略言其故厥有多端一由於守令貪殘明之末造政以賄成親民之官莫肯留心撫字但知剝下媚上以取陞遷民不勝誅求則羣起而為賊賊日多而民日少以有驅之者也一由於大吏玩愒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督撫監司多文臣少武略寇之初起蔑視為不足平及其方張則爭言招撫曰姑撫之而修我戎備一就撫則恬然無事而不為之慮間有才能練達者又意見不協文法拘牽莫克奏功一由於武臣驕蹇三百年來武途積輕文臣卒奴隸視之一旦有事以為迫而用我其庸駑者既選輭畏縮即知兵任戰者亦養寇自封皆責之急不得已力鬭取一捷即高壘自便策調不前三者皆寇之資也而其根本則在於朝臣植黨而營私為人擇地不為地擇人人之媚己者親之異己者憎之所親予善地所憎予危疆不問其能勝任與否惟用以快恩讐主上用一能臣則羣而咻之尚一良策則比而撓之遂使明作有為之主宵旰焦勞於上而愈理愈紛愈撲愈熾卒致國亡身殉而後已故曰去河北賊易去中朝朋黨難痼疾成者不可療木心蠹者不可扶豈非百世之炯鑒哉凡為史者將以明著一代興亡治亂之故垂訓方來明亡

於流寇跋踊遍天下。自起至滅二十餘年。是宜有專書紀其始末。亡凡有意編纂明代之書。先師戴耘野先生。為之分任寇事。崇禎一朝無實錄。取十七年之邸報與名臣章奏私家記載。採輯成書。用編年體排日繫事。不漏纖毫。依司馬温公先叢目次長編俊通鑑之法。甯詳毋略。甯瑣毋遺。提綱綴目。有條有理。自延綏起事。迄西山餘黨之滅。凡十八卷。吳梅邨先生作綏寇紀略。既刻成。有以先師之書告者。購得數卷。嘆曰。志寇事。自當以編年為正。恨見此書晚耳。先師既沒。未求得其稿。崑山吳修齡以為太繁。少加刪節。附著己見。頗有發明。一展卷而寇之出入去來盛衰分合。燦若列眉。實史家之要書也。覽者詳考焉。而見當時禦賊之方。何者為得。何者為失。若覆敗局而審算之。一一可了。其細故蓋不可勝言。茲特論其大者。揭諸簡端。以為力殺賊不如使民無作賊。欲安民必先擇吏。擇小吏必先大吏。欲外臣公廉必先廷臣精白。此端本澄源之論。關是編者重念之哉。

許少保江右戰功記

余自少讀史傳見古名將戰功奇蹟。未嘗不慷慨太息。想見其為人。至如遷史之敘田單韓信。班書之傳李陵陳湯。范書述光武之戰昆陽耿弇之平張步。其文精采倍常。至今凜凜有生氣。是知戰功待文以傳。而文亦藉戰功以奇也。頃在史館嘗恨明

代將帥功績載於狀誌碑傳者都不詳惟唐荊川為沈希儀敘廣右戰功曲折明盡如畫據以立傳便可比美前史故知當世不乏奇功特載筆者聞見有不及耳若今少保許公之鎮江右其戰功可得而述焉公諱貞字藎臣閩之海澄人初為鄭氏將康熙初年以左都督統所部歸朝 詔仍其官駐九江已而移屯贛縣居久之滇黔變作湖湘諸郡皆陷而耿精忠反閩中出兵杉關廣信建昌撫州諸山賊蜂起應之州縣大半破沒其所遣驍將貫振聲者規取贛州以通楚寇陷石城圍甯都勢張甚虔人震恐公在屯閒發憤嘆曰鼠輩猖狂乃至是乎大丈夫立功名報國家此其時矣遂以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起兵赴援時公閒居久部曲多散去衣甲器械不完而公常教人舞籐牌用挑刀人多練習乃椎牛釃酒集屯丁諭以忠義大節聞者皆感奮得選卒四百率之行賊眾數萬營於黃坊所過無敢攖鋒見公偏師前不為備公大呼突陣跳盪無前籐牌軍一躍數丈人馬辟易搏戰數十合賊眾大潰斬首數千獲甲幟礮矢無算於是軍容始可觀乘勝解甯都之圍進復石城斬首三千八月賊圍興國急公馳救之立解勦寇都瑞金盡平天華長樂伍邊白奇諸寨招降牛溪紅旗石寶諸寨賊衆數萬出難民三萬餘人屬有司加意拊循督撫交章上其功加太子少保時公威名日盛閩寇畏之潛遣辨士以高爵誘公他寇亦多遣人致書進

詭。公一不敢𧦬。械其使以聞。顧遣閩人饒元結僞總兵張存歸朝。存踞順昌以奉制延汀。耿尊大患苦之。於是

天子知公赤心可大用。擢公總兵。轄湖東三郡。駐節建昌。以十四年六月視事。未逾月。復宜黃崇仁樂安三城。建昌先為賊踞。安親王復而守之。顧環城四十里皆賊。賊營於麻姑山蕭家爐楊華芙蓉諸山寨者。無慮三四十萬。逼城而軍。耽耽下瞰。親王以為憂。公徐白王曰。賊雖多。易與耳。請破彼一寨以為驗。王尚未知公之善用兵也。姑應曰諾。公出賊不意。以夜二鼓疾馳。勦蕭家坪。冒險突上。黎明破之。王晨召公不至。聞其出勦也。大驚。惟恐失之。已而公還獻捷。王乃大喜。賜食慰勞。於是王知公果良將。可屬大事。遂以建昌委公。而身率師自袁州進攻長沙。留滿兵五百。公部卒僅二千。賊聞王軍西行。度城守益單。以十二月二十八日并力攻城。一軍駐城東之沙坪。一軍駐城東南從姑山。一軍薄南門。城東多民居。沙坪平坦。他將請攻之。公不可。分遣裨將守南門。而自將銳卒衝從姑山。山高。賊渠屯焉。不慮我軍猝至。倉皇迎戰。大敗逋走。而賊之攻南門者。方鴟張。公自山馳下。掩出其後。賊大驚。表裏夾擊。盡殲其衆。盱江為之赤。自是賊膽落。不敢復議攻城矣。捕得生賊。言賊度官軍必攻沙坪。則出兵縻我。而從姑山之衆。下焚民居。官軍不得還城。即破矣。今縻攻從姑。則沙坪

之衆弗能救也諸將乃大䑸麻姑山最高賊衆數萬踞其上環而寨者數十里一急百應公默計方春水發溝澗皆成河諸寨隔絕乃可破也於是按兵休士顧就麻姑山麓平敞處時時引兵操演賊見兵來以為將攻已也擐甲執戈以待公操罷徐回久之賊益懈不為備春水暴漲賊為浮橋相聯絡公密具舟積薪其中十五年十月晦公復引兵出操士卒皆不知將攻麻姑也抵山麓忽引而上直突賊營賊分衆掠糧於外留寨者不意大軍猝至惶駭不知所為而別校分駕薪舟燒絕浮橋他賊不能相救一日破六十餘寨積屍滿谷煙焰塞天於是南山之賊皆盡而城東二聖山閩寇耿二營焉其餘沙坪紅門梓木嶺諸賊蜂屯蟻聚不可勝數公計賊衆且有備故為緩攻以懈之五月五日當競渡衆謂賊在近請已之公故縱龍舟往來盱江置酒張樂會諸將聚觀賊熟視不敢出聲息公益知賊虛實遂以六月六日進勦二聖山直衝中堅賊所恃礮火弓弩我軍肉薄而上藤牌蔽身矢石不能傷長刀一揮甲札皆徹賊大敗耿二踉蹌遁去連破四十營斬馘無算餘盡走入杉關自 王師西行建昌危於累卵公獨守孤城者七月以饑疲之兵二千當方張之賊數十萬而胸有成算整暇從容卒能以少擊衆以弱摧强盡殲鼇寇安簡二親王優敦諭書獎美文武大吏倚公如長城焉七月復金溪南豐八月復廣昌九月復瀘溪累功授世職

十月破賊蓮塘十一月拔南豐十二月復新城追賊至杉關於是湖東三郡無賊而吉安寇韓大任者驍勇有智數號小淮陰與官軍久相持不下糧盡出走以十六年五月入樂安簡親王度攻大任非公不可檄公提師擊之遇於跌水嶺大任所將多邊關勁卒亟死猶反鬭公與之一日八戰彼此疲極坐睡少頃輒起復鬭我兵益奮寇不能支奔甯都衆猶二萬屯於都湖立木城晝塹而守公攻圍兩月寇出挑戰輒不利乃棄城潛遁公星馳追躡敗之於永豐又敗之於黃塘虎峒其衆死亡略盡乃投閩康親王軍前乞降以公窮追力戰故也十七年正月平廣昌之藤吊楓樹二寨諭降偽將饒大武等五十餘人兵民五千餘二寨舊稱天險四面懸崖攀藤猿挂而上頂寬平可容數千家有池不竭衆支數年公乃營於對面永安山多製火器會天大風發礮焚其廬賊升屋救火遂縱火箭擲之不得上須臾灰燼賊窮乃乞降先是麻姑二聖之賊既滅公念餘黨不足窮捕遣人四出招撫偽總兵揭斯進等偽將軍楊五太等偽都督余雄等先後受撫者三十餘輩凡將吏千餘人兵卒數萬其或不聽命亦不遽加兵徐徐曉諭之初過廣昌偽將軍劉汝桂等不就撫而潛遣人入營探聽公引令遍行營中曰我軍虛實恣汝觀之歸語汝將欲降則降不降善守汝寨吾今未加兵俟軍還仍不降攻汝必矣宜固守某險要不能守而破者玉石俱焚毋

悔廣昌民欲雜髮公曰徐之吾未能踋兵去賊復至必僇汝吾歸滅賊汝雜髮未晚也民皆感激泣下汝桂等服公威信亦率其衆出降公仁而有度皆此類也諸山寨初或恃險不即降及聞吊楓樹平相顧詫曰二寨猶破吾等向若不降無噍類矣是年七月　優詔襃獎晉公提督兼轄饒州南昌吉安凡六郡其冬命提督江西全省軍務所部將領俾自擇補用不拘成例以公熟識其才得收指臂之效也劇賊江機楊一豹者踞江滸山為巢四出剽掠公會師剿之自錢村入賊立木城為三關深溝堅壁兵不能進寨後有高山公遣人間道攀援至山頂下瞰賊巢第苦乏水饑疲不復能鬬乃命截竹為筒盛斗水人負一筒裹乾飯宵行黎明至山巔恣飲飽餐以待賊望見上山迎鬬我兵乘高擊之賊披靡墜崖谷死乘勢至寨後鳴角聲礮賊守關者聞之謂官軍已入寨皆散走大軍長驅而進盡犁其巢賊首走雞公山猴子嶺封禁山皆絕險人跡不到輒躡其後襲破之又走洪山山有黃巢殿自昔官軍無至者公又破之十八年四月追賊至江滸山即賊巢為營賊謀夜劫營公詗得之令鑿地三尺以其土壘垣三尺城塹立就士露刃植立垣下戒賊至毋得出聲而別遣將伏林中賊果夜至忽見垣塹嶄然大驚發火見垣內白刃如林惶怖反走伏兵出賊狂竄相蹂躪死進破詹源老巢江楊等亡入閩歸款論功復加一世職二十二年二月

命移鎮廣東。公自起兵至是首尾九年。凡遷官四。加銜一。加級五。予世職三。大功奏
聞者二十餘次。其餘小小戰績。不可勝紀。惟
天子嘉公忠勇。召入陛見。覆勞再三。公叩首言　國家洪福
主上天威。小臣何功之有。
上問在某處某處殺賊幾何。公又叩首言臣逢賊便殺。不記多少。
上笑而頷之。知公樸誠。益重公。公為人廉謹和易。謙退不伐。平居左圖右書。接對士
大夫。恂恂儒雅。不知其為元功宿將也。持軍嚴整。禁部下勿掠勿淫勿殺降勿侵良
每出軍。以鄰縣僚吏偕行。破賊得難民婦女。輒帷置別室。屬吏謹視之。遣還其家。破
寨得積穀。令軍民隨力負取。軍敢奪民。僇以徇。凡收復城邑。他將有議攻山寨者。公
曰方亂民結寨自保。不皆賊也。止勿攻。所全活不可勝計。以故江右人深德公。家祠
戶祝。迄今思慕弗衰云。嗟乎。自三藩倡亂。東西交訌。潭岳撫信之賊。中相隔闕者虔
州一綫地耳。公崛起屯間。扼其喉而不得進。使賊連雞之勢不成。遂乃偏師橫騖。霆
擊風驅。令麻姑玉笥之間。空無賊巢。　王師得以開長沙。掃滇黔。而粵閩二寇。縮爪
鈐尾。坐困井底。同歸殄滅。公之功在社稷。不細矣。而
天子重公。尤在矢心報國。丹誠不渝。嘗論將帥如公忠壯者。無幾人。余從左右史

之後謹據功狀論而次之俾異日傳功臣者有考焉

遊中岳記

自昔說禹貢者有三條四列之名而唐僧一行分天下山河為兩戒不及乎中蓋南北條皆連綿到海而中條甚短及豫而盡譬之人身正脈之結為心胷不與手足同其修袤也嵩山在禹貢為外方實中龍之少祖於豫州山為最高故稱中岳漢唐都洛陽宋為陪京視嵩如園囿閒物名人才士多至焉南宋以還則寥寥矣余夙有五岳之盟既至大梁銳意一遊中岳時方炎暑人謂不便登陟多尼之者余弗顧也遂以辛巳六月四日發汴城過中牟鄭州南行至曲梁見數峯橫亘是為具茨之山黃帝所嘗遊也將至密縣有天仙廟云是帝女葬處廟中有白松一根三幹駢立參天往時龍鱗雪膚芬香潔白詩人稱為玉樹枯且二十年枝條猶多奇狀神物或能復生未宜傷殘也廟前有滴瀝泉出自覆厓厓乃碎石攢簇而成廣裁尋丈溝止尺許四旁皆土不知泉從何來滲如雨點成潭成淵土人謂之滴水蓋亦泉之變格也過密縣則見嵩山巃嵸蒼翠穹然造天五十餘里乃抵岳廟廟在黃蓋峯下居山之正南朱甍碧瓦壯麗如王居廟門步至殿可里許檜松古柏森列成行歷代告祭之碑錯置庭廡披覽不給廟南百餘步有石闕立自東漢時刻字漫滅可辨者數言而已

廟前有小市。中州人焚香膽禮者。三四月間爲盛。彝隱謀於東岳。然東人所媚者碧霞元君。不如禮中岳者名正而言順也。自廟西行數里至登封縣。縣令張紫書問所須。答言惟須嵩志一部山輿一乘。既得之則議遊程。先岳西次岳東。後登嵩頂。明日出北郭三里許。過啟母石。石側立如削。山間常有之。啟母化石之説絶謬悠。而漢唐人爲之立闕立廟。若眞有其事者。殊可笑也。去石百武爲崇福宮。嵩山昔多道觀。今自岳廟外唯此宮尚存。然荒寂甚。黃冠無可與語者。西過疊石溪至嵩陽書院。院在魏爲嵩陽寺。唐爲嵩陽觀。宋爲天封宮。至明廢盡。別有太室書院。建於周世宗時。宋朝常賜九經。亦久廢。明嘉靖間邑令乃即嵩陽宮址建書院。尋復廢。近時葉井叔爲令。始修復之。耿逸庵先生倡道嵩陽。增葺屋舍。以家財置膳田。集士之有志於學者。廪給而敎廸之。處則身爲之師。出則延名師董其事。規條一倣鹿洞。所造就良多。先生沒而風規漸替。爲感歎者久之。院中舊有漢封柏三本。一燬於火。一風折其半。惟一本尚完。下合上歧。六人圍之不盡。挺立干霄。膚理如鐵石。眞先秦三代物也。柏旁石柱多唐宋人題名。韓退之所題則亡矣。唐天寶中感應頌碑極高大。其事則鍊還丹。其文則李林甫。以徐浩八分。故多摹搨者。以其年計之。丹成而祿山之兵作矣。北去三里許爲法王寺。寺在嵩山中最先建。最知名。今殿堂僅存。殘僧四五人守之。古

碑無一存者。去之百武有嵩岳寺。本魏離宮所改極宏麗。今尤荒凉。訪字北海碑其亡久矣。西去五里許。至會善寺。在唐時亦最盛。主法席者多載傳。鐙安國師珪禪師破竈墮其尤著者也。今則浮石禪師之孫夫隱主之。濟宗一鐙孤懸於此。非僧不習參叩。未免法堂前草深一丈耳。寺中有魏嵩陽寺碑。唐戒壇碑。景賢禪師塔記。楷書梵網經戒壇前有道安禪師碑。皆絕佳。而殿前有佛祖宗派圖。乃明天順間所立。敘法系甚詳。以龍潭信系於天王悟之下。記文乃洞宗人所作。而盛推濟宗。則知昔人猶自平懷也。此寺既富古蹟。又甚清幽。為停一宿。質明西北行十里許。距永泰寺甚近。以其尼寺也。止不往。又十里許。至少林寺。寺在少室北麓五乳峯之陽。寬閒幽邃形勝天然。當跋陀造塔慧光翻經。已著神異。自達磨南來潛棲此寺。竟得神光以傳心印。東土禪宗肇興於此。然諸祖之後盛化他方。不居少林。鐙錄所載唐宋尊宿主席少林者絕少。至元世祖時雪庭裕公奉詔來為住持。稱開山第一代。其後人世居之。然法道不甚光顯。其中興洞宗者在吳越間。於少林無預也。而少林住持以衣紫賜爵。故號稱宗主。自二十八代後遂無繼席者。殿宇亦傾頹且盡。近日越僧普潤以掾撫之力鼎新之。閎麗甲於一方。普潤知余能為方外之文。請作碑記其事。余諾之。為留三宿。山深屋廣。盛暑竟日清凉。古柏二百餘章。皆挺直端圓無少側媚態。庭除

明淨月寫其影如荇藻縱横菩提樹不逢花時而凌霄多託根柏旁作花柏頂殷紅可愛碑刻無慮二三百通牆壁間觸目皆是秦王告武后詩裴漼碑等皆工人所常搨余獨搜得齊周碑二通嵩陽石刻錄中所不載葉井叔最好古而遺之目前信集古之難也近日洞宗人以意削去上世五代云本之少林碑余觀諸碑所稱世代或多或少或自洞山數之或自雪庭數之參差不一莫可憑準而祖堂中兩壁所繪像則丹霞淳等五代具存足徵刪削之誣矣東廡有緊那羅王像云示現元末解紅巾之難寺僧習手搏者奉為祖師然唐太宗破王世充時已得曇宗等之助則僧兵之來久矣初祖庵去寺二里許云是達磨面壁處壁間有李屏山庵記真能發明祖意者而嵩志削之儒者之拘也像傍一石有紋如僧趺坐俗謂初祖九年面壁影透入石而成余觀此石是水中石子水波盪漾久而成人物花鳥者甚多此偶似僧耳何足為異且初祖所面者牆壁之壁非石壁也況此尺許石子併非石壁耶欲上二祖庵登御砦以道荒塞不可行而止遂還登封道出二室之間輿行二十里左瞻嵩西諸峰雄峭摩天右眺少室東峯秀聳拔地如從崑閬間行十倍山陰道上矣登嵩顛有二路從西麓萬歲峰上頗陡峻自東麓盧巖上道新修稍平坦翼日遂東行過岳廟折而北可五里至下盧巖寺易山輿三里許至上盧巖寺是盧鴻故居在嵩山東

掖下峭壁四圍境絶孤迥瀑布自北壁下雨後壯盛不減匡廬天台惜久旱細流滴瀝不見其奇寺廢無僧圖志中十景不可問得之意擬而已西上三休臺折而北路雖濕多碎石礙足亦鮮樹林梢前躋一嶺則見松杉滿谷清溪潺潺奇禽迴翔異花爛漫迥非塵境渡谿而西遂上嵩山之脊向所望虎頭獅子諸高峯皆以次低伏又西至御路與西上之徑會道更平坦緩緩徐步飄飄如御風而行又北過大小鐵梁峽削壁百尋下臨無地鑿石駕橋以過俯視谿中疊石嶙峋雷奔斧劈猿猱所不能攀緣也又北過天門雙峯中斷風雲出入其間折而西北乃上中峯之頂宋時有峻極禪院今為真武殿有閣三楹無人居之旁有玉井天池冬夏不竭又上百步乃至絶巔古封禪壇址也獨立天心萬峰在下雲開日朗纖翳不生北望極於成臯玉門黃河一綫包其外西則洛都伊闕隱隱見之東則方山具茨綿亘原隰而南山列笏數重大小熊雙圭三尖諸峯竝崚嶒岝𡹴疊翠浮青陸渾三塗皆在指點閒遊目盡數百里始知嵩山之高信無與偶唯少室相為伯仲而尊嚴雄傑則遜之獨標為岳有以也山巔寺院若存當為停信宿今苦無駐足處遂循古道還盧巖計上下可五十里日且暝矣寺荒不可棲泊復東北行數里投龍潭寺宿馬潭有九乃一泉衝激而成水色深黑有龍宅焉禱雨輒應寺在澗旁深隖中地絶勝而久廢五十年前有僧

洞然修復之為律堂引潭水溉田刀耕火種不募外緣僧衆常數十人會當白月之夜鋪戒布薩濟濟可觀寺雖新闢而威儀整肅門庭潔清汴洛間所希觀也翼日循焦河而南可三十里渡潁水至告成鎮即古之陽城也周公卜洛立表測景以此為地中今有測景臺存焉臺高五丈縱廣三丈形體正方而削其北面十之二云以懸壺滴漏當闕處鋪平石一行於地其長視臺之高廣可二尺許刻水道其上以承壺漏視水所至以定時俗謂之量天尺規制古樸思理精微非周公不能作臺南一石高丈許上立一表其長八尺是謂土圭此唐儀鳳中所立見於杜氏通典今以石表為測景臺而謂崇臺為觀星臺非也三代儀器僅存於此其說則諸家不同當與知歷者推明之次日從告成東行六七里觀石淙唐武后嘗率太子相王羣臣遊焉各賦詩刻石石錯布澗旁或欹或立如家園中假山平樂澗水縈繞石足激湍成漣小有姿致然石僅數拳水裁一勺特盆盎閒物耳而袁中郎作記過為形容一似武夷九鯉蓋此石曾遭張易之輩鐫石剝膚故天以此洗其辱也告成之南數里為箕山許由墓在山巔廟在山半棄瓢有巖洗耳有池巢許高風如覩而山童然無可偃仰志云多松柏可避暑非其實矣是皆岳之支山犄水窮探及此遊事可以告竣蓋留山中沓旬日視他過客差詳審終以未登少室之巔有遺憾焉究觀二室之體勢太

室如踞地蒼龍。長身危脊。蜿蜒北來。驤首於南。鱗爪四出。或舒或蟠。端嚴可畏。少室如千葉蓮花。御岩為蓮房。三十六峯為菡萏。五乳則蓮葉也。環而望之。隨地異形。各呈巧妙。河南淮北之山。誠無高且秀於此者。易象論卦爻。以居中得正為貴。嵩山宅四維之心。綰八埏之軸。可謂居中矣。恒岳偏於東北。衡山偏於西南。而此奠位土中。當陽端拱。可謂得正矣。夫是以帝室王都。環布其旁。聖哲賢豪。羅生其麓。中州清淑之氣。磅礴結聚於此。故詩稱峻極。傳言配天。楊用修疑唐虞止有四岳。古帝時巡之遠。不之近。故虞書不言中岳。而周雅言之。非前缺而後增也。余既耽山水。兼有嗜古之癖。二室在漢唐邦畿之內。古蹟尤多。斯遊也。於古器見測景之臺。候日之表。於古木見嵩陽之柏。天仙之松。於古刻見三石闕之篆。皆二三千年物。所得六朝唐宋碑刻。不下數十通。他山遊未有此也。雖夏節炎蒸。而深巖大壑。境自清涼。兼有油雲惠風。時相披拂。都忘登陟之勞。令少遲疑。則覿面失之矣。人不可以不勇決也。如是夫

遊羅浮記

羅浮之奇勝。載於圖經。誇於志乘。雜見於名賢詩翰者。不可勝記。中州人之來嶺南者。必以遊羅浮為難。比其還問羅浮作何狀。輒噤不能對。第言兵燹後山中道梗。泉石榛蕪。不可遊。蓋十無一至者焉。余嘗怪之。去冬。客羊城。即銳意欲登羅浮。謀諸士

人。尼余者十人。而九歲首之。端州制府吳公相留。怱怱春盡。將告歸。公笑曰。曾遊羅浮乎。遊而還。荔枝熟矣。啖之歸未晚也。余曰善。微公言。固將一往。遂放舟過五羊。過黎方回為余言羅浮非難遊。苦無棲息地。有華首臺者。名剎也。其主僧塵異適在是。必與偕行乃可。塵公嗣法天然和尚。學通內外。相見甚喜。載與同行。以四月十七日發廣州。五十餘里。抵南海神廟。廟甚宏敞。有銅鼓二。其一徑五尺餘。刻鏤精巧。青紅斑駁。扣之淵淵。是漢以前物。其一徑三尺許。聲質俱劣。宋時物也。歷代諭祭碑。鱗列兩廡。昌黎碑特高大。碑陰及兩旁題刻皆滿。廟外高阜上有浴日亭。蘇子瞻詩碣存焉。臨眺極於虎門。際天皆海矣。徘徊至暮。宿廟側。明日行六十餘里。抵石灣。遙望羅浮。蒼蒼亘天如橫雲。明日行二十餘里。抵泊頭。飯華首下院。舍舟而輿。行十餘里。雨驟作。諸巖岫皆隱不見。唯老人峰孤聳雲外。若舉手相招者然。又十餘里。抵華首。則已昏黑。惟見長松夾道。流泉淙淙作金玉聲。下榻小樓。閱羅浮志。將選勝以遊。塵公言。志不足憑。必得里人熟習徑路者導遊乃可。黎明起。見四山皆重雲蒙頭。雨勢未已。而山行須竹兜。索之近村無有。乃伐竹為之。早飯已。與塵公步山門。有青黃雀飛鳴林間。文采絢爛。所謂五色雀。客至則迎者也。寺門怪石森立。東西溪交流。鎖織中為平坡。圓正如臺。故號華首臺。舊云有五百華首菩薩集會於此。古剎久廢。崇禎間

空隱禪師開法於此博羅韓尚書長公子出家嗣法爲剩人和尚與東莞孝廉張二果共興此刹尚書夫人施田飯僧兵後山中諸庵觀皆燬惟此僅存寺後泉石益奇有合掌巖巨石中空下廣上銳如合十爪有瀑布落懸巖注於平潭飛流四射如傾萬斛珠璣潭面輒躍起數尺最爲壯觀而舊未有名余名之曰濯雪潭潭後爲錦屏峰蒼藤錦石相錯如畫望之蔚然是暮雨止新治竹兜成而塵公所覓導游者黎老人亦至遂以次早出遊五里至黃龍洞又二里至延祥寺基望見梅花村籬落隱隱又十里許至冲虛觀觀故葛稚川所居唐置祠宋立觀往時宏麗甲一山今蓬萊閣遺履軒皆廢唯三清殿存其御簡亭葛仙祠則提督許公郡守呂侯所新葺也黃冠皆散處村落求觀所藏銅龍魚不可得唯得竹葉符數枚葉上鏤文十數疊如綫篆亦異蹟也觀後有稚川丹竈遺址竈下泥云可以療病觀東有澗循澗行百餘步有巨石刻朱明洞三大字石上有廬稱黃野人廬云觀前白蓮池今廢爲田西南一峰峭拔名麻姑峯有巖名麻姑壇又有朝斗壇皆在榛莽中不可到徙倚觀門塵公出所攜果茗拾落葉烹泉啜之取舊路以歸轉山坳見縣瀑百餘仞曰是中必有佳境黎老人言此水簾洞也乃舍輿策杖溯瀑而上爲大龍潭小龍潭爲樂槽石臼爲大水簾小水簾皆一瀑布也瀑得雨而怒虹奔龍躍研訇作雷聲穿澗屈曲行或傾危

石如劍稜或淩飛濤如輪轂路愈險境愈奇澗中平廣處有石拔可坐數十人飛湍旋激名流杯池云羣仙會飲之所也瀑流有大小而無枯竭澗中石滌蕩久皆作蒼白色如凍雪殭泥又如北方白松膚紋明淨可愛宋人篆書石刻在隔澗懸崖未及捫讀落日銜山促歸華首翼日乃為黃龍積實之遊黃龍洞自黃龍徑折而上有南漢天華宮故址洞亦以瀑布為奇與水簾號東西龍瀑勝概約略相埒瀑中亦有平廣處可鋪文茵可行羽觴有四賢祠久廢碑在豐草中四賢者周濂溪羅豫章李延平陳白沙也山佳勝處皆寺觀踞之唯此環堵為儒林而居守無人一毀而莫能復也祠之後為老人峰瑤臺峰大石樓小石樓皆秀削峻嶒矗立翠微中乍開乍合寶積寺在伏虎巖之下有梁景泰禪師卓錫泉味極甘洌泉在石盤中徑尺深尺汲之隨涌竭之隨注積雨不盈大旱不涸誠為神異寺亦久廢新構精舍數楹前俯衝虛臨望甚曠東有一小潭水亦清洌石刻云林一仙洗藥池而志書不載與壓公藉蒲團陰茂樹吟眺竟日烹泉數瓢盡缾中茗乃歸歸而議遊飛雲峰飛雲峰者羅浮絕頂也雖晴明時常有雲霧籠覆去地四十餘里遊人稀得到凡余上者復十人而九或言磴道陡峻不容兜輿或言夏月草長中有飛蛇伺人而嚙或言山中陰晴不定遊者多為暴雨所阻余曰來粵東而不遊羅浮猶不來也遊羅浮而不登飛雲猶不

遊也吾志必往山靈豈拒我哉壓公見余意堅趣辦行具五更作三十人飯半以爲食半昇上山供午餐遂自寺右循西溪上竹篙嶺甚峻削五里至嶺頭稍平坦可歇兜輿又二里至羅漢峰又二里至文殊峰竝斬崖爲徑下臨絕壑雲蓬蓬然起於足下餓而嵐霧四合上下混茫無所見或慮雨且作余言冒雨遊亦復佳又前五里許至寶塔峰峰多杜鵑樹有長丈餘大合抱者老人言春月花開滿山如雲錦遂登峰下從者進所攜酒滿引數卮而行又前至小尖峰大尖峰又前至三丫峰又前至杜鵑峰自寶塔至是可數里往往穿杜鵑林中行而此峰尤盛叢柯連榦羅生巖間類名園卉木家人選可徙植者攜之人一本又三里至七星峰峰有七阜又二里至分水凹林樹茂密一澗中流旁多藥草所謂泉源福地者也又二里至鳳凰臺臺有巨石平正如棋枰又里許至阿耨池池在亂石間徑三尺許渟泓湛碧旁有平石可坐數人老樹戛雲薜蘿翳蔚壓公命侍者汲泉煮茗出果餅療飢具湯沃飯飯僕夫而別命童子煮糜粥以待是時雲霧漸開諸峰皆出其頂叢叢如青螺髻又里許至見日庵故址有雜樹數百株森梢竟谷又二里許至飛雲頂頂正尖圓四望洞達於時天無纖雲數峰呈露往時所見大小石樓玉鵝瀑蓬萊諸峰渺在霄漢者皆如培塿帖帖肘腋下其頂可俯而摩也振衣峰巔遊目萬里南望虎門外大海瀰漫一碧無際

東見博羅河源象頭平陵諸山北則龍門虎獅天嶺西則增城牛牯南樵諸山如屏如墉如拱如抱綿延數百里不絕而羅浮在其中央若千葉蓮花之萼飛雲頂在其上又若九層浮圖之尖所謂高三千六百丈者殆非虛語至稱夜半見日則理之所無以歷術推之日出地平百里止差分杪高山與平地相去幾何其近海諸山水光浮日光而上見之差早之罘泰岱秦望天台皆東邊海故先見日今羅浮之東連山橫亘無從見水而東南去海不甚遠冬月登山巔見日當差早亦不過晷刻之間大約如日落時下方皆黑山尖猶存返影耳而誤者遂云夜半披衣見火輪射飛濤以出則夸而近於誕矣縱覽久之日已晡乃下至阿耨池啖糜粥以行老人言登飛雲有三路東路由沖虛觀而上則過青霞玉女會真諸峰中路由黃龍洞而上則過瑤臺通天中界諸峰西則今華首路若取一徑以上別取一徑以下再登再下則諸峰之勝盡矣惜乎沖虛寶積不可棲宿不得已尋舊路歸下山宜易於登山而峻處每不留足與人尤懍懍余大半步行遇峰巒佳處輒踟躕凝望不忍別還至華首而日落矣人爭以無風雨得登飛雲為賀黎老人亦言生長茲山見遊山而登飛雲者不過十數人登飛雲而晴明極望者尤絕少也天下事敗於猶豫而成於勇決余志一定雨師雲將朱真葛仙羣來相余人定勝天信而有徵塵公謂余何不以此勇決者

學道聖域可立躋也余深愧其言羅浮舊志創於永樂時陳琴軒璉嘉靖中黎惟敬民表續成十二卷典雅可觀崇禎末博羅諸生韓德焜别撰新志雖文筆不振而每峰每洞各為圖說則功多於前人矣然吾觀羅浮二山橫亘數十里秀巖深壑以千百數浮在羅之西北尤大而長今圖經所載諸名勝皆屬諸羅而浮則概未之及即羅亦僅東南一隅在冲虛左右者如華首蓋後泉石至佳且無述焉況其他乎誠能攜善畫者裹糧躡屩周行山之前後左右品題而圖繪之附以篇詠勒成一書斯盡善矣廑公豈有意乎余以倦遊遠客勢不能久留茲山雖勞力登絶巔猶之嘗鼎一臠窺豹一斑已耳惟當就見聞所及刻畫摹寫仰酬山靈而黎方回留家園黑葉荔枝待我將就之飽啖然後出嶺庶不負吳公盛心且將誇於曾遊嶺南者謂吾所得於諸君獨多也

遊天台山記

吳越間山高大而著名者莫如天台以其荒遠不通舟楫須陸行二百里乃得到非篤好山水裹糧躡屩無由而至焉余蓄念久矣會門人辛祇傳宰甯海與天台為鄰邑乃以辛未季春挈從弟人瞻往遊焉從杭抵明苦積雨諸佳山皆在雲霧中過自奉化僦肩輿行百餘里至甯海留六七日祇傳撥人力送至台信宿乃到所過森洲

嶺馬嶼諸山皆天台支隴取道深谷中兩崖插天時見飛泉掛在木杪而杜鵑花方
盛開作深紅淺碧二色籠罩羃澗鮮豔照人至高峴吳嶼一帶清溪湛碧赤柘陰陰
居人靜穆香若太古將至天台縣三四十里關山益雄放環碧萬里不見首尾奇峰
秀嶺土人率不能名目送心賞而已城北八佛庵甚幽潔頃行李爲台士方方山年
六十餘矣能詩而嗜遊邀與偕行北上七八里至國清寺寺在台山南麓五峰環抱
餘支折而屏蔽者數重左右溪翔舞而下會於寺門澄泓綠淨萬松交柯不見白日
七塔鼎峙一塔雲聳無塵殿壁易樣楠尚不著蛛絲堂序可容數千人氣象宏闊而
山藏水曲一往幽深胃中即有萬斛塵到此自然消盡瀑響松聲無非寒拾咳唾何
必求諸破竈聞也此地殊可盤桓而院主祖憲不在嘆若便行循東澗上金地嶺磴
道陡峻十步一休水鳴琤琮與人上下至嶺頭折下谷中高明寺在焉深篁密樹中
一水穿絡所謂幽溪者也智者大師因翻經建刹無殿已久明萬歷中無盡法師以
大辯才中興台教恢復此寺佛像用法華儀軌台宗諸祖環列焉教觀典籍數十種
鏤版咸在殿後楞嚴壇西天貝葉經俱非他方所有此山舊爲台宗窟宅今存者獨
此而已主人瑞符留宿燒筍食之甚甘美上牀脫屨已決遊矣明日始易芒鞋輕便
無比飯後沿溪行坐圓通洞觀靈響巖谽山盤鬱木石蒼寒靜對片時心骨俱冷寺

復削壁千仞攀藤直上得故太平寺遺址上銀地嶺過佛隴憩大慈寺古修禪道場也智者大師初來台山第一宴坐處舊為雄剎今敗瓦數椽一僧守之唐梁肅撰碑尚在亟撮一本大師墖院在其旁亦駿駿為錫樂地又北十餘里上合風嶺山益高每大風作人不得植立又北過寮嶺以濮隱士高寮得名折而東走溪澗中踈林曲水時見民居煮笋摘茶人皆有自得之色十里許至天封寺山勢開展殿閣崇宏一宿天語樓萬壑松風翏翏枕席日上瑞雲峰蒭龍精麗如對畫屏也從天封西北上華頂可六七里多削壁懸巖隱映煙霧中高松美箭蒙蘢其上清泉一綫從天半飛來若斷若續忽見方塘十畝淵渟不流則善興寺矣寺有僧三十號叢林然亦編茅代瓦其餘小小茅蓬散處巖谷中率皆單棲偶憩一瓢一衲齋鉢不繼則煨黃獨煮瓔珞粥食之往往異僧在焉恨不能徧訪而巖阿澗曲間值圜僬獨木為橋老樹縛屋落花不掃經聲琅琅為聖為凡吾不得而測也華頂為天台絕巔適當晴明臨望無際大海一盃錢塘一帶髣髴見之人言此山之高一萬八千丈宜乎萬山在下而四闢青峰插漢競勢爭高者頗多蓋台山甚大綿亘數百里如蓮華然衆山為千葉環羅其外而華頂為一房端然在中衆山高則華頂益高彼獨露一尖者皆山之小也拜經臺宜近佛隴太白書堂羲之墨池並屬附會惟龍爪泉沛發於峰巔差神異耳

華頂可觀日出而春夏多遊氛不能明了又余在羅浮勞山數見之不復留也遂還善興設薄供飯僧而去繞天柱峰行得小庵爲永明禪師入定處萬朶青芙蓉簇簇檻下凝眺久之僧餉黃獨數枚不啻懶殘芋也仍至寮嶺下西折取石橋路路出兩山中委婉幽折山上皆蒼藤古木奇蔚陰森異花無名香草無種悲猿嘯石幽鳥哢風春行如秋晴行如雨如是者數里乃達於石梁石梁兩山相夾如門重扃內有千澗之水滙爲雙溪洶湧而下勢不得洩不知何年巨靈運斧鑿開山根疏通水竇而故留崖端尋丈以表神奇於是飛瀑從天奔騰跳蹙望梁而陷一跌千仞注於淵潭雷翻轂轉復躍而出夭矯蜿蜒墮於林杪蓋山本連也因瀑而斷不斷不見連之奇水本懸也因梁而折不折不盡懸之妙他瀑布雖極從高瀉下而已宜不能與此山爭名也梁雖狹不甚長余一見竟欲度之行未半爲僧所持後見輿人往來自如頗悔然亦不能再度矣從梁下涉澗趨下方廣出銅殿背踞石縱觀者久之乃還上方廣宿焉方山言斷橋珠簾之勝質明曳杖而前北踰小嶺復下四五里至斷橋兩山不合者數武巨石錯布約畧如橋瀑出其中疏爲數道墜於一潭有聲鏦然名銅壺滴漏云又下二里爲珠簾泉坐泉畔不見其奇自崖下取仄徑穿篁叢中至泉對面始見萬斛明珠自天傾瀉輕若無聲柔若可捲從風搖曳飛沫著人面上層石壁橫

歛水披覆其上，自然成文，如閒花羅綺。石梁之瀑，銳師十萬，跳溢無前，而此則雅歌投壺，春容瀟灑，是瀑之至文者也。尋玩移晷，還坐雲華亭，題名鐫石而去。西南行可二十里，得萬年寺，是唐普岸禪師道場，形勢極佳，八峰聳翠，雙澗縈青，芳塘綠疇，曠然平衍。濟宗無礙師主之，年八十餘矣，白髮垂肩，兩目不見物，而清談娓娓，孤鐙獨照。會天雨，留再宿。雨稍止，遊九里溪，溪路荒寒，悄無人跡，越奔流，厲石齒，竹樹蒙密，上不見天。復踰嶺觀龍潭，削壁百尋，雷轟刀劃，懸瀑自其肩盤注於蒼潭，白晝風雨，仰望奇峰攢列，崟岑憝開，此地自來遊人不到，雨後漏雲，濛濛落葉，深二三寸，滑不受足，蝸旋而上，猿挂而下，穿虎窟，探龍宮，窮幽極險，斯亦好事之過已。是為四月朔日。次日晴霽，自萬年南行十餘里，上通元峰，是韶國師道場，昔密雲禪師開法其間，號師子窟，今荒涼特甚，禪宿雖穆，學衆四五人居之，炊煙時斷，云地寒難棲泊也。又南十餘里，得桐柏宮遺墟，是道家金庭洞天也。紫霄華琳諸峰，聳躍環抱，石髓金漿，琪花瑤草諸藥物，多産其中，自葛仙公司馬子微之徒居之，人主加以隆禮，而宸翰天章，照耀山谷，璇題賁棟，塡溢澗阿，今皆鞠為茂草，惟存三清殿一間，雨淋天尊面決下蘇蘇，有宦家子葬其處，人言宮觀之廢，半由此。自人之惑於堪輿，貪得吉地也，而可以勢力攘奪者，無所不為，乃至佛刹仙宮，亦公然掩取而埋其骨，罪之不圖，福

於何有吾惡其貪亦憐其愚耳此地有唐宋碑十餘通徧求之不可得夷齊二石像儼然並坐孤竹子何得在此然像甚高古有脫屣萬乘之槩度非二君不能當有疑為劉阮像者妄也從桐柏西行上小嶺山勢一變皆峻嶒骨立拔地千霄緣崖數轉樵蘇路盡忽見危峯四插絕壑中開則瓊臺雙闕在焉瓊臺如一莖靈芝草柚獨立唯峯腰有懸磴可度但上下絕壁一失足即墜九淵余賈勇而下方山人躡繼之頂踵相摩攀石自縋既度危磴復牽挽上瓊臺之巔罡風蓬蓬白雲在下恍惜化人而升中天之臺矣臺旁有馬鞍石仙人坐俯臨絕壑望雙闕在對面兩峯對聳靈溪在中如龍門鑿而伊闕開也欲從下谷底循溪以出而瓊臺上豐下削非懸縋千尋不能到地復尋故道還嶺頭由闕東山巔穿石罅以下杖底有天足前無地直下萬丈得平坡而休回望來途但見青壁一片究從九天飛下矣時已薄暮亟就與抵護國寺宿焉寺近桃源村塢聯綴平田淺渚落落清疏院主夢帆洞宗人也天懷坦率不作世俗應酬清晨斗笠草屨導客遊桃源過鳳凰山秀峯數疊是錢武肅後人族葬處經桃源塢清流灣環欲去復止所謂惆悵溪者也溯溪而上削壁嶙峋劈斧橫皴別一畫筆蒼黃相間層層古錦溪有九折愈折愈高山罨源窮望若無路飛梯一轉靈境豁開溪流時作懸瀑時為平瀞數折之後瀑如晶簾潭如玉鏡雙女諸峯纖纖

倒影是名金橋潭遊人至此而止余更捫蘿上數百步見雙崖逼仄一洞深窅飛瀑瀵之道盡乃返恨不得更上一層然正以幽深無際為佳耳下山路每愁易盡獨此山以曲折故如重門深鎖步步留人又如十幅畫屏段段幽異山水信自佳絕而文人詞客因劉阮故事輒作情語了之爾有仙姝不見山水也出溪與夢公別即擬遊寒明二巖念雙闕之勝未窮意殊耿耿乃復道瀑水窮至百丈巖循崖而行者無蹊徑崖斷則走溪澗中躡石絕流以進石或如劍梳如筊筍平時萬無著足理茲乃騰躍過之石窮取崖崖窮取石左窮取右右窮取左鑿空闢路者五六里疲極忘疲險極忘險則以奇峯紛來應接不暇或如金莖獨聳或如旌節對排或仙掌招而佛髻舒或橫帆展而危檣立愈入愈奇必欲造瓊臺之趾而後已無如溪路既絕崖腹雙剖飛瀑下注為龍湫其深不測一巨石斜壓其上欲落不落則途窮於是矣遙望瓊臺玲瓏縹緲迥在層霄使非曾陟其巔必謂仙都帝居非控鶴驂鸞不可至也昨日之遊仙乎人乎世必有疑之者矣雙闕巍矣自瓊臺俯瞰之尤佳瓊臺奇矣自雙闕仰視之尤妙蓋必再至而後其勝始盡信遊之不可以草草也既返而休足力憊甚宿三茅庵斗酒相勞明日西南行二十餘里飯平頭潭望紫凝山橫如陣雲方言謂岫之突出者曰岊東有青山岊西有荅溪岊西岊亦名嘯天龍尤奇特又西南行過

浙西嶺見會岡疊嶂中有良田百頃居人汲清流而耕白雲定不知此世何代也過孟湖嶺即見三峰崛起雄猛儼然縱理裂麻披披透骨山勢又一變矣繞峰而西為寒巖東為明巖實一山也寒巖在萬仞岡頭一獅端坐張口為巖巖平廣可容數百人是寒山子晏坐處泉垂垂如簷溜左右石象鼉蛇一石拔地四五丈斜屬於巖弓彎虹蜷名鵲橋並巧妙而此巖勝處要在卓立半空有龍跳虎臥石破天驚之勢從前幽冷耳目到此一新是為快耳明巖藏深壑中合掌巖最奇兩巨石側立相湊如龕形透天一綫壁上石紋作白貍捕鼠乃酷肖其旁偪仄晦昧類龍所蟠旋言寒拾隱身未必然至閭邱馬影則小兒語耳壁面峻削俯臨谷中如高城深塹一石筍可方雲梯八寸闊一人當之千人不能上也朝陽達摩諸洞俱寬廠明潔明寒兩寺並宜在巖中今乃在巖下舍天成石室不居而別立屋宇何耶方山言自寒巖西去二十里有河允龍潭絕怪險自明巖南行十餘里至查山林壑尤美聞之欣然欲往而僕夫言痛脊糧垂盡不得已就歸途矣赤城山去縣最近而未遊取間道登焉山不甚大而亭亭獨立不與衆山為伍削成四方如金城百雉不可梯攀上石殷紅若花不蝕白雲青松之巔橫露丹采興公所以有霞標之目也上下二巖外無餘土故僧就屋焉一塔冠山巔是蕭梁時物頹缺固宜而意象甚古洗腸井殆出傅會方山言

山産銅處多生韭良然自國清以北皆走會岡疊峯中不見山川條理茲峰頗四望水源山脈向背分明城郭村墟了然在目山小而最著名有以也夫歸休八佛菴稍序次遊履積作詩篇會天雨淹留數日比霽且行矣念東蒼一帶未到意殊耿耿乃復邀方山同遊東行十里過雞籠山斧削數峰亦甚秀異又十五里宿慧明寺寺在蒼山之麓斐亹醞藉有智者大師手書方等陀羅尼經四卷前三卷久亡宋僧元通倣大師書補完之別書後一卷備亡失相傳嘉靖中台守譚姓者復取去大師手書一卷今存者皆元通書余反覆諦觀見第四卷筆法精勁神采奕奕知大師手蹟故在譚守取去者乃元通筆耳陳隋人真蹟在世絕少今頗見楷字數千復是肉身菩薩指端所出信異寶亦法寶在處當有天龍護持見者但可頂禮讚嘆慎勿生偷奪心也又有天福年間所鑄鐘甚精好寺北澗道如白虹與僧窮其源得兩龍潭殊幽峭僧言蒼山故有九龍潭此小小者不在潭數余益欣躍明日復東過榧樹嶺為謝氏族居是宋祥興太后家也有裔孫攜果落追至杳楓巖為客導遊所謂九龍潭者絕異初潭唯一二潭有二三潭有三乃至九潭有九錯布二十里中實一澗之水衝激所成竝在絕壁之下洛青湛綠深不竟底初潭最深梅雨崖逼蘇類猨狖相拂潭藏巖腹沈沈如在甕中幽陰凄凜天地改色五潭最雄快峭壁翼張瀑布正中垂下雷

轟雷激。目不得瞬。波如沸鼎。吐沫成珠。並海內奇觀。而石路巉削。悉類龍爪劃開。殆
龍自為出入地。吾輩强側足其間。自取艱窘。然龍之門庭堂闥。性情嗜欲。亦彷彿見
之。人言潭龍最靈。歲旱禱請。金鼓作聲。則潭水涌起數尺。持杯水出。澍雨立應。自五
潭以上。益險峻。攀援無路。余亦不能窮也。仍返慧明。議遊螺溪。明晨霧濛濛欲雨。輿
人請毋行。余堅欲往。還過雞籠山。折而東北。訪龍鳳松。已無有。雨大至。走避民家。因
飯焉。雨小止。趨黃墰。短衣持蓋。溯溪而前。卵石碁布。取路石脊。大類雙闕中行。而雨
溪溪下。石滑每不留足。危險更甚。山亦益奇。層峰刺天。雲不能蓋。東西白水懸挂半
空。莫測修短。雙巖貸削。鬬靈競巧。如帝青之寶。磊砢裝成。蟻行立壁。過大石門。見一
奇石卓立兩峰中。尖圓乃酷類筍。而蘿帶蒙絡其巔。從風翻舞。天然巧妙。猶嫌倚
觀未盡。復翦棘闢路而下。溪盡得潭。自潭仰視。筍愈秀挺。而瀑布自筍根側出。作上
下兩層。穿注於潭。潭旁轟崖裂石。雕鏤鮮曝。大略如雁蕩五龍潭。而峭拔復過之。奇
矣妙矣。觀可以止矣。出宿黃墰民家。明日從東嶺再過國清。訪祖憲和尚。縱談世外
事。倘徉於瀫聲擣影之間。竟日乃返。蓋幾一月。而台山之遊略遍。雖得十五六。頗多
前賢所未到。余於此山緣亦不淺矣。潘子曰。吾今而後知台山之大也。吾足迹半天
下。所見名山嶽鎮多矣。大率山自為格。不能變換。掩衆美。羅諸長。出奇無窮。探索不

盡者其惟天台乎華頂高曠羅浮之飛雲峰也東蒼秀潤泰山之御帳坪也幽深蒼寒五臺之清涼石也螺溪刻削西山之秘魔崖也突巖峭特其霍山之天柱乎明巖詭異其勞山之華樓乎珠簾娟秀不減匡廬之三疊泉龍潭幽險豈遜九華之魚龍洞桃源儁秀有武夷九曲之勢赤城綺拔有丹霞萬仞之規國清之靜深可以敵曹溪桐柏之蕭遠可以儷句曲至若石梁飛瀑之雄奇巧妙瓊臺雙闕之靈異清華吾徧擬之而不得也則台山之獨絕乎台山能有諸山之美諸山不能盡台山之奇故遊台山不遊諸山可也遊諸山不遊台山不可也余邀庇於山靈風日晴和雲物開朗小雨輕陰不礙遊屐方山豐鍊勝少年人瞻嗜奇過我山僧野老一見皆如舊識天緣人助兼而有之得以冥搜幽討盡酬夙願若夫三十六峰二十七溪四百八十寺之勝不可勝窮大地鋪雲雞鳴出日驟雨灌谷積雪封山之奇不可勝覽金松巻梅雲芝風藤千歲之苓九節之蒲不可勝採乃至曇猷定光豐干代病之流許邁羊愔張伯端白玉蟾之輩今豈盡無其人而龍蛇混雜隱顯不常必非一宿一餐所能叩訪異日盡撥塵累齋心鍊神荷衣箬笠翛然而來逢山便登遇庵即住不計歸期不作去想庶幾盡遊之道而無為猿鶴所笑也夫姑記以俟之

遊雁蕩山記

海內諸名山。鴈蕩最後出而最奇秀。亦最僻遠。自天台而南。歷臨海黃巖抵樂清境陸行二百餘里。踰數大山乃得到。又僻在海曲。即生於其郡官於其土者。非特為山水。亦無從而至焉。人多言春遊天台。秋遊鴈蕩。余既至天台。則不能待秋。遂肩輿而南。五月初發黃巖。踰繡嶺。過盤山。抵大荊。遙望連峰嵯峨。意象雄異。如寶劍未出匣。已露光芒。距大荊里許。有石門潭。一山中斷。雙崖如門。水出於鴈蕩之陰。春畢來注之。門內外並成巨潭。空明湛碧。乘筏以濟。不啻銀漢仙槎也。過石佛寺。一峰屹立道左。名老僧巖。圓頂深頤。背面俱肖。摩騰未來。此僧先在。震旦久矣。西上得石梁洞。洞在絕巖之下。穹然高廣。臨望甚曠。而中窈黑難盤礴。洞口一奇石。蜿蜒如龍首垂地為洞門。尾屬洞壁。所謂石梁者也。洞下故有石梁寺。久廢。一僧棲之。門徑在疎林曲澗中。殊有佳致。南出過謝公嶺。舊有落屐亭。云康樂至此而返。踰嶺得平路。折而西。忽見兩壁對聳。如行天闕中。左右皆斬崖千丈。雷轟斧劈。駭目驚心。左則寶冠巖。龍拏雲表。石理皆直裂。如剖蓮甕。合珠巖重關夾石。懸而不墜。雙筍峰出地。蟠龍鸞。當齋。奮石則照屏巖。壁立造天。尊如負扆。初月洞在其址。洞口片石垂若覆雲。幞頭巖飄拔隱起半壁。虛懸下闢。上合關路。既盡得靈峰寺。寺在大盤之心。正對關門。諸奇峰攢簇環立。其尊巖雄特。如龜昂頭向天者。曰石瓶巖。巖側千尋直裂。中有洞甚高

飛梯千級而上水簾垂垂視天一綫曰羅漢洞其軒然聳立宛頸昂咮若將飛者曰鳳凰峰一屏五摺如人駢立而數其背者曰五老峰其稍高而離立者曰三賢峰有洞正對五老曰五老蠱亦曰南碧霄其巉巖而玉色者曰白頭巖巖頂有石上豐下削亭亭孑立者曰靈芝峰其斑駁而踞崖者曰蹲虎峰隆脊而曲喙者曰橐駝峰寺左有澗臨澗一巨石甚圓正橫理中分曰果盒巖一小穴恒有風出如鼓橐籥曰風洞澗受懸瀑瀦而為潭其清徹骨曰照膽潭稍上受瀑更壯聲如風雨驟至者曰白雨潭自潭仰望見諸峰頂有石曰鬬雞曰利牙曰仙人網曰犀牛望月皆曲肖諸峰皆奇而靈芝縹緲秀削四面望之皆有好致諸洞皆巧而羅漢洞高而不寒幽而不晦有泉而爆無日而明於棲禪最宜此則靈峰之尤靈者也雁山舊有十八剎靈峰其最著者頹廢已久近乃有僧即故址立屋宇稍可棲泊余遂頓行李焉盡遣夫從獨偕人瞻弟與寺僧柏林躡屩曳杖從容按詩循澗而西一石筍卓立百尋甚秀偉曰觀音峰峰側有淨瓶童子鸚哥諸小峰環繞非一覽可見峰足有洞寬敞明潔僧立殿閣其中是為碧霄洞洞前秀壁駢列如人露頂矗立不知其數者曰將軍巖又西一石筍特立曰大筆峰連峰騰驤而下忽爾轉顧如勒奔馬回頭向人者曰五馬峰峰下有寺蔚然清幽曰真濟自靈峰至此三四里皆行清溪茂樹中兩旁巖岫可

愛者甚衆大半無名名亦不盡稱自此更西走南北閤出鴈蕩之陰林巒尤美恨不暇窮也還宿靈峯寺翼日循寶冠而南列嶂里許霞標錦錯有巖平正如砥曰石碑有洞明敞曰朝陽復過一小峯折而西則淨名寺在焉谷口一峯戴石曰頂珠寺所負峯曰荷葉頂平而趾削半不著地迤西兩嶂相嚮曰霞城石城並偉麗奇特一斧削成峥嶸萬丈直中繩而方中矩金墉鐵甕恐當遜此天險耳循城足行仰望兩崖相逼處裁闊丈許名一綫天老僧以為非是引入北壁洞中洞口彎如弦月望外山如丸正塞洞門敝天不盡二三寸許乃眞一綫也靈峯洞之一綫以直裂為奇此中一綫以曲垂為巧若從壁下觀則濶略甚矣洞中又有泉散落常如密雨亦名水簾谷更西為維摩洞軒豁可居城壁盡處有石橫跨兩崖為仙人橋諸小峯可名者曰槃杅曰蓮花曰鷹而蓮花峯上廣下狹狹處可周匝旋繞曰行道廊此段巖谷不甚深廣而遒緊峭拔有石破天驚之勢故為佳觀寺造自明季尚完整名賢手蹟猶有存者鴈山志獨此寺有之尋覽移晷而去出谷西北行過響巖兩山對束作小峽人從峽中行杖屨皆有聲呼嘯輒應出峽見崖端一石如老翁掀髯側耳名聽詩叟神情酷肖卧龍溪自靈巖來明淨如玻璃盛露澄潭凝綠又如雨後碧天人間水無清於此者靈巖尤諸奇峯所聚初入谷口即有鐘鼓兩巖夾立左右鉢盂峯突兀淵旁

僧拜石傴僂岡上。至寺門山益雄放。不可思議。展旗峰橫濶而側薄。如軍中大旗天柱峰雄拔孤標。穿天心而透月窟。雙鸞峰頂有雙鸞。勢如軒翥。玉女峰絕世獨立。貴而不媚。獨秀峰端直秀挺。神寒骨清。卓筆峰豐管修毫。鋒穎犀利。皆石筍中最奇拔者也。寺後一峰。頂平面削。如塗丹彩。名平霞嶂。循嶂右脇上。得一洞。兩壁相轄若龕。龕頂轄而不合者。有石龍陷入。正補其缺。蜿蜒飛動。狀若真龍。尾卓雲表。首垂洞腹。懸鼻如瓠。伸一爪護之。鼻端兩孔。一孔出泉如珠。數刻乃下一滴。盛以石盤。其涼沁骨。曰龍鼻水。天下奇觀也。小龍湫。遙望不異常瀑。從谷底捫崖而上。直造湫側。方見瀑水從空噴落。不著崖壁。煙霏霧擾。迴翔而下。注於湫潭。砰磡震越。飛沫四出射人。亦甚奇偉。第為大龍湫所壓。便在他山。居然第一流矣。天聰洞在展旗峰後。複壁中人無到者。余拉僧披灌莽得之。路絕峻險。入洞尤逼窄。如永巷中。上立梯。脫躧並運梯盡路窮。忽見日光側漏。錯列三孔。周圓如窗。窗外翠樹森挺。俯臨巨穴。深不見底。或云下有仙田。溝塍隱然。窺之正黑無所見。洞深曲有耳形。故名天聰。上見三孔。亦名天窗。於諸洞最為詭秘。但不可居耳。洞後一峰。名小展旗。蟾蜍伏虎白兔之屬。皆如刻削。安禪谷絕高敞。最初開山僧居之。既乃就平廣處為寺。寺宏麗無比。今廢盡。獨見其故基。峰環岡抱。形勢絕佳。法棗上人方謀興復。郡侯首布金。令立屋買田。當

有端緒耳。山中民居絕少。獨靈巖下有三四十家。緣岡帶澗。籬落隱隱。瀼雲綠樹中。時聞雞犬聲。殆非人境。西至馬鞍嶺。奇巒秀壁。應接不暇。惜不得其名。石屏風。小剪刀。鷹嘴峰。粗可指似。觀音髻。絕高。海船依為標準。層層縮來。頂入天心。常在雲氣中。不甚明了。自馬鞍嶺以東。謝公嶺以西。為東內谷。峰樹澗瀑。雁山諸奇。十得六七。踰嶺而西。勢稍疏豁。惟大龍湫為天下神物。亟欲往觀。會天雨。趨羅漢寺休焉。是日端午。僧具伊蒲作供。角黍藜藋。別一風味。寺門巖上有飛來羅漢。云自漳州附海船來。飛上山化為石。濟僧就崖取之。夜復飛上。乃止峰頂。誦經巖云有童子樓焉。經聲隱隱。雙髻峰兩玉筍。屹立天際。芙蓉峰。翠石駢聚。如千葉花房。獅子巖於懸崖上透兩孔。勃勃欲撩天也。寺既幽靜。而雨連綿不止。遂留信宿。小霽。過能仁寺。觀燕尾潭瀑。不高而甚壯。落處有巨石當之。遂歧分而下。如燕尾。亦異。凡瀑。戴辰峰。火燄峰。將軍巖。俱籠宿霧中。此地無奇峰怪石。而面勢宏敞。土脉完厚。遂闢能仁巨剎。盛時至有田二萬七千畝。分八庵理糧役。今乃掃地赤立。院主漢梅經營二十年。草創一殿。猶未就。物力之難可知已。漢公年七十。健甚。赤脚導余遊龍湫。溯錦溪而上。溪純石為底。稜稜露骨。齟齬處。水激之。潺潺然。溪盡一巨峰當路。其高敝天。如修羅舉手欲障日者。剪刀峰也。峰頂裂為三。其旁出者。鋒銳而微曲。凡兩裂痕。一見則一隱。皆隱則

峰橫如帆復名石帆帆隱則峰直如柱復名天柱八面皆奇者唯此峰與靈芝耳入谷則峭嶂橫天如入甕腹是名鐵城水濺濺鳴澗中循澗行久之神寒氣凜峭壁一轉忽見萬丈白虹從天飛墮迫而視之逶迤繚緲如煙如雲盤旋糾結而下潭廣可數畝瀑擣之如轟雷潭水皆起躍人嘯呼則谷風應之水益壯漂沫射人如暴雨驟至百步外衣裳皆濕瀑與嶂離空懸無著放縱自如或直下如拋萬斛珠或橫灑如垂一幅簾或倒捲如龍騰虬躍或迴旋如轉轂翻輪神矣哉天下未嘗見此水也書家言捉筆欲懸腕中鋒則作字縱橫如意此瀑正以空行出奇殆如長史醉僊生龍活虎他皆死蛇挂樹耳瀑右有水簾谷源高與瀑齊作散雨飛下屑玉飄珠綏綏灑灑亦自儁妙正如畫水不能第一去而畫火也忘歸亭正占勝處觀不足亭兼覽龍湫天柱之奇惜皆無一椽詎那亭尚存尊者像眼直上視瀑不瞬想見立化時也出谷天益開朗左巖上雙孔谽谺名閻王鼻稍下一峰翹首嶽嶽為瑞鹿峰經瑞鹿寺廢址望千佛巖如排萬笏如攢千營樹巖獨壯偉如枯槎兀枿磊砢千尋道松洞在深篁密樹中高涼宜夏僧亦不能久居也經錦溪過龍湫庵憩天柱寺寺廢且百年僅一茅蓬雲峰上人居之常雲峰在寺後其高冠諸峰雲氣常蒙其頂適浙明莪析盦見雲公能詩相對無俗韻日暮別去仍返羅漢謀遊鴈湖湖在鴈山絕頂路久荒

叅僧皆言吾輩老此山無識鴈湖者荆棘没人毒蟲塞路縱得至頂亦無餐宿處萬無住理獨漢公言崇禎中吾師卧雲曾結茅湖畔吾以省師故嘗再至焉粗識其徑必欲往者吾當導遊余甚欣躍次日天雨余默禱於諾那尊者及龍湫之神願得一日晴會漢公遣沙彌自性持紙來索書余念漢公老不欲煩以登陟問沙彌識鴈湖否答云不識但春間太守劉公欲往曾遣人焚林薙草當有徑道可尋願腰鐮以從余益喜明日雨果止而山尚出雲余奮不顧策杖而前自性為導栢林及人瞻弟與二僕從踰東嶺折而西北過石門寺甚見諸山如崇墉壁壘閒合雲氣中大獅巖猙獰踞道右象巖盤卧在左望天貓脊首高昂皆有生態過此山漸峻路漸荒又北上三四阜益陡削無着足處攀石石走牽藤藤斷栢林疑路非是沙彌言草樹有翦伐痕不誤也復賈勇而上過數巖見山頂周遭如城意鴈湖在其上而城皆斧削壁立無路可上兩僧先行探徑折而東北久之自性却回言道果不誤但險甚此去有三四削巖已難超越更一大巖吾輩亦不能登也余言姑至絕險處必不能上乃已復自力過削巖弟僕皆不能從至大巖則果無路念已冒險至此必須尋湖落處以沙彌輕矯豢令先登得湖乃報余與栢林坐待之久而不還栢林有懼色俄聞巖上大呼則沙彌還報言已得湖矣余問道路若何答言唯此巖難上過是即平坦余遂盡

鉤攀躋。亦頼沙彌牽挽。竟得上。栢林復不能從。既濟險。得平岡。快甚。道出孫臏上。左右皆絕壑。所見益奇。道旁多巨跡。沙彌言此山羊跡也。俄見羊數頭。大如鹿。或白或黃。叱之而散。湖中鴈一羣。見人沖天飛去。山頂道反平熟。如有人往來。蘼草羅生。垂手可擷。新掊黃土數坑。細滑如麪。石上苔文。如雲如花。見一石橫卧。如倒大樹。則鴈湖至矣。山頂平處可百畝。兩岡隆起。中微窪。如硯受墨處。為湖。湖有三四。葑菁叢生其中。不寬而甚深。總在數百步內。水從兩頭分落。舊傳頂方十里。其水四出。為大小龍湫者。皆妄也。山頂皆尖突。此反凹下。如仰盂。高山常之水。此絕頂乃有數湖。意必有天龍蟠伏。仙靈往還。非常人所得褻近也。山巔望數百里內。皆在掌中。值天陰。不能極目。但見大地皆鋪白雲。雲中時露尖峰。如海中孤島。四顧皆削壁直下。千溪萬澗。埋藏雲氣。但聞水聲砰磕。天風海濤。震蕩心魄。升崑崙而排閶闔。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歸途飄飄然。御風而行。連下數巖。見諸人。如光音天人下地。與凡夫共語也。下山路尤險。半憑沙彌肩以行。所見奇巖怪石。皆不知名。薄暮抵石門。急蹋果擔抵羅漢。已上鐙矣。是役也。微沙彌幾不濟。蓽路藍縷。策勳第一。贈以二絕。令其可傳。然天欲雨不雨。路如迷不迷。信有神助焉。自羅漢至石門可五六里。石門至大巖可十里。巖上至湖可四五里。一日往還。亦不甚困。程子言生平愛惜精力。留此處用。旨

哉言乎。賀曰。漢梅雲峰來賀撰柏林請遷靈峰。余意尚欲遊靈雲寶冠古塔飛泉諸寺。皆言飛泉路甚高。且無他奇。餘剎皆無居人。可無往。余念既登鴈湖。餘亦可略。獨眷眷大龍湫。不忍別。乃復邀雲公。從華嚴嶺過溪。再至龍湫。雨後初晴。諸峰巒皆如新沐。瀑水益壯盛。且有風。人行谷口。即沾飄沫。瀑大數十圍。強弩十數。跳溢無前。奔滾飈馳。人不得面瀑立。趨忘歸亭畔側視之。水橫掃過潭十餘步。如相擊者。循潭右倚巖仰視。見瀑落巖端時。即噴出二三丈。乃下墜如釣竿垂絲。非因巖頂縮入。乃空懸也。雲公言瀑源甚遠。龍湫背上。故有白雲庵。庵上尚有一重瀑。奇勝視此。名上龍湫。湫溢為澗。澗盡處有石檻截之。水怒甚。自檻躍出。故能橫噴若此。又言瀑變態至多。風或舉之。使不得下。或拂之使斜飛。或颺之出谷。不知所之。日照之。或作五色組。冰凍之。或作百層塔。神哉水之變乃至此乎。巖腹有張瓌唐張中苗振常鼎諸人題名。余立湫內。向外觀瀑。適見之。鴈山頗多先賢題名。南碧霄洞有三四十行。最古者有開元二年太守夏啟伯到山建寺云云。今人都不省錄。輒欲作志。亦已疏矣。問龍湫背路。云從道松洞上數里方到。白雲庵久廢。此路遂絕。他如靈巖頂上。尚有石梁石室溫泉劍峰泉南北閣。有石佛散水崖之勝。俱未及到。道假尚多。獨鴈湖千百年遊客無一二到者。余乃登巔造極。差足快耳。余觀天下山水。莫佳於浙東。浙東山水

莫奇於鴈蕩凡山皆橫鋪而鴈蕩之峰獨卓立凡水皆著石而鴈蕩之瀑獨空懸他山土石相半而此山純石不帶沙土他山雖峻猶可攀登而此山筍抽壁立可望不可上他山奇峰秀壁多不過十數而此山千圭萬笏不可勝名他山所擬物象約畧似之而已此山乃如刻如塑他山佳處皆的然暴露而此則深藏谷中外望若無奇者他山一覽意盡而此山探之無窮玩之不足四荒而外不可知若中土奇山故當推此為第一矣乃遠者既夢想而莫到近者又忽畧而鮮遊村樵野衲日對而不知其奇使節輶軒涉獵而難窮其奧是固有待於好事之探剔與文人之品題者也既返靈峰雨復作留五六日追憶所見各系以詩仍詳述為記貽諸同好或可當卧遊云耳

遊廬山記

域中之山自五嶽外匡廬最著名其山絕高大數百里皆見之臨江傍湖驛路出其下有事於江楚者必過焉然遊者甚少古來名賢題詠如林跡其所至涉獵而已大率之官舉使取便一遊乘軺馳傳吏卒守之勢不得窮搜極覽也余少閱圖志即嚮往茲山形諸夢寐頻年足跡半天下獨未遊廬山以為欠事今年春決策來遊遊黃山已即從饒州泛鄱陽達九江德化令紀秉乾余門生也為治艤輿具人力先過仙

居鄉訪文允言邀與俱遊允言少從其父鐙巖先生讀書山中數名勝如指掌工詩習禪禪衲多舊識欣然樂往遂以閏三月晦日同允言及陳甥周綸發九江出西門五里為濂溪書院元公故居在焉荒落無主者二十里抵山麓太平宮唐明皇所創以奉九天使者形勢絕佳宋元時尚宏麗多前代物白玉蟾之流棲託焉今頹敗不支黃冠拾薪鋤菜而已踰蛇岡五里至東林寺寺於山為最古遠公於僧為最高東晉以前無言廬山者自蓮社盛開高賢勝流時時萃止廬山之勝始聞天下而山亦遂為釋子之所有迄於今梵宮禪宇彌滿山谷望東林皆鼻祖也然而東林之僧甚俗畫地分門各營巢窟棄大殿令戍兵得居之弓刀挂壁柱支竈李北海碑間可痛也幸十八高賢像尚存長松清泉如挹道韻宿三笑堂側徘徊白蓮池夜分乃寢晨起上後山禮耶舍塔塔小而制古僧史稱佛馱耶舍舉鐵如意示慧遠遠不悟拂衣去似是宗門一流人然亦在十八賢之數則固同修淨業者也沿虎溪而西為香谷谷中有西林寺浮圖巋然林木清疏院宇明潔平陽之孫曾宗主之猶能整齊其衆力復寺田之侵蝕者昔何無忌訪西林慧永永衲衣半脛翛然而來於今無此僧矣廬山約有數層東西林是山北第一層最其淺者往時客至此亦謂遊廬山矣余則以為甫發軔也遂渡虎溪上香鑪峰尋白公草堂循澗而上山漸深秀竹樹翁鬱

庵院在山塢中者十數。仨見仨隱峰半得紫雲庵，僧言此古遺愛寺也。指庵後百步外隙地為草堂基。余以白公記審之，所云平地輪廣十丈，有臺有池者，似在下方寬平處，不應在此。祇以面峰腋寺一語指此當之。然未見紫雲即遺愛也。香鑪峰有二，一在山南，一在山北。山北者人罕至，余以尋草堂故址特至焉。境自幽勝，正不必以古蹟為佳耳。却行渡澗，得綠雲庵。庵藏深竹中，滴翠可掬。僧斯旨具午餐，且請為前導。上峻嶺，舍輿而步數里，至講經臺，云遠公講涅槃經於此。是山北最高處，回望大江如弓，潯陽城郭如聚米。允言言山徑舊多古松，人行不見日，今村民盜伐且盡，僧不敢言。余言於紀令，禁止之，并東林戍兵遷出焉。又前至大林寺，寺在山巔而平敞，多竹木，碧澗流於門外。臨流寶樹一株，柯條扶疎，垂蔭數畝，千年物也。昔白樂天夏月遊此，見山桃盛開，作詩歎異。余來亦當初夏，有山牡丹數十樹，作花爛如雲錦。詠白公詩，彌覺其工。主僧岡詹亦平陽之孫，留宿繩牀。明旦，傍澗西行三四里，閒皆茂樹，樹多作花，所謂司馬花徑者也。澗盡處為水口，兩崖壁立如門，水自中落。崖石層層刻削，如堆壘而成，輪囷離奇，不可名狀，雲霞所漬，都生苔花，助其蒼古。崖斷處豁然開廓，俯見平疇綉野，澄江遠遶，風帆歷歷，幽邃空曠，兼而有之，山中絕境也。傍有石隱庵，潔淨如書屋，令人有挂瓢終老之思，戀戀不能去。又西得佛手巖，巖空洞

如夏屋佛龕僧牀羅布其下崖端奇石側出纖銳不齊如覆手而見其指垂溜成泉涓涓滴滴如雨不斷折而北懸崖一綫下臨絕壑益險益奇石鑱竹林寺隸書適古相傳竹林有影無形聖僧居之山空夜靜時聞鐘梵聲明太祖以赤腳僧言見周顛仙與天眼尊者並坐竹林寺中遣使求之不得立訪仙亭亭下蒼翠萬尋奇石林立雲氣蓬勃天風振衣飄飄然欲遺世而獨立也巖畔高阜為昇仙臺有御碑亭勒太祖御製文敘顛仙事甚悉帝王龍興天人默相不可誣也自碑亭西至天池甚近導者謂當先歷山中央後統其邊遂折而南從赤腳墖至大蓮院院踞廬山之心而勢宏敞喬木千章行行挺直皆寶樹種也院中可容二三百僧亦一佳道場惜無主者又西至黃龍潭山益深境益異寺在大谷中一谷皆杉大皆十餘抱材皆中棟梁寺址故羣鹿所居明萬歷中有徹空禪師趺坐焉鹿以地讓遂成叢林巖畔一潭勺水耳有龍蟠焉時見靈異寺甚寬廣宿於層樓朝煙夕嵐出入窗牖詡詡然與天為徒矣寺有藏經是神宗皇太后賜裝裹皆大內物又有元人所畫羅漢十八軸筆意高古玩之忘倦翼日為金竹仰天二坪之遊金竹坪去潭四五里一路皆行竹中舊係新置一碧無際恭乾禪師愛其幽勝始結廬焉鄧文潔贊為之檀護遂成巨刹代有名僧眾常數千指其地背九奇而面鐵船泂巒環抱如砥運前香泉汨潏道樹森梢

惜乎主席久虛堂序翼然而鐘板闃寂為彷徨者久之乃登上霄峰磴道巉削步行頗崎嶇而境界幽絕道旁雜樹多作花殷紅縹碧種種鮮豔蓋此峰較大林尤高故彼花將闌此花方吐謂大林春歸復入此中可也峰西南為大小漢陽峰是廬山最高頂路荒塞未及上稍東則仰天坪其高亞於漢陽而地勢平衍略如仰盂土可樹藝有池有泉可用灌溉雲中雞犬別一世界向無居人鏡堂禪師始闢禪宇鑿石耕雲草衣木食非忘身遺世之士莫能久處今荒落甚蓬蒿幾沒人黃龍金竹仰天三寺皆創自萬歷中是時宗風未盛而禪門講席各自有人開山三師皆精勤辦道感孚人天能於窮山中作大佛事今白拂如麻而獅弦欲絕法運盛衰可見已欲宿仰天坪觀雲海變態苦無主者還宿黃龍津次日循太乙峰之陰東過廬林庵是石照法師棲息地高山之上有蘆叢生亦一異也又東過含鄱口山嶺中斷始見鄱湖眼界豁然又東南踰二嶺始至五老峰峰南面甚秀北面無奇而峰巔甚高與漢陽相埒五峰並列如筆格一一登其頂適當晴明俯視下方城郭川原如觀掌果澄湖與遙山相錯如繡風帆往來如豆如鳧可指而數允言云當明太祖與陳友諒大戰湖中及王文成大破宸濠時憑此峰觀之乃佳余謂以道眼觀亦一枰棊耳天修羅戰鬬時初禪不值一盼也俄而天風乍起白雲滃然四合身埋雲中無所見遂下峰走

荒榛中三四里至青蓮庵門徑甚幽雜花亦盛閒而主僧他出。欲遊綠水潭萬松坪不果。卻取故道。飯於蘆林。仍宿黃龍潭明日。仍由赤腳塲至天池寺寺以太祖勅建。故為廬山首刹僧官居之。嫺於酬酢而少道韻山境故自佳絕清池一泓在峰頂古墻蒼然蔓雲松杉楓楠。掩冉寺門。疊嶂層巒拱揖天際其最勝者文殊臺危嶠孤懸。下臨絕壑奇石磊磊如猿猴之下絕巘前時見聖鐙分合大小變化無方。朱晦庵王陽明皆見而筆之不可謂妄日暮天風驟起萬竅怒號夜宿小樓。搖搖如舟在波浪中山高壑大四面皆空故風力加猛乍至者多駭怖僧習以為常欲出候聖鐙。以風烈不果明晨過披霞亭道旁石刻甚多半不可讀。而裂壁內。橫鐫清虛靈臺四字。窺之可辨。僧言是竹林寺後門則誕矣自此至山麓可數里石磴曲折。老樹壽藤。蒙籠其上奇峰秀巖迴環掩映錦繡谷石門澗皆在其傍。令人一步一戀惜。山北之勝盡於是矣從此出官道。繞山之西三十里至通遠驛是走南昌道也道上見山隨步異狀。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者。於茲驗之。驛西有圓通寺。為宋初道濟禪師道場。白雲端圓機明皆嘗主之。後為應院近有古南之嗣雪堂居焉。始存禪席。雪堂本文士得法後焚棄筆硯操行精苦。脅不至席者三十年。安坐而化。今其嗣某庵亦能苦身律眾。不以佛法徇情留余輩焚香枯坐。不殊歐公夜話也。又南三十里入隘口。則南

廬境折而東見山之南面經柴桑橋過淵明故里有濯纓池醉石遺蹟存焉采菊抱琴之處彷彿見之又東至歸宗寺寺故王右軍宅有洗墨池甚清澈寺後金輪峰亭亭聳秀矗立雲表萬松環之寺在翠微中高廣明淨唐時赤眼歸宗最著名宋真淨應庵開法於茲奔走龍象大儒若濂溪晦庵皆與之遊明初寺已燬達觀禪師指枯松而祝之其松復生寺乃復興然法席今亦虛粥飯僧守之而已去寺三四里有瀑布名玉簾泉山徑蕪穢蓁棘嘗往觀之懸瀑如散絲隨風颺揚墜潭無聲最為輕妙對瀑有盤陀石可趺坐熟玩往年好事者築樓其旁今傾壞無居者還宿寺中次日至簡寂觀觀創自陸修靜道流世居之宋時尚有許堅錢朗輩著異蹟今觀久廢惟東嶽廟數椽黃冠陋甚不堪共語禮斗石搗藥臼皆在枳棘中幸有古松二十餘株云是六朝物龍鱗雪幹撇日干霄是廬山松之最古者撫翫移時作長歌紀之而去東望香鑪鶴鳴雙劍諸峰爭高競秀絡繹紛來將至開先寺遙見瀑布如千尺練曝於巖端至寺門則隱不見而夾道松杉參天交柯接葉陰涼沁人平橋可布茵席溪流潺潺與風篁禽鳥語相應和如琴筑焉院宇清潔不著一塵平陽之孫心壁主之修雅能詩以省親往滇南其徒桑浦攝院事同登讀書臺觀王文成紀功石刻攀高躋字大徑尺甚壯偉寺右百步即青玉峽瀑布所從落也匯為龍潭激玉亭臨之瀑

短而勢雄。雷轟轂轉。有石破天驚之勢。恨久晴未盡其奇。得雨當不減天台石梁耳。夕陽射林。瀑噴如雪。潭澄如鏡。石錯如錦。布席石上。飲酒盡一鴟。弟念輿中望瀑甚長。茲見其尾。未見其首。翼日。從復寺西上峻嶺。經姊妹石。過香鑪峰。憩黃巖寺。取仄徑至文殊塲。乃見瀑第一僊。裂雲而來。破壁而下。一白千尋。不見其底。太白所云銀河落九天者。甫足當之。蓋雄壯他瀑所同。高明茲瀑所獨。擅名宇內不虛耳。還過開先。又東至萬杉寺。寺枕慶雲峰。宋仁宗賜金成之。嘗植杉萬本。今杉少而竹樹鬱然。舊蹟存者。帝書徑丈四大字而已。寺亦久廢。近時剖壁禪宿鼎新之。今其孫大楚繼席。規制井井。尤言云五乳為憨山所闢。路雖險僻。不可不到。乃復東行。遙望七尖峰。纖削如抽筍。五乳列其下。拾級而登。可五六里。至法雲寺。憨師所手闢。遂終老焉。寺在峰頂而有池有田。刀耕火耨。可不乏食。百年來尚完整。推窗見鄱湖一口可吸。與而能嫵舞若此者。寺有丁鵬所畫達摩以來諸祖像八十餘軸。亦諸方所無。尤言訊其遠祖文山手書正氣歌。則失之矣。浚浚良久。還宿萬杉。翼日乃遊棲賢。廬山多大谷。棲賢尤寬邃。竟谷可十里。三峽橋當其中。絕壑為梁。溪水湍悍。就崖石為址。下圓而上平。工巧類神造。橋下有潭曰金井。窺之黝黑。深不可窮。峽石皆赭色。奮迅角立。水行其間。奔騰跳蹙。相搏相摩。盡水石之變。石亘一溪。如千營萬壘。水初出山。如一

旅孤軍推鋒陷堅奪隘而出。水本至柔至平之物。遭遇坎坷。恃源而往。百折不回。而至勁至奇出焉。志士仁人。亦若是矣。上流稍平處。涵蓄如方塘。綠沈碧淨。是名玉淵。神龍宅焉。又上為棲賢寺。寺後正當五老峰。癡骨蒼頑。如拱如傴。憑欄倚户。面面露奇。蓋棲賢之勝。兼山水。水之奇在三峽。以橋收之。山之奇在五老。以寺收之。昔人布置良巧。然寺久圮。天然禪師修復之。化後其嗣合子居焉。天然粵東孝廉。公車過廬山。有所感發。全家入道。道風被嶺南。是洞宗之傑出者。恨不及見其人。其子訶衍得法不出世。隱處近黃巖。梅求之訪也。五老之支南行盡於白鹿洞。地近南康城。敞南唐以為國學。朱晦翁以身為師。增屋置田。力請於朝。賜書賜額。遂為海內書院第一。迄今守其規不替。萬歷中。先曾祖守南康。洞學先為江陵相所廢。學田官鬻之。先曾祖亟議修復。重搆堂廡。召集生徒。還田數百畝。大有功於鹿洞。洞志詳載之。比至洞。徧尋古跡。見一碑崒然。刻先曾祖所撰文。備紀復學事。不勝欣幸。亟搨數本歸。洞主熊漁濱。南昌宿望。繼湯惕庵為山長。諸生濟濟。弦誦不輟。顧而樂之。會雨作。不果留。趨棲雲庵宿焉。地名觀山。所謂白鶴觀昭德觀者。皆不存。而尋真觀故墟。新營此庵。俯眺五老峰尤親切。是夜大雨。為停一日。雨止。乃為三疊泉之遊。東北上峻坂。崩艱澀。而山勢絕奇。麻姑大鵬鐵壁諸峯。皆石骨嵯峨。如屏如城。削立天半。酷似雁宕武

處。與廬山他峰不類過雙溪亭見溪流下合上歧得雨而怒洶洶皆作白波又上至五川門削壁對峙飛湍出其中幽險蒼寒不類人境覺浪禪師之孫文彧自燕湖退院結廬閉關焉束茇煨鐺類能遺世者溪源即三疊泉溯溪而進二三里可至石路崩塞久斷人跡須過溪登山頂乃得見之雨後水暴漲狹處猶難渡取木梯為橋橫跨溪上兩人挽竹為欄踐波而過允言年稍長余止之毋渡獨與陳楊行小憩凌雲寺以其僧為導從鐵壁峰之腋直造其巔石仄草深盡銳賈勇牽攀而上既登峰則彭蠡小孤潯陽大江都在杖底又二三里至懸崖側徑土名塘脛縴者乃見瀑布懸於對面如百幅冰綃搖曳空中又如萬斛明珠從天傾瀉盂峽求泉湧噴空而下都不著壁小頓復行分為三節一節直埀二節差曲三節更瀾而長以空行故初無定質風飄日映千態萬姿絕類雁宕大龍湫龍湫一道而此三疊似當勝之然龍湫下埀到地而此孤懸山心龍湫肩輿可至而此須攀藤附葛故遊雁宕者必到龍湫而遊匡廬者罕至三疊泉也唐宋人未知有此泉故太白子瞻都未得見元明人知有此泉亦多望崖而返余幸得見之非勇決不及此還宿栖雲寺語允言此遊不獨傲他人并可傲君矣近五老峰者二層崖木瓜崖皆可遊以雨將復作不果往遂涉相思澗抵甘棠鋪東北行由吳章山踰濂溪墓以歸九江環山一周可二百餘里益半

月而遊事畢云綜覽一山之體勢大抵土石相參山水相得亦頗相半主賓相當蓋得天地中和之氣獨王於江湖間盤礴數百里言其高則層峰插天雲雨在下然而山巔多有平土流泉隨地湧出可耕可鑿非如他山之高枯瘠而不可居言其深則重岡複嶺迷徑惑蹤灌木長林不見日月然而在在皆有僧舍笠屐所至隨意眠餐無迷窮之苦非如他山之深荒險而不可遊言其奇則孤峰拔地絕壁造天瀑落雲中泉懸空際然而意象古雅標格清疏即之可親復之無斁非如他山之奇詭怪而不可圖畫宜乎高人逸士棲託於斯留連忘返未至焉者夢想形思圖詠讚歎不置也茲山跨兩郡韋左司白樂天輩宦九江者僅至其北王子充王敬美輩宦南康者僅至其南周益公李泝之李獻吉輩雖嘗徧遊而繞其邊未穿其腹余以林居無事特酬宿願又得故人為地主同好為侶伴風日晴和興從便給故得從容搜討窮諸奇勝然而山深谷廣勝地無數精藍無數遊之累月經年恐未能竟茲來亦僅僅得其梗槩若夫漢陽紫霄之巔未及上石室禹刻未及探谷簾泉未及嘗聖鐙神光未及覩遺憾尚多俟續遊次第補之姑就所見作記及詩留之山中如東坡所云他日入山不為生客則庶幾耳

遊南岳記

五岳惟衡山最遠嵩華皆在帝都泰山當南北要路昔人多登覽焉北岳差遠而僻至者較稀衡山在洞庭之南去中州二三千里唐以前名賢無至者杜少陵望而未遊韓退之僅至山麓岳廟而已宋朱晦翁張南軒乃登祝融至方廣明士夫非祭告而至者無幾人惟增城湛甘泉以尚書家居八十一至九十再至傳為美談余來南楚專為衡岳之遊留滯潭岳間忽忽歲暮己卯春正六日乃自湘潭泛舟三宿抵衡山縣縣令郭璇英為戒輿夫湘潭石天半訂同遊以事阻待之不至十三日同甥陳周紱表姪吳勗初發縣寓出西郭門向在舟中望見蒼蒼如障雲者為支嶺所蔽近反不見行十數里始見之道中舊多古松日影不到地兵餘剪伐殆盡僅存數十株其補植者亦自楚楚可愛三十里抵岳市市在岳廟前有居民二三百家宿於萬壽宮晨起謁廟廟制舊極宏壯畧如帝居戊子歲正殿燬於火今就二門安神座 國家數遣重臣告虔視前代為隆重而棲神於門不稱祀典請於 朝復作寢殿使臣與守土事也為題詩致慨時陰雨連旬私禱於神求開霽飯後遊水簾洞洞在紫蓋峰之側自廟東北行四五里望見瀑布挂巖端甚明顯循溪度峽崖至其下瀑不甚怒輕明如簾簾盡處飛濤濺之有洞門在其中即道書所云朱陵洞天也崖間題刻徧滿惜志不載所云潛通羅浮者殊荒誕而境甚幽清宜於靜對恨勞無片晷不能

國學扶輪社印

久留、遂復東過重嶺、至九仙觀、觀在深塢中、岡巒迴抱、竹木蔽虧、足為棲眞之地、南岳九仙、不皆居此、今并肖像祠之、自唐以前、衡山羽流多著異跡、宮觀相望、自思大師振錫南來、懷讓石頭二禪師繼起、宗風甚盛、而道流無聞、迄於今、徧山皆禪宇。道觀僅存者九仙黃庭而已、近歲有李皓白者居九仙、頗有才辨、動公卿、觀宇田產皆其所修復、然非潛修默鍊之士、今亦不及見矣、還過岳廟西北行二里許、至黃庭觀、觀為魏元君修道處、在小峰之巔、聳拔無階、觀止屋數間、下臨絕壑、泉聲濺濺、出松竹間、境絕幽勝、元君為晉司徒魏舒之女。侍中劉璞之母、席處富盛、而能精思學道。名列上眞、非夙具仙骨不能、古來自有女仙一派、於今無傳、元君所傳黃庭經、文辭古雅、優於後出諸道經、今有石刻陷壁間、是近代人書。殊綿弱、當取停雲館帖右軍所書外景。鬱岡齋帖楊許所書內景。合刻置此、乃佳耳、暮還萬壽宮。明日小雨不果遊、巡行廟廡、求古碑刻、無一存者。使臣事畢例當刻祝版。吏胥輩輒磨舊碑以應。有司弗省也、午後稍霽、望朱明芙蓉天柱諸峰、紫翠爛然、夜微月、道士以元宵設酒醴、村人舞鐙殿庭為神壽、殊不寂寞、十六日。取古道上祝融峰、自廟西上一嶺、頗陡峻、就石磴級者十數丈。為千層磴、過石頭禪師墖、抵南臺寺故址、寺即石頭道場、為洞宗祖庭、明末尚盛、今僅存茅屋一楹、僧下就岳廟香火、僅一道人居之、可歎也、前過

三生塔是思大師藏蛻處台宗之祖也亦無一椽塔纍纍露叢下又上得福嚴寺寺在天柱峯下傍獅子巖是讓祖道場濟宗最先祖庭也唐宋尊宿住持載傳鐙者歷歷可數明初僧來復尚有二十景詩中葉廢盡田土悉入南臺近歲濟下有僧稍稍恢復今主者式庵宏覺禪師孫也居此十餘年道風頗振規制一新且為余同鄉人相見甚歡飯於其室以雪作留余宿余慮雪深將不能上祝融決意行寺旁有明道山房祠李鄴侯鄴侯居衡岳寺遇懶殘在煙霞峯下舊有書院在集賢峯福嚴廢邑人乃就寺側建祠割寺田令僧守之非其故也又上過讓祖塔數武即傳鉢院亦名磨鏡臺是馬祖枯坐處南宗行地如江河發源乃在此也地甚隘僧亦守塔而已又上過巳公巖觀音寺巖壑益深喬林樹蒲被崖間冬不落葉鬱然青葱而雪大作颯颯作聲沾衣撲面不可禁少憩鐵佛庵上祝高嶺嶺益峻雪漸積諸峯以次皓白經丹霞諸寺不暇入再憩南天門雪益深道旁石獅如玉琢就者亟取道至上封寺寺在祝融峯頂去岳廟二十餘里大半踏雪行頗寒冷而所過林巒隨步變態更成奇觀時時叫絕抵寺已薄暮寺皆鐵瓦沒不見脊主僧天掌梅山之孫適往江右宿其方丈燒榾柮滿鑪熯所攜酒飲之苦其易盡昏時雪止夜分乃有月光映入窗隙披衣呼陳吳二子起巡簷行見月色朦朧映積雪上光景奇絕為忘寐者久之明日欲

登峰頂僧言雪深二三尺不可上遂少需遣人下山取酒徐出寺門眺望千峰萬嶺一白無際深溝大壑處處平填枯樹變作瓊林荒榛化為瑤艸午後日光燭之晶熒灼爍不可名狀薄暮取酒人至言昨日廟前初無雪始知身在半空與世人隔絕晴雨明晦迥然不同也是日雪稍消暮猶與人酒質明鼓勇踏雪一里許至祝融絕頂憩司天王廟俯視下方大地山河融成一色七十二峰縱橫高下若瓊臺瑤島出沒於白銀濤浪之間昔詩人王冕大雪中赤脚上會稽山頂瞪目叫絕謂世界一白玉合成此峰高於會稽十倍所見故當勝之耳欲至會仙橋以雪深徑仄不可往復還上封東北至日觀臺所見不異峰頂有舍利塔禹碑亭所傳岣嶁碑者岳山實無此刻嘉靖間始出長沙守刻之岳麓篆體奇異難釋支離讖者有贋鼎之疑今反取岳麓本翻刻置此山靈有知當言我王庫中初無是刀也還至上封僧請俟雪解而行余知山高雪未易消且乘雪行更多奇觀顧路旁有石刻敲冰破凍千古奇遊八字知昔人有同此境者遂決意下峰至南天門折入西北谷中磴道停雪四五人幸凍不解尚可踐之行而巖壑益靜深林木益茂密怪石兀立道旁雪裹之輪囷擁腫樹枝西面黏雪大皆合圍或蹲或側望之如猛獸奇鬼巨竹為雪壓梢皆倒垂下屬於地如釣竿然皆平生所未見者可五六里至中山寺寺隔深澗泉流潺潺遙聞犬吠

雲中久之乃到。堂宇宏潤。盛時嘗容三四百僧。今寂寥甚。鐘板猶存。無主法者。舊住爾新雪竇之孫。退院住靜。聞其篤於修持。每一日夕。必背誦法華楞嚴各一部。宗門中難得如此樸實人。恨未及訪也。又西二里許。至九龍。取道深松中。磴道數轉。前臨深溪。隔溪見積雪中叠屋臨崖。疏落如畫者。為護國寺。寺左有飛泉下垂。平布石上。跨木橋以過。樹林森秀。峰岫迴環。最為佳境。寺盛於萬厤中。舊為傳戒之所。今亦替矣。循故道而東。至茅坪。有慈賢寺。亦臨深溪。前後多秀峰茂林。美箭叢籠其上。泉清而甘。故龍潭也。寺僧頗衆。主者蒼蔔。亦雲平陽法派。為余言開山僧本一健將。萬厤中失事削髮。入五臺積苦行得開悟。徧走滇黔。最後入衡。創闢此寺。未見碑銘。不知其何人也。寺境甚清。而天復雨。為留再宿。與陳吳二子。次敘道中所見。蒼顏皓首。聳立雲中者。為雪峰。切玉一片。瑩淨無瑕者。為雪坡。淺深明晦。互相烘襯者。為雪巒。弓彎鱗次。高高下下者。為雪田。庵窔欹斜。若隱若見者。為雪屋。重重累壘。直上梯空者。為雪磴。肥不掩骨。瘦或露鋒者。為雪石。素項輕勻。冰柯纖結者。為雪樹。鳳尾倒垂。欲起未起者。為雪竹。豐條扶疏。勁節挺出者。為雪艸。聽之有聲。尋之無跡者。為雪澗。鑿凍而汲。洌然清甘者。為雪泉。擬作十二雪詩。未暇也。此三寺在谷中。為大諸靜室。依巖傍壑。星羅棊布。不可勝數。潛修默證之衲。多隱其間。人不能測也。懶殘巖寂無人

居綠蘿庵是山茨禪師結茅處亦僅有僧守塔遂取故道仍上南天門欲往毘盧洞僧言徑狹多樹枝礙道難輿行而輿夫上下冰雪中良苦意憐之不復强也飯於鐵佛庵自庵以下無雲天大霽雲氣盡開諸峰皆見其頂俯視湘江紆迴作四大折繞岳而西風帆隱隱可辨遂從新道下山差徑而峻過吸雲伴雲諸庵皆有僧迎候為一啜茗而行道旁多石而少樹清泉瀉壁間縈絡不斷所言芙蓉峰上有泉水飛流如舒一匹練分映青林直注山下者即此是矣過甘泉書院地甚清曠惜無居之者甘泉但卜地於此亦未嘗居也還宿萬壽宮明乃為方廣之遊由岳市西行過止觀橋徑綠野清溪中十里餘乃上嶺嶺行五里許得西明寺寺旁多高松大竹瀦泉為沼蔚然清疏寺小而整潔居方廣中道少休乃進嶺漸峻山色漸佳蒼藤老樹縈岡覆谷夾道清泉奔瀉如奏笙簧道旁有秀壁鐫大字曰湯八其地尤佳翹望諸峰或半雲或微雲或掩雲中或露雲表開合不常瞬息萬狀踰小嶼大嶼始見蓮花峰百千小峰攢簇周遭如千葉大蓮花在七十二峰中為最秀其高與祝融亞純在雪中下嶼二里許至方廣寺寺正坐蓮花峰之心而地勢寬廣樓閣重疊四圍皆竹木清溪一道縈絡寺門洗衲池補衲石在其右鳴泉戛玉懸瀑濺珠天下絕境也地在岳山西北最幽邃寺亦最寬閑僧亦最衆惜非禪門晦翁南軒遊岳自山背上首至方

廣故有二賢專祠明代遊人到此甚少祭告使臣絕無至者遊岳而不遊方廣如弗遊也自此而北則有天台寺黑白龍潭白門諸寺在岳之背又有上下南溝余欲一至以徑路敧仄雪後踏凍行甚艱危輿人告困遂不克往翼日仍由西明寺出岳市側徑還縣衙凡十日而畢岳遊綜論一　山體勢東西綿亘數十里倍於南北故曰衡山衡橫也名為大峰五實則蟠天際地各自為高者甚衆不同他山一二大峰外餘皆卑小大峰雖多以祝融為主餘皆環拱輻輳不同他山之參差錯雜漫無主峰譬如牧伯之總羣侯大將之統列師有綱有紀不僭不散分之各自為雄合之共成其大南方高廣之山甚多而此獨標為岳有以也夫山勢嵯峨聳拔無峰不秀無泉不靈而未嘗以一巖一壁見奇又如大人長德包含衆美而偏長獨藝不以自鳴測之莫竟其端窺之莫窮其際也道書所稱洞天福地在南岳者不一所以余所聞大兵大寇自古不及岳山避亂者多得存活若有神靈陰護之者石皆戴土膚寸出雲雖孤峰絕頂皆有泉可鑿有土可耕故大寺院可以安衆而荒岡絕壑把茅蓋頭培竹種茶皆可易衆無持鉢乞募之苦小靜室無慮百千息心養道之士恒居之誠哉天地奧區與五臺峨嵋廬山天台同為佛國非徒祝釐祈福之地而已也余雖未獲徧歷諸巖谷而留連涉旬有名之地皆至視星軺使節信宿而去者差為過之登祝融

者。或訝雞鳴見日。或詡大地鋪雲。余初禱於廟。亦願晴明。乃天不輒晴。翻遇雪作。遂令於萬仞峰頭。快覩雪景。冬末春初。山本枯瘠。一雪而童岡焦谷。皆成銀海瑤臺。白蕈黃芽。悉為琪花瓊樹。生平觀雪。無有奇於此者。若夫觀日出。莫妙於勞山。觀雲海莫妙於黃山。余既悉逢其勝。而獨以祝融觀雪。得未曾有。且備歷陰晴明晦諸變態。似不徒以開雲霽雪為異者。岳神之貺我厚矣。姑就遊屐所及者記之。其未及者。異日或能再至。棕鞋竹杖。不煩人力。團蕉樹屋。隨意淹留。庶足攬真形而窮勝槩耳。

戴南枝傳

戴山人易。字南枝。不詳其世系出處。語操越音。數稱說劉念臺先生及酉戌間事。蓋越之遺民云。來遊吳門。年七十餘矣。蒼顏古貌。幅巾方袍。談論娓娓。喜吟咏。能作徑寸八分書。吳人傳客之。先師徐俟齋。性行高峻。平居閉戶。不見一人。特與山人相得。稱老友。先師暮年喪子。欲自營葬地。以告山人。山人曰。堪輿家言人人殊。且君無力延致。吾粗明此術。當為君求之。先師言先文靖公葬陽山。吾不欲離其側。子勿求諸他所。山人乃芒鞋箬笠。循陽山左右求之。久乃得一地。屬諸大姓購之不得。而先師沒。僅一樓繩。一孤孫。饘粥不繼。謀葬先師於祖塋。而族人不可。山人曰。吾業已為俟齋任此事。不得地。一日不了。於是棄絕百事。買小舟。遍歷諸山。郊舟所不至。徒步跋

涉高山荒谷無不窮探風餐水宿無間寒暑山人素不為人相地人亦無以是煩山人者獨為先師營塋費皆自辦之經年乃得地於鄧尉之西真如塢以告來曰地甚佳又在梅花深處與高士相宜地價須三十餘金無所出來先以十金成券餘將徐圖之會來有黃廬之遊山人募於人無應者乃矢願賣字以買地初求山人八分書者非其人多不應得者必厚酬至是榜於門書一幅止受銀一錢人樂購之皆稍稍集又相勞地當買者并買之凡四十餘金而地畢入來遠游歸驚喜過望葢吳下營葬惟卜地最難地師既鮮良者薄有名即高自標置喪家具舟輿備飲饌同相視三四年或不能得一善地先師既愍遺孤孫族黨無相關者來又遠隔百餘里於何求地既得地則葬費雖重猶易舉來於是力任之義故間有助者又費七十餘金而先師竟葬矣既葬山人復為之培土栽樹伐石立表又費三十餘金意猶未已山人酷貧寓無隔宿炊冬月常衣袷其求地也目之所營神之所馳無往不在是黧面繭足彷徨山谷中不知疲悴其賣字也銖積寸累悲歸之地不妄費一錢一蒼頭不能忍飢輒辭去寄食僧舍中語及徐先生必流涕人多笑其迂識其愚終不為悔至誠感人事竟以集嗚呼先師簪纓世家親族故舊甚衆身後鮮過而問焉者山人非有葭莩之親簦笠之雅徒以片言心許不惜傾身命以踐之無所為而為豈非天下之高

義哉充是類也殷頑之吞炭嬰杵之藏孤桃哀之併衣保安之積絹何所不可為山人不言其生平然大畧可知矣山人作釣臺詩至數百首有家不歸年八十避賀壽者之釣臺旬月乃返焉

贊曰越多奇士若唐玉潛林霽山輩義甚高山人其流亞與侯齋先生苦節五十年所遭逢多奇阨晚得山人力遂以克葬蓋有天焉然吳中第一義舉為越人將去念之令人慙士有一節而足以垂名千古者余傳山人不及他事然以不朽有餘矣

費孝子傳

子之致孝於親自盡其職而已初非欲有聞於人也自世有察舉孝廉之典旌表門閭之制而名利之塗啟於是有飾情矯行以干譽者然刲股廬墓諸事庸可勉強而為若夫變起倉皇死生分於俄頃而能奮身扞父蹈白刃而不辭則非至性天植莫克為之矣若吾邑費孝子之事可紀焉孝子名大受字任寓世居西操里父九湖母陳氏少有至性長而孺子之慕不衰孝事二親起居膳羞之節扶將抑搔之宜未嘗做古禮為之而事事合禮先意承志可以博親之歡者無不為也甲申乙酉間盜寇蜂起盜入人家輒執其主加楚毒焉以求貨或縛去施酷刑要重賂乃免賊至西操孝子扶其父母以避而父老憊為賊所得孝子匿其母而奮身詣賊曰此吾父也老

不任事請釋之而以我代賊不聽劫其父求藏金父無以應將兵之孝子以身蔽父賊怒將刃孝子孝子延頸受刃賊脅之數四終不捨父賊亦感動曰眞孝子也難得難得併其父免之聞其事者莫不嘉歎後十餘年邑令霍勳以綽楔旌其門將白之上官聞於朝孝子堅讓乃已孝子竟老田里以壽終有子文衡亦善士篤於行謹能世其家

贊曰吾宗吳興潘氏自司空季馴公貴顯其族今大盛所居曰全孝里全孝者謂遠祖綜也綜在劉宋時與父驃避孫恩之難父被賊所斫綜抱父置腹下頭面被四創有一賊語衆曰殺孝子不祥乃舍去父子俱免今觀賁孝子頗相類夫盜賊至暴悍也猶可以誠感則知至信格豚魚至孝通神明有必然者宜天之降祥常在其家也歷考前史若此者漢有劉平晉有司馬芝宋有東崇芳嚴晃元有樊淵賴祿孫等數人而唐則絕無豈果無其人歟殆紀載者之闕漏也故既為賁氏表其墓而復著此傳以備志乘之採擇焉

二烈婦傳

蔡烈婦孫氏福州侯官人明禮科給事中昌祖之孫女父諸生毅貽有高操與同里蔡其聰相好也烈婦有姊嫁其聰次子以仕而烈婦歸少子以位烈婦幼嫻禮則端

莊寡言笑。既嫁事姑婉甚謹。其聰成進士未仕而沒。家酷貧。以位棄其業與鹺商同事。至順昌過稽行販私鹺者。呵止之。起而格鬬。以位被創死。婦聞悲慟。勺水不入口者數日。潛自縊。以救解。迎喪江干。奮身投水。有持之者不克死。其姊以義責之曰。若幸有子。即死如立孤何。乃不復求死。官捕得私販者。法當抵死。而律令須檢傷乃定罪。檢傷者洗肉見骨。慘不忍言。婦曰。是重傷吾夫也。痛不欲檢。而非檢則恐不伸理。官悲其意。為杖斃首惡二人。婦感理官刺骨。每夜焚香祝天。然茹恨銜哀終身未嘗露齒。足不踰戶閾。同産兄舉子。迎之暫歸。終不往。有疾不肯服藥。若惟恐不得死者。其姊慰勸之。萬方終不解。語次嘗以孤屬其姊。歿且再期。謂其姊曰。吾兒幸稍長。纖履可販諸市。不煩手縫矣。兒向苦瘡。今愈矣。不累吾姊矣。有言既祥而姑在。當具淺色綦履者。婦曰無庸。姑縱之。姊察其有異。陰守護之。大祥之日。顧從容如平時。哭奠畢。就寢稍休。久之不出。姊趨視之。則闔戶引經自經矣。時康熙乙亥七月十三日也。年二十有九。

郭烈婦林氏。閩縣人。遠祖真知濮州。靖難兵至。抗節死。父曰闕蕃。嫁為郭繼汾妻。郭氏之始祖曰鐘。以軍功世襲福州中衛指揮使。明亡乃絕。繼汾聰穎。喜讀書。工楷法。然嗜飲。喜遨遊。得病嘔血猶弗改。婦數數苦諫。謂宜節飲擇交。繼汾怒。漫不見答。婦

弗怨也脫簪珥為湯藥費斷髮誓天夫病篤囑凡嫂善視大人毋以我為念夫沒撫
屍慟哭即日投井死後蔡烈婦死才一日耳無子年二十有四

贊曰婦人之死其夫者大都在新喪時不勝其悲痛以身殉之過此而不死則不死
矣蔡氏婦獨死於大祥之後神傷心死二年如一日可不謂烈哉夫婦之際恩重則
生輕故捐軀從夫者必其篤於伉儷者也郭氏婦琴瑟不諧而能與夫偕死斯以義
勝情者耶閩地在天末浹辰而死烈者二人雖中州不多見也余遊茲土日覩其事
弔而傳之旌閭表墓以維風教則有司之責也夫

翰林侍讀喬君墓誌銘

朝廷侍從之臣股肱耳目寄焉自宜竭節奉公直言無隱其如士習委靡持祿養交
容容默默者固不足言即號稱賢者平居類能小廉曲謹至國家有大利害大是非
則逡巡瞻顧不敢措一辭有言責者尚然他官益復以言為戒蓋忠讜直諒之風不
行於世久矣幸而有一人焉明目張膽不避怨仇為
天子別白可否其言既用矣卒傷於讒沉困以死若侍讀喬君者誠可為樹厲流澌
也君諱萊字子靜號石林寶應人父可聘明末掌河南道御史廉直著聲為清流標
織娶潘宜人生五子君其叔也自幼英敏絕倫癸卯舉於鄉丁未成進士除內閣中

書舍人壬子同考順天鄉試矢心剔弊無纖芥私以御史公年高請假歸養尋丁艱
服闋補官戊午　詔舉博學鴻儒君被薦試列高等授翰林編修纂修明史粵西初
平補行鄉試君出主考稱得人還充實錄纂修官乙丑春
上御試詞臣君名在第四間日復試之君名在第五
上甚悅有學問優長文章古雅之褒令充日講起居注官尋擢中允纂修典訓旋陞
侍講五月再遷俱出　特簡於是館閣代言之文多君起草實錄以漢文譯滿文若
相抵牾君詳加訂正曲暢本指而辭義雅馴
上稱善者數四駭驚用兵而海口濬河之議起淮揚郡縣瀕漕河者舊有隄以捍
水河臣某某設減水壩洩水東流灌民田廬被其災者七邑臺臣有請濬海口出積
水者
上遣官行視還奏當如御史言河臣襄董其役而
上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非河臣意乃別創一議為疏上之其畧曰海口高昂內
地低於海潮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更足為患惟當築隄束水使高於潮方可達
海請悉閉諸減水閘而建二大閘於邵伯鎮南高郵城南洩洪澤湖天長盱眙之水
使入隄自車邏鎮築大橫隄一道抵高郵自高郵城東築大隄二道歷興化白駒至

海口。東所洩之水使入海其隄在內地者高一丈六尺。河寬一百五十丈。在海灘者高一丈。河寬一百八十丈。隄面闊二丈。底闊二十丈。此隄築於積水之中。無從取土。當先定隄基。舟載遠土。就近築圍埂。埂成車去埂內之水。取其土以築隄。諸工共需銀二百七十八萬餘兩。三年而工可畢。請先給帑而取償於田畝及鹽運七州縣。合有田十四五萬頃。而額田不過十一萬頃。河工畢。當丈量之。以額外田為官田。募民耕之。初年分收子粒。三年後納田價於官。給為永業。計可得銀二百七十萬兩。以一百九十七萬還帑金。以七十餘萬益治諸隄淮南綱鹽一百三四十萬引。河成每引省搬運費一二錢。令每引歲輸銀九分。可得十二萬金。七歲則得八十四萬。官帑畢還矣。誠興此工。當設監修官五十四員。分管官二百餘員。清地課屯官二十餘員。皆擇才能敏練者補之。優其陞轉。或工成即陞。或帑完議敍。疏入。下九卿諸司會議。疏凡萬餘言。覽者不能病。未習河事者莫知要領。君聞之大驚。言其害於司空。司空曰。事必行矣。言之何益。

上以役大費多。召河臣與臬臣廷論之。臬臣痛排前議。廷臣多右河臣者。

上意不決。命訊淮揚人官京師者。河臣使其客以厚利啗君。君笑不應。淮揚士夫羣集君邸。君慷慨言曰。以朝廷言之。請帑至三百萬。國用絀矣。題官至三百員。銓政亂

矣。派夫至數十萬。民力殫矣。以七州縣言之。工未成。害不忍言。工既成。害又不忍言。未成之害。曰築隄。曰派夫。既成之害。曰賣田。曰決河。築隄先定基址。甲之田在南。取其賄可移而北。乙之基在北。取其賄可移而南。在一百五十丈以內者。固付之波濤矣。在外者亦將恐以虛聲。收其實賂。貪吏之誅求。猾胥之擾害。三百里中有漏網者乎。害一也。役夫一日。官給銀四分。例也。而夫所得未能三之一。里甲雇夫。月費銀二兩許。每邑役數百人。工及數月。猶病不支。今三工並興。每邑須派夫萬餘人。又久至三年。是每邑歲費銀二十餘萬。富者貧。貧者逃。不待三年。無孑遺矣。害二也。且夫役數十萬之夫。糜二百七十八萬之帑。棄民田廬墳墓無算。曰以救田也。然工未成。水中之田民田也。魚可捕。菰蒲可採也。工既成。民之田河臣之田也。向之糜帑藏。棄廬墓。勤畚鍤。以成萬不可成之功者。今乃沒其產而絕其食。民何利焉。七州縣之田。起科不等。有三四畝折一畝者。有十餘畝折一畝者。以地有磽瘠也。今但據類丈量。而以其餘為官田賣之。即如泰州四畝折一畝。將有田四十頃者。沒入其三十頃。而以十頃之田。納四十頃之賦。能存一人一家乎。害三也。往時漕隄雖屢決。河間不踰十丈。今引洪澤湖萬頃之水。注於一百五十丈之河中。又停蓄於一丈六尺之上。獨恃一綫爛泥之隄以為固。何必伏秋狂風暴雨而後決哉。城郭且為蛙宮。何有村落。何

有應甚害四也今日之事當以死爭之功名不足顧身家不足惜矣諸人皆曰善君乃獨鐫草疏明日君入直起居注是日秋決故事賜閣臣及講官飯君與某學士並席坐某學士亦言河臣議非是既而

上御南殿閣閣臣奏事畢

上顧某學士海口一事何如某學士復右河臣

上顧問君君數奏百餘言剴切詳明

上大悅曰此爾一人意耶有同者否君對淮揚人皆與臣同尚有公議進呈異日進議河臣見之語塞君復至會議所具論其得失聲情激烈聞者感動雖力主河臣者不能難一語吏部尚書李公之芳握君曰知仁勇先生兼之矣戶部尚書梁公清標歎曰江淮之間可謂有人某學士亦謝君曰吾甚愧公於是河臣議遂寢

上知君鯁直益重君而忌君者滋衆比而搆君遂中蜚語罷歸歸而裹足掩關絕口不談世事就廢圃為圃壘石疏池刺小船往來賦詩飲酒為樂潛心讀易著易俟二十卷修邑志二十卷益肆力為古文辭汪鈍翁亟稱之有集若干卷家居七載無片札入長安銜君者猶蜚之不已甲戌春奉 旨來京居住人以

上意不測為君懼既至而

上初無意督過吞君，則鍵户不見一人。讀易著書如故。不半歲而病作，遂卒。朝野莫不悲之。君為人明達寬和，洞見表裏。友愛兄弟，終身無間言。篤於故舊，不以存亡易心。輕財樂施，急人之難，如不及。家狀中所載撫孤子，遣嫁女，葬故友，贍族人，諸義舉不可勝書。善汲引才士，士多倚以成名。有司甚敬君，君絕不干以私。惟桑梓利病，如粲子與隄，啟閉涵洞，蕩派夫役等事，侃侃為當事言之。常得所請，鄉里多蒙其利。而海口一節，關國計民生甚大，故詳著之。自昔詞林號清班，不涉吏事，居職者養望待遷而已。君獨以文學見知於

上，擢用方新，豈不知力大援多者，忤之足以招禍，緘默不言，誰得而責之。惟其忠義根心，不忍負

主恩，不忍視民瘼，故樹大敵而不畏，犯眾難而不辭。推君之心，苟利於國，奇禍是甘。一官豈所惜哉。惟朝廷有如此人材而不能究其用，天復不假之年，可為憤惋痛悼。然古來直臣，多有身受禍而言不用者，君幸遇

天子聖明，悉聽君議，消大患於未形，身雖廢而言則行，德被生民甚厚。視夫碌碌致公卿而傳無可書之事者，光榮多矣。君生崇禎壬午二月四日，卒康熙甲戌七月二十一日，得年五十有三。娶邱氏，封宜人。子四：長崇烈，丁卯舉人；次崇讓，崇修，貢生；次

崇禮女五。戶科給事中劉國鐵溫江知縣邱璋汪宸朱經黃鉞。其壻也。君於同歲中與余尤善。又以壻劉出余門。數相往還。既沒。其子以遺言持狀來請銘。不敢辭。銘曰。

維古於言無專官。百工庶士皆可言。孰塞廣路留一門。惟以言責歸臺垣。立仗畏斥舌毋捫。悠悠國事誰與論。奮君和易如春溫。遇大利弊披忠肝。昌言讜議酬至尊。攖蛇騎虎不覺難。竟中駭機鎩羽翰。屏退不得棲邱園。縈維京邸訃忽聞。身非言官以言屯。人誰不死傳者存。屹然一柱當頹瀾。迴天轉日須臾間。淮壖萬井安耕耘。不死徒盡誰之恩。白田高原馬鬣存。千祀弗毀徵斯文。